

新中華叢書

文藝創作彙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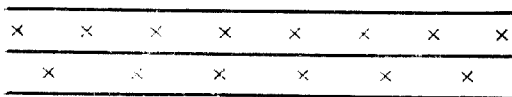
還

鄉

王西彥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文藝創作彙刊之一

還

鄉

王西彥著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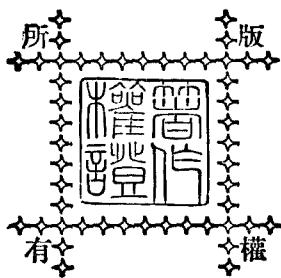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版

新中華叢書還鄉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王西彥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還鄉

一

現在，我終於回到家鄉了。

當我寫下上面這一句話時，你一定可以想見我情緒的激動。人誰不愛自己的家鄉？尤其是，凡是失去的或不易得到的，往往便是最不易忘記和最美麗的，你自然十分了解我對故鄉濃烈的懷念。整整十年了，我失去了故鄉，在他鄉異地奔波流浪，受着災難長期的逼逐，使青春和壯志完全消失在生活無情的煎熬裏。然而，我知道那時是在進行着一場全民族的生死鬥爭，一切苦難，都會有一個盡止，有一種報償。因之，在我灰黯無光的生命裏，始終閃灼着一線期待的微光。忍受和希望同時並存，我把自己的美夢安置在一個遠景裏，我暗自描繪着重回家鄉那一剎那間的巨大喜悅——它將償贖我長長十年間苦難的忍受。

現在，當我爲你寫着這封信時，那可寶貴的一剎那間却業已過去，我在這古老而陰暗的屋宅裏業已住下來了。雖然我的激動還沒有過去，我的情緒一直陷在一種不平靜的境地，不過我記着我們分手時對你的約言，所以強作鎮靜地坐下來爲你寫信，把到家第一天的見聞告訴你；只是由於情緒的激盪，思想也十分紊亂，我的敘述將是繁雜無系統的。

但是，我將怎樣開始我的敘述呢？我想，我應該從最初進入家鄉習熟的土地那一刻起，如實地寫下自己的見聞和感想。昨天的這時候，我不是正坐在通向家鄉的火車上嗎？這條通向家鄉的鐵路，在敵人投降的前夕，曾經被破壞拆除成公路，經過一年之久的修建，最近才重新通行。坐在行駛於初經修復的鐵路上的火車裏，在未曾到達故鄉那個小小車站的時候，隨着車輪笨拙的急轉，一顆久旅的心開始着忐忑跳動。當家鄉尚未淪陷時，在旅居中，不只一次地接獲那遙遠而疏隔的家鄉簡短的信，說是連那麼一個小小車站，也曾經被敵機一次又一次的轟炸。每次讀完家信，總是怔怔的懷念着家鄉巨大的災難和變動。後來，家鄉終於淪入敵手，一個長長的時期，家鄉的消息完全斷絕。直到一年以前，那些殘暴的征服者接受了自己所種下的惡果，從被蹂躪的土地上潰退之後，才重新得到關於那條鐵路和那個車站的消息。而現在，我就將和它重見了。我坐在車上，車是在向着漸近家鄉的方向駛去，山坡、田地、小溪、樹林，一切都逐漸地展開着熟稔的臉孔。我看着這一切，同時暗自描繪着快要來臨的那小小車站的景象。它還存在嗎？它殘破得怎樣了？然而，完全和預想不同，一瞬後，車站不是立刻顯露出它的影子了嗎？不是就在眼前嗎？車站外面，不是依然有着茅蓬搭搭成功的小舖子嗎？鐵絲欄柵邊的垂柳，不是依然青蔥悅目嗎？一切都依舊！一切都沒有變動！

懷着驚疑的情緒，下了火車，茫然地從那無秩序地擁擠着一些由貧苦莊稼漢改業的挑夫的木柵門擠將出來，剛剛停住步，一個肩背扁擔的老人便突然站在我面前了。

「警官，」他叫着我的乳名，「你回來啦！難得難得哩！……你回來啦，真叫是千山萬水哩！……你可有什麼東西挑的？嘿嘿！」

我怔了怔。我應該在這裏補充說明，當我走下火車的門，穿過月台的時候，我的神志完全迷糊了。車站是熟悉的車站，然而，儘管是擁擠的人羣和嘈雜的聲音，我既沒有清楚地看見一個人，也沒有清楚地聽見一句話。這時，驀地聽到別人叫喚我乳名的聲音，一瞬間，幾乎不敢相信那乳名是屬於自己的；因為，有着這樣悠長的歲月，我未曾聽到它了。我突然警覺似的站住，在出現在我眼前的那張衰老多皺的臉孔上注視了幾秒鐘，才認出這張臉孔的所有者來。

「呵，有財叔叔！」我呼喚出他的名字。

「嘿嘿！不認識了哩！」他卑屈地笑着，露出紫色的齜肉，「真叫是，長年長月哩，真會不認識哩！」

於是，不由分說，他從我手上奪過行李票，反身向車站右邊那間木房子跑去。一刻之後，他便把我的全部行李，一個小小被包和一隻小小籐箱領出來了。他把它們用繩子細好，挑上了肩。

「警官，我們走吧，嘿嘿。」

這樣說着，他把我引上一條田間小路，從它可以走向那離開車站約有七里路遠近的家屋所在地的村子。當他這樣做時，我幾乎近於被催眠似的，既不表示同意，也沒有加以阻止，便茫然地跟隨在他後面，踏上那條半熟悉半生疏的道路。

「嘿嘿，」他開始說話，「警官，排起輩分來，我們還算是叔叔倆哩……嘿嘿，不怕見笑哩，你有財叔叔如今是一條落火毛蟲，幹這門營生不在行，又挑不起重擔……嘿嘿，上年紀哩，真叫是，土齊肚臍哩！……難怪你不認識哩，你出門可有多少年啦？」

「十年，」我清楚地聽見自己說出這兩個字，雖然那時我的神志還沒有完全恢復。

「十年啦，真叫是，長年長月哩！……還是日本人還沒有來的時候哩，真會有十年哩！……警官，你真不知道這些個年來……你真不知道哩！」

要逼真地描述出這位叔伯輩老人的訴說十分困難，他的言語不僅囉嗦重複，而且幾乎山連串嘆息組成。毋庸詢問或邀請，按照一個老年人習慣，他爲我絮絮訴述着十年來家鄉所遭遇的變動和災難。他的訴述自然很不完全，因爲這些年來的變動太大，災難太多了，在他簡單遲鈍的腦子裏無法全部儲藏。他說的既極零亂，而且時間顛倒，你得運用自己的想像把它們加以編織和補綴。他說到車站上一次又一次的轟炸，隣村一家父子三人從城裏趕市回來，怎樣躲在一處地塆旁邊，被一顆炸彈炸的屍首莫辨；說到鄉公所捕捉壯丁，怎樣把一對老少父子同時綑綁着送進城去，害得那作妻子和母親的女人跳河自盡；說到軍隊過境和敵人來臨，怎樣的搶掠燒殺，糟蹋婦女；說到「天下換主」以後安民清算，那些從前是鄉保長的豪霸們，這時又怎樣在鄉里間荼毒鄉民；說到物價飛漲和各種名目奇特的捐稅，一直到日本人退敗之後，依舊怎樣的有增無減；說到那些曾經荼毒過鄉民的豪霸們，又怎樣的在鄉里間進行新的剝奪。他說的多極了，而且在每一款項目下，都敘述出一個或兩個眼見耳聞的故事。最後他忽然想起一件自己的事情了，便特別放慢脚步，像商談什麼機密，輕聲告訴我道：

「警官，你知道，我的豬生逃回來了哩，快上十天啦，嘿嘿。」

「豬生哥回來啦？」我完全茫然。

「回來啦，」他幾乎要站住了，「逃回來的哩！真叫是，那裏想得到他還會逃回來！……警官，不

瞞你說，我是早就死了這條心的哩，上火線的人，你說那裏還會有逃回來的理？……可是，我的豬生可逃回來了哩，嘿嘿。」

大概他也想起我是一個業已出門十年之久的人了，應該把事情的原委告訴我聽。於是他便以同樣囉囉重複的言詞，混合着同樣多的嘆息，說起兒子豬生的不幸遭遇。因為老年得子，寵愛逾常，給他取名「豬生」便是一個鄉下人重視兒子的表示。作母親的是以生命換取生命的，剛把消瘦的嬰兒餵滿週歲，自己便撒手歸去。死了老妻，自己粗手毛腳的把兒子養大成人，彷彿對生命有了交代，不管生活如何貧苦，在作父親的人被過多皺紋擠歪了眉目的臉孔上，便時時浮現着笑容。可是就在戰爭起來後的第二年，那些鄉里間的權威人物毫無憐恤地剝奪了他的笑容，給他那張皺紋成疊的臉孔留下一付麻木表情。他們在一個秋天的深夜，破門打戶，把豬生網綁而去。這是一件不明不白的的事情，作父親的人在村子裏啼哭訴說，找尋失去的兒子；等到他明白究竟時，兒子早已給送上路，趕到軍營裏去了……

「八年了哩，還是逃回來了哩，嘿嘿。」他說。

「這真是你老人家的福氣！人也該長大啦？」我也爲他高興，便問道。

「長大啦，」他回答，「那年捉去時才十三歲，如今可上二十啦，說是當真上過火線的哩。」

「只要人回來就好啦，抗戰勝利啦。」

「就是哩！人家日本人退了位哩！……警官，你是讀書人，走過外縣外府的，我有財叔叔要請問你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就是哩！嘿嘿！……豬生逃回來，說是鄉公所又要來捉人哩，捉逃兵哩！……我就叫豬生躲到他娘舅家去了哩，好容易逃回來的哩！……警官，你說日本人打出去啦，還捉人做什麼哩？……你說我豬生躲得今天，可躲不得明天，怎麼辦才好哩？」

當這樣問着時，他有着的一張十分嚴重的臉色。從他的畏怯神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在對我洩露一個非凡重大的祕密，同時也懷疑着自己的信任。

要確切地回答他的詢問，自然是十分困難的，我全無辦法地支吾着。這却招引了他的誤會，以爲我沒有聽懂他的話，便重新費力地說了一遍，而且站住腳等待着我的回答。我完全被窘迫住了，繼續支吾着，用旁的話岔開了。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出當時我懊惱的情緒，因爲這叔伯輩的老人，當我剛一踏上家鄉熟稔的土地時，便殘酷地破壞了我心造的幻象。

短短的七里路終於走盡了。我們走上一個小小山坡，家屋所在的村子便在山坡腳下，一些土黃色的村屋從一叢蓊鬱的樟木林中顯現出來。這時村屋上正捲起一縷白色炊煙，在空中遲緩舒卷。鄉村仍是寧靜而和平的，戰爭好像並沒有留下什麼顯著的痕跡。同時，一顆心也就隨着劇烈地跳動起來。

但是，我不打算把到家一刻的景象在這裏寫出，那需要很多的篇幅，而我的這第一封信則業已寫得够長，應該把到家後的一切留給下一封。在這信裏，我只給你粗略地寫出這樣一個老挑夫，這真是開始執筆時所料想不到的。不過，應該補充說明的，在到家的一刻，這老挑夫竟然拒絕收受我給他的腳力錢，便蹣跚逃走了。

二

現在，我總算得到一段空閒的時間，可以來給你寫信了。在第一封信裏，我為你敘述了在車站上所遇見的那個老挑夫，原以為馬上就可以再為你記下剛到家一刻的景象，誰知道一連三天，我完全為紛擾所困陷，竟抽不出時間來為你寫信。因為，自從寫下第一封信後，我這浪子回家的消息，便很快的傳播出去了，不僅左近村子裏的叔伯輩都前來訪問，就連十里路以外的親戚們，也趕來探望，一天到晚都是亂糟糟的，弄得連起居飲食也失常了。這時，我就剛剛送走了一位遠親，因他而引起的心的激動也還沒有完全平靜。

可是，我對你說這些話做什麼呢？要緊的應該實踐前信的約言，把剛到家一刻的景象為你寫出。只可惜事過境遷，加之這幾天來過分繁亂的生活，把最初的印象沖淡了。我的家庭情況，當我們在一起時，曾經不止一次地對你敘說過。在離家的十年間，我關心的便是我那老年的父親。十年前，他業已是一個鬚髮斑白，身肢僵硬的老人了，我永遠記得離家時他那種黯然的表情。十年不是一個短促的時間，尤其是對於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更何況經過這樣一次大災難和大變動？這次回家，一路上就臆測着十年長時間在老年父親身上所發生的影響。走下山坡，到達那孩時的夏夜曾經偷偷躲在大人懷裏聽故事的大樟樹下，臨近自己的家門了，原是迅速跨出的脚不自禁地遲緩下來時，看見一個陌生的小女孩從家門闖出，險些兒和我撞個滿懷，但立刻抬頭對我望了一眼，躲在一旁；大概發現我也正準備跨入門去，她便搶先奔將進去。為我挑着被包和籐箱的有財叔叔，便大聲嚷道：

「別逃別逃！快來接舅舅鋪蓋！」

但我業已沒有餘暇來細辨他話裏的意思了，我業已急遽地跨進門去。忘記了是誰先發現我的，總之，在一陣驚呼之下，我立刻被包圍住了。繼母、嫂嫂、妹妹們，幾乎是一起出現在我面前的。各種各樣的詢問，暴雨似的傾瀉過來，應接不暇。而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在這些熟悉的臉孔之中，看見一張雖似熟悉却又生疏的臉孔，一張顴骨特高形容枯槁的臉孔；最初一瞬間，我竟認不出它屬於誰來。就是這樣的一張臉孔，向我笑着，並不說話。從那笑着時嘴角邊兩條長的皺紋上，我突然記起在鄉里間曾經有過美人之稱的小姑母的面型。

「呵，你是……小姑母，」我一面熱切地打着招呼，一面吃驚於十年來她的改變之大。

但她依然不說話，直是笑着。那是一種怪樣的笑，一種不可捉摸的笑。只是在紛亂的場面下，在我未曾表白出自己的疑慮時，業已被擁到客廳裏去了，因為，聽見外面陡起的嘈雜聲，躺在客廳籐椅上的父親起身迎出來了。

「爹爹……」

一看見父親那張過分衰老的臉孔，我的眼睛立刻變成溼潤，說不出一句的話。十年了，父親完全老了。頭髮全部銀白，臉孔歪喎如一只乾癟的橙子，呈着灰暗的顏色；鬚鬚略帶黃，頸上的筋理高高隆起，不時作着抽掣。一瞧見我這出外十年的浪子，那雙喪失神采的眼睛立即閃出光輝，顫巍巍的向我迎將過來。大概是由於感情的過於激動，還沒有叫出我的名字，對我說出譴責的話（但我已從表情上讀出），便被一陣劇烈的咳嗽逼住了。

匆匆地送走了那個叔伯輩的老挑夫（我業已告訴過你，他沒有收受腳力錢便逃走了），我走進客廳，一家人便在父親身邊坐定或站定。所謂客廳，乃是一間較為闊大的陰暗的廂房，自從我有記憶之日起，裏面的陳設和壁上的字畫好像便一直沒有多大變動。這時在破舊污黑的簾子外面，業已依附着一羣小孩子的臉孔，可以從竹簾的罅縫裏看到很多小小眼珠。父親則業已躺在那張十年來連地位也未會改換過的破舊藤椅上，霍霍霍霍地喘着氣。

要怎樣才能把那一刻的情形如實地描繪出來呢？人生有些場合，真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最初一刻，大家難堪地沈默着，嫂嫂業已爲我端來一碗茶，妹妹則跑過去給父親捶着背。我還應該說明，無論繼母、嫂嫂或妹妹，在這十年裏，莫不有着明顯的改變。繼母和嫂嫂的年齡相差不多，不過也顯出老態來了，臉上到處出現着皺紋。嫂嫂原是個圓臉龐的人，經過十年生活的磨折，兩頰內陷，鼻子變成小而紅，也有着一個小老婦人的情態。妹妹是繼母生的，我離家時她還是一個剛剛會說話的小孩子，現在可也已是高身材的女學生模樣的人了；只是她雖然在十年間從一個小孩子變成現在這樣有着大人氣的女學生，但我在第一眼就準確地認出她來；這時，她正爲父親捶着背時，也以一個成年人的羞澀，偷偷端詳着我這陌生的哥哥。或許是十年的時間過於悠久了，不然便是在這十年間所經受的災難太多了，大家都有着那一付黯然的神色，而且都有一雙溼潤的眼睛。

「哥哥呢？」這幾乎是突然想起的。

沒有人立刻回答我，可是我發現嫂嫂的眼睛迅速地變紅了，眼淚奪眶而出了。

「到鎮上去啦，」大概是怕我有什麼誤會，繼母給我回答道，「一大清早去的，到這時候還沒有回

來。」

正在這時，簾外小孩子一陣哄笑，小姑母掀開門簾進來了。我馬上站起身。使我吃驚的是，她依然微笑着，依然是那麼一付不可捉摸的神情。嫂嫂給她讓了坐，她也沒有坐下。雖然大家並沒有給我解釋或說明，在她這反常的神態上，我有着一種可怕的預感。

幾乎是同時，那個陌生的小女孩也挨進客廳來了。這一次，繼母馬上告訴我，說這是外甥女，二姊的孩子，而且牽着她的手，要她喊我「舅舅」。自然她並沒有喊，反而掙扎着逃出門簾去了。……

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出，這種奇異的經驗，把我投入怎樣的窘境裏。在那一刻，彷彿闖入一個噩夢，周圍一切，有如一團雲霧，使你完全迷惑不解。天很快的黑下來了，在吃晚餐時，哥哥還沒有回來。自然是因爲把我當作客人招待，所以晚餐安排得相當豐富，由父親作陪。和父親對坐着時，我偷偷地瞧着他，在咀嚼得很費力地牽動着頭脖間的筋肉，舉筷時手微微哆嗦，而且飯量也大減了，咳嗽使他時時作着間歇。尤其是，在這時候，他還一邊瑣碎地爲我訴說着世變的日亟和家境的敗落。首先他說到小姑母，那個曾經是那樣爲我們所熱愛的溫柔和善的女人；在十年前，即使年紀已近四十，早成爲兩個孩子的母親，却仍然顯得年輕美貌，成爲親戚妯娌間欣羨的對象。我生母活着時，她和她最爲相得，互相來往走動得十分勤快，我一直依稀記得那一段幸福而愉快的日子。她享有了一個富裕滿足的家庭。小姑丈經營着半商半農的生活，非常疼愛自己嫻靜慧敏的妻子；兩個小孩子，也便是曾經一度是我童年友伴的小表弟，和母親同樣聰明，同樣到處贏取着人們的喜愛，在我腦子裏始終保留着值得依戀的記憶。我們彼此的村子相距不滿三里，只間隔着一個小小山坡和一條鐵路。當我離開家鄉時，大表弟業已十八

歲，能够爲父親分勞了。可是就在敵人沿鐵路線進兵的時候，於一個深夜，把小姑丈擄去了。縣城淪陷之後，戰爭過去了，新的統治出現了，也曾經千方百計地設法營救，不過一直沒有消息和結果。這個打擊太大了，幾乎使永遠年輕美貌的小姑母老了一半。人是在不論怎樣的情形之下都得生活下去的，失去了男人，她還有兩個業已長大成人的兒子。她雖然是一個溫柔嫻靜的人，却同時是一個堅強固執的人，她開始爲自己安排下新的生活。雖然在暗無天理的統治之下，雖然欺凌和屈辱不時闖入她的生活，她依然把日子打發過去。這樣三年過去了，就是在敵人投降的前一年，最後也是最大一次打擊終於蒞臨了，那些爲異族強人作爪牙的人們，要把她的兩個兒子趕到戰場上去。眼見災禍無可挽救，作哥哥的便冒險向自由國土逃亡，但作弟弟的依然被捕捉了去，兩兄弟同樣一離開了家便沒有消息。雖然沒有消息，作母親的人的希望却沒有斷絕。在焦灼期待裏度過一年，勝利來了。最初半年，這個可憐的母親簡直是寢食不安的，不論怎樣，兩個兒子總會有一個會重新回來。

「可是整整一年啦，」父親顫顫的說，「什麼消息也沒有！兩兄弟一個也沒有回來！」

用不到父親說明，我業已猜知這樣慘重打擊在小姑母身上所發生的結果了。我默默地聽着。說完了小姑母的遭遇，父親咳嗽着把筷子放下。黃濁的柏油燈光下，我看見那張完全歪塌着的臉孔，這時在眼眶下和鼻子邊正汪着淚光；自然，那並不一定是由於悲傷，或許是由於年老和咳嗽。他用乾枯的手掌把眼淚抹去，突然問道：

「你看見那個外甥女啦？」

「是大姊的嗎？」我猜測着，想藉它來轉換不愉快的話題。

「不，是你二姊的，你二姊不在世啦！」

「什麼？」我吃了一驚。

「是的，不在世啦！」

接着，父親說出一個更慘酷的故事。我不知道當我們在一起，在對你訴說我的家庭情況時，有沒有提起過我的二姊；我想我是要提起的，因為我和她相處的日子太久了，我們的年齡也最相若，她只大我兩歲。那時生母還健在，在母愛的陶冶下，我們都享受了一般較為幸福的童年。尤其是她，和出生不滿週歲就抱給人家當童養媳的大姊相較，她是太幸運了。大概在我們出世時，家境業已比較的好，所以，她能够逃過當養媳的命運。母親也特別寵愛她，在童年的時代，她竟然是一個出名嬌怪的女孩子。我永遠記着一件事情，有一次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母親把她罵了幾句，她便啼哭着，躺在地上，繼續到一整天，連飯也不吃，任何人的勸慰都沒有用；由於啼哭過久，竟因此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病，一直成爲大家的話柄。不過她對我可十分好，肯遷就退讓，儼然擺出一個做姊姊的人的身份。我也很愛她，一天到晚追逐在她後面。父親還講過笑話，說是待她長大了，一定要嫁一個讀書人丈夫，因爲算命先生算定了她有着一個官太太的命。幸福的日子總是短暫的。就在我十歲那一年，母親便永離了這個不愉快的世界。失掉了母親，家庭便沒有了中心，父親也變成暴躁不仁慈。第二年，二姊便憑媒嫁到山裏去了，年齡才十三歲！她是一個早熟的人，十三歲便梳着一個小小髮髻，也當真像一個新娘娘！我記得由幾個陌生男人把她抬去時，一個那樣喜歡啼哭的人，這次竟沒有啼哭，好像她業已知道這是一個不可違抗的命運。爲了這，還引起鄰家姪嫂輩的批評，罵她是「硬心的姑娘」。從母親死後，對於她，命運之舵轉

了向，她便一直跌入不幸的陷阱，境遇一天比一天壞。丈夫是一個勤苦的農民，因為山裏田地不夠，兼挑黑炭過活。或許由於早婚的緣故，結婚成親之後，一連三年不見生養，於是丈夫和公婆的虐待，便日甚一日地加到她身上去，毒打辱罵成爲她的家常便飯。可是她是一個「硬心的姑娘」，嫁出去後，三年之中一次也沒有回家來。一切都咬牙忍受。十年前聽見我離家遠行的消息，她趕來告別，雖然人變瘦變黑，苦難生活使她成爲半麻木的人了，依然絕口不提在婆家受虐待的事情，只說丈夫在爲一次冷雨淋漓之後患了半身不遂症，躺在床上不能起身。那一次彼此分離後，便一直沒有消息，在異鄉輾轉奔走時，我幾乎把她忘記了。現在，父親告訴我，說是二姊夫就在我離家那年冬天死的，沒有兒女，也夫去了丈夫，叔伯嫂孀們便逼着她離開。沒有辦法，第二年春天，公婆把她賣給一個老嫗夫，一個赤貧如洗的木匠，大她二十歲。說也奇怪，她竟很快的就給他生下一個女兒，便是現在寄養在我家的這個外甥女。戰爭來了，敵人進攻的路線，一條自然是正面沿着鐵路，另外一條却完全出人意料，竟取道一向被視爲安全區域的山叢邊境。就是在這次敵人的進軍裏，二姊給那些失掉人性的暴徒，於姦污之後，綑綁在樹林裏活活燒死……

這一次父親是流着悲傷的淚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桌上的盤碗匙筷業已爲嫂嫂收去，繼母和妹妹也都默默圍在一邊。

然而父親又業已訴說到自己和哥哥身上來了。話說得興奮了，咳嗽的次數也減少些了，這久經憂患的老人，彷彿要把所有的話都在這天晚上傾吐給遠道歸來的兒子。在我離家的時候，家境業已很壞；這十年來，手頭一天比一天緊，出息本來少，開支可像下流水，越流越廣大。嫂嫂的兩個孩子，因爲作娘

的沒有乳水，都是雇奶娘養大的。經過一次戰爭，遭受災難的親戚，像小姑母和外甥女，都先後寄居到這裏來。尤其是，受了戰爭的刺激，哥哥變成一個不肯守家的人，彷彿這個家是別人的，把金錢當泥土化。父親他自己呢，究竟上了年紀，老邁得不成樣子了，記憶力衰退了，眼睛發花，牙齒十九動搖，動不動就喘咳不已。然而眼看家不成家，心如放入油鍋煎熬似的受難。當戰爭突然來到的時候，全家都避難到離鐵路線較遠的安全地帶去，把個家丟掉不顧；捨不得家的便只有他自己，這個衰落門庭一支可憐的擎天柱，不肯離開半生慘淡經營的家，抱着殉身的決心獨自留在家裏。感謝上蒼，敵人在一個深夜裏從林後經過，並沒有受到燒殺蹂躪。然而，一當戰爭過去之後，屈辱和迫害便繼續不斷的降臨了……

「亂世人不如太平犬呵！」父親嘆息着。

當天晚上，嫂嫂給我在客廳裏舖了一張臨時的床。看見舖床，父親這才想起我剛剛經歷過長途困難的事情，便催促我早早上床休息。繼母和嫂嫂們都離去了，父親却依然留着。一邊要我上床，一邊他自己便靠着床前桌邊，繼續給我講些發生在戰爭後的大小故事，以及細微家事。不上五六句隔着一兩聲咳嗽，語音陰沈而無力，往往在一件事件上重複地啣歎着。從灰色麻帳裏望出去，父親微儂的身肢在不很明亮的油燈光下幌動着，和爬在牆壁上的影子相配合，一種陰鬱的空氣，鎖壓着整個屋子。

我真想不到父親竟變成這樣囉嗦而煩瑣了。

好不容易等到父親咳嗽着出門去了，我熄了油燈，躺下身來。一些悲慘的景象，一些在災禍的襲擊裏變成麻木苦澀的臉孔，在我腦子裏不斷地浮現着。人是疲倦的，但沒有絲毫睡意，胸中好像注入多量膠水，沉重而且窒息。

神志剛剛矇矓過去時，一陣急烈的叩門聲又把我驚醒過來。我聽見父親在房裏高聲詢問，隨後是樓板起了震動，是嫂嫂起身下樓開門了。我知道這是哥哥回來了。於是父親又復高聲半譴責半規勸地說了一長串話，並且告訴了我回家的消息。我期待着哥哥會到客廳前面來打招呼，然而我所聽見的只是一陣低沈的爭吵，那是由嫂嫂幾句責怪他回家太晚而引起的，隨着樓梯的響聲漸漸消失了。

父親房裏的咳嗽還沒有停，樓上的騷動却起來了。先是嫂嫂畏縮低聲的噴責，說他不應該這樣不守家，給遠道回來的弟弟一個不好的印象。但哥哥咆哮的阻止了她，他高聲地罵她，用力蹬着樓板，並且用拳頭猛擊着桌子。接着，孩子們便哭起來了……

這是我回家的第一天，現在不嫌繁瑣地為你記述着。說是「為你」，其實就是爲着我自己。但是，這才是一個開始，你看我業已寫滿這厚厚的一疊紙了。第二天以後的情形，請你等着我的下一封信。

三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個來客所驚起。因爲疲倦和遲眠，一直沉睡未醒，家裏人自然也相戒不肯驚動我。客人是從城裏來的，從縣城到我家有十里路，他到達時業已十點鐘了。

你還記得我曾經對你說起過關於一個遠親的故事嗎？那遠親是我初中時代的同窗，在中學裏他鬧過一場不尋常的羅曼斯，他把學校對面一家裁縫店老闆女兒的肚子弄大了，因此被學校開除，從此就不再讀書。我記得曾經對你講過那個戀愛故事。這一天從縣城裏下鄉來訪的客人，便是我那位過去的同窗。甚至我還可以把名字也告訴給你，他叫蕭留芳，在學校裏時他們都叫他「小流氓」。

我和他，真可以說是久違了。自從彼此離開初中後，就很少見面的機會。如像你所知道的，我一直被引誘於一個美麗的夢，出初中後，苦苦地進了高中，又苦苦地進了大學（只有你，才能懂得我所用「苦苦地」這個狀詞的全部含義）。蕭留芳却是和我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一開始他當了一名鄉村教師，每年只有三十或五十元的「束修」。可是就是當鄉村教師，也是極不受歡迎的，因為他每到一個地方，必定就會在那裏製造一些不尋常的羅曼斯。不滿三年，他換了五六個地方，最後竟再也沒有人敢惹他了。沒有辦法，他便跑到省城裏去。那時我正在省城裏讀書，曾經碰見過他。我記得那時他睡在一間黑暗如洞窟的小客棧裏，滿身污穢，說話時連連的打着呵欠。我只到過他那客棧裏一次，我們彼此都不發生興趣。此後我記得還曾經在公共汽車上和他碰過頭，好像他當了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衣着乾淨得多了。這之後，我便到北方那文化古城去了，彼此斷了音訊。戰爭發生那年，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裏面還附有一張他的照片，是和一個妖冶的女人一起照的，他在信裏說那便是他的夫人。他還說起他當了某某官署的辦事員，長官非常重視他和信任他，同時把自己的前途認真描繪了一遍。讀了他的信，一方面使我很感激他的不忘故舊，一方面則使我陷入深深的疑慮。我猜不透他為什麼要寫這樣一封信給我。雖然當時我的生活十分窮困，我想他總不致於向我嘲弄。我並沒有把這封信給你看，我只和你講了那個關於他的戀愛故事。

可是，現在他却突然來看訪我了。一見到我，他便大聲嚷將起來：

「呵哈！你回來啦！你終於回來啦！我知道你會回來的！——這些年來你在外面可餓了肚啦，你看你這張黑瘦臉孔！」

同時，他撲過來，一把捏住我的手。

「好極好極！」他繼續嚷叫，「只要回來就好啦！昨天晚上我一得到消息，星夜便想趕下鄉來看你！你還記得楊充那傢伙嗎？他是我們的同班級友，昨天在車站上看到你，想和你打招呼，說喊了你三聲，你連頭也沒有回，他還以為是你不理他！唉，你回來啦，好極好極！算算看，我們有多久沒有見面啦！唉，好極好極！」

當他這樣嚷叫着時，情緒的熱烈，只差沒有把我擁抱起來。至少有五分鐘之久，他不肯安靜，澎湃的熱情，逼使他團團亂轉。

「好極好極！」剛剛讓了坐，立刻又跳將起來，「真是意想不到的愉快！十多年來我跑遍天下，覺得還是老朋友好！我們既是親戚，又是同學，又是朋友，三重關係，真是難得之至！真是好極好極！」我完全感到應付為難了。

「好極好極！」他手舞腳踏，「只要回家來就好！唉，你離家多少年啦？——十年啦！這十年你在外面搞些什麼名堂？還是寫文章教書？你看你的臉孔多麼黑瘦，你可當真老多啦！這些年來你的生活一定過的很苦！學校報館裏做事總是清苦的！如今回家來就好啦，總是回家來的好！我是再不算出去打天下啦，我也吃過苦來的，不過如今總算有了代價，用不到再吃苦啦！如今我在省城裏買了一幢洋樓，在縣城裏也造了一座，所謂狡兔三窟，我總算是做到啦！我總是天天巴望你回來，和你共享幾天福！唉，總是回來的好！好極好極！——你還沒有結婚？」

「沒有，」我茫然地搖搖頭。

「好極好極！沒有結婚，非常之好！抗戰時期，經濟不充裕，不結婚可實在有先見之明！不過女人這東西是難缺的，可以調劑調劑生活！如今你回來啦，好極好極，我給你慢慢的想辦法！」

我簡直被投入雲霧之中了。幸虧這時父親進來了，他丟下我，以同樣熱烈的情緒和父親周旋起來。這才給我一個細細端詳他一下的機會。

這位不尋常的老同窗，低額角，大鼻子，厚嘴唇，說話時噴涎吐沫，舞手蹈腳，這一切都還保留着近二十年前的影子；只是人變高大肥胖了，肩開胸闊，滿面紅光，儼然是個大人物。這天他穿着一件藍綢長衫，雖然已是秋初，依然搖着一把大摺扇。

「你今天沒有事情吧，好極好極，到城裏去逛逛，去看看我那座新房子！」他突然回過頭來提議，不待我的同意，立刻又往下說，「鄉下沒有轎子吧，不要緊，騎我的馬去！是我自己養的馬，名字叫『白花』。俗氣是不是？——真是俗氣！我真是一個俗人！不過不要緊，你騎我的馬去，讓我來走一趟路試試看！去！馬上就去！馬上就動身！唉，好極好極！」

但我拒絕了。他的言語既多不可解，他的邀請也突如其來，我對他懷着嚴重的戒心。

「今天不去？」他又自作解釋，「剛剛到家，疲倦還沒有恢復？好極好極！如今你回來啦，來日方長，有的是機會！過幾天我派人下鄉來接，我們得好好一起住些日子，好好談談！唉，分別太久，真該好好談談！我真是滿肚子都是話，要三天三晚纔能談得盡！你回來啦，好極好極！」

忽然看到妹妹進屋來了，我這位老同窗立刻跑過去，把她拉在身邊，連聲讚美道：

「這是令妹？好極好極！漂亮之至！讀中學啦？聰明聰明！改日和你哥哥一起到舍下去逛逛！真是

好極好極！」

從到達那一刻起，一直都是他的聲音。這一天彷彿是專為發洩熱情來的，一等到熱情發洩無餘，便起身告辭。他親昵地拍拍我父親的肩背，又過來緊緊握着我的手。

「好極好極！」他告着別，「今天我真是愉快之至！我料到你會回來，不過想不到你回得這樣快，今天我便能看到你！可是你別爽約，你一定到城裏來逛逛，我派人來接！帶你令妹回來！一定一定，我在等着！好極好極！再會再會！」

就這樣，他匆匆忙忙的去了。我送他出門，果然看見有一匹高大肥壯的白花馬和一個瘦小如乾蝦的馬夫在等候着。他跨上了馬，對我揚着鞭子。

「再會再會！來城裏逛逛！」他嚷叫着。

回到客廳裏，如像剛從夢中醒轉，許久不敢相信這幕奇異的景象。一羣趕來看這位騎馬下鄉的貴客的小孩子，這時依然騰集在簾子外面，對那人和馬紛紛起着議論。在我耳朵裏，也彷彿還響着那位老同窗沙澀不快的嚷叫聲。

不過，我立刻便從父親口裏得知關於他的全部經歷了。他是在最近一年間才陸地發蹟起來的。在鄉淪陷期內，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在鄉民們眼前出現，而且還曾經一度成為異族統治下的新貴。不過看樣子也並不十分得意，所以不久便從淪陷的家鄉隱沒了。直到勝利來臨，他忽然在省城裏做起什麼敵僑管理所所長來了。不知道碰的什麼幸運，抑還是原先的上司特別看中了他，總之他立刻變為巨富了。鄉里聞人並不明白他職位的大小，只知道他任職的期間很暫，可是業已在省城裏置起了洋樓，在縣城裏造起

新屋，又在鄉間置了一大批租田，同時把幾個一向在家鄉務農爲生的哥哥接到省城裏「享福」去來。據回來的人說，他在省城裏討了好幾房花枝招展的姨太太，還有嶄新的汽車。從縣城到省城的鐵路修復之後，他經常來往於省縣之間，偶而也下鄉來過幾次。雖然對他的行事並不完全了解，人們可都用欽羨的眼光來看他，並且成爲大家談論的中心了。

「誰知道如今的天下是怎麼一回事呢？」於結束了關於那位老同窗的報告之後，父親這樣歎息道。幾乎整個上午，我都陷入一種迷惘的境界裏。這位老同窗的不意看訪，使我若有所得，也若有所失。我竭力使自己被擾亂的情緒平靜下來，試想細細思索一些事情。我覺得我們平時所尊重的良知或理性，有時是十分可笑的。我們的社會彷彿有着它自己奇特的軌道，一切平常的尺度，竟然全不適用。我們常常自詡自許的自尊心或正義感，一碰在現實的暗礁上，便難免全般瓦解，變成一種難堪的自我嘲弄。實際的情形是，我們都太孤陋寡聞了，也太自大了，這世界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廣大得多，豐富得多了！……

然而，就是這樣片刻的思索，也是十分難得的。正在這時，簾子外面突然發生一陣喧囂，孩子們都一哄兒趕到大門外去了。

「瘋人！瘋人！」有人在嚷着。

不由自主，我也便跨出客廳，出門張望。我看見在門外大路上，這時踉踉跄跄地走着一個人，指手劃腳地叫喊着；後面追逐着一大羣小孩子，向他拍着手，哄哄的嘻笑取樂。

「打呵！打呵！」小孩子們嚷着，有的便當真拾起石子向他攆着。

「噓！噓！噓！」那個人回過頭來，「你們這些日本鬼！癡痘鬼！——噓！噓！噓！」

孩子們被驅散了，但立刻又聚起來了，依舊追逐在他後面，不肯放鬆。同時向他擲過去的石子，也更多了。

經過嫂嫂的說明，我才知道那個瘋人原來便是曾經一度在我家當過長工的章銀叔。在我記憶裏，他本是一個十分健壯的，如像常言所說「伸手可以推倒牆」的人物；可是現在却變得那麼精瘦了，模樣簡直像一隻餓貓，竟完全引不起我對那健壯漢的聯想。

「他怎麼瘋啦？」我吃驚地問。

「瘋啦！」嫂嫂回答，「一年多啦，總是不清不白的時候多，你看一個健健壯壯的人，瘦成那樣子啦！說起來，也真是難怪呢！」

於是，她告訴我，章銀叔的發瘋，乃是爲了在淪陷時期，鄉公所舉行「連坐切結」的登記，要他參加「自警團」。他是一個硬性子的人，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開罪了那些權貴，便被丟到監牢裏去了。在監牢裏整整關了一年，釋放出來時就變成癡呆不清楚，一直到如今，始終不見好轉。不過在神志清楚的時候，還是和常人一樣，只是一提起那回事情，便會傷心流淚。

目送着那個可憐的瘋人，在小孩子的哄笑追逐裏，一逕往村下首去了，我才重新回到客廳。剛剛坐下，便聽到從繼母房裏，傳來一個女人的啼哭聲——不用詢問，我便斷定那一定是我那不幸的小姑母。

呵，我不能寫下去了。我的心又不禁不馴服地激盪着，必須等待情緒稍稍平靜之後，才能再來爲你繼續我的報告。

四

上次我給你描述了一位老同窗和一個瘋人，却忘記提起我的哥哥。現在，我就來給你談一談關於我哥哥的事情。

就在我到家那天晚上，哥哥回來很晚，第二天却在我起身以前就出去了，竟沒有機會見到他。這彷彿是很可奇怪的，離別十年之久的同胞兄弟，經過這樣巨大的災難和變動，如今千里迢迢的回家來了，難道便沒有一點手足的情分？我猜想在你的心裏，也一定存在着這樣的疑團。尤其是，當我們生活在一起時，我對你很少提到我那哥哥。並不是當時我沒有想到他，而是，如果要提到他，我所要說的話便難免太多。但現在，不論我的敘述將會怎樣不完全，我仍然要把他用筆墨介紹給你。

我應該首先說，我哥哥是一個罕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由於從嬰兒時期起便羸弱多病，他一直是老祖母和母親的「掌上珠」。記得老祖母在世時曾經不止一次地說，把哥哥養大，簡直老了母親十年。據說一直到他三歲，他還不會走路；剛會學步，却又一病經年。因為是心血換來的，大家疼愛他無微不至，什麼都爲了他，遷就他。這就養成了他一付脆弱而任性的性格。八歲上學，不肯親近書本，時常偷出校門，跟隨牧童上山下水。然而天生是一個忠厚人，和牧童們在一起，也總是受別人欺負；雖然他很肯幫助別人，替同伴看牛割草。十一歲，母親在一種不明不白的胸痛症裏去世之後，不上兩年，老祖母也在一個冬天的寒夜裏猝然亡故。沒有了母親和祖母，一個原是小康的家庭，一下子跌入一種空虛淒澹的境地。失去疼愛和管教，父親把我送進縣城的學校裏，留着哥哥幫同守家。說是守家，其實便是讓他過了幾

年沒有管束的放蕩生活。年紀雖然還很輕，在這幾年裏，他學到一切鄉里間的壞習慣，嫖、賭、揮金如土。但無論在什麼事實上，他總是一個受欺凌的人。他鬧了很多笑話，吃了很多虧。他甚至把家裏的耕牛也偷出去當作賭本，輸給別人。父親幾次要把他趕出去，他也曾經一連十天半月不回家。不久後，年紀很輕的繼母進門來了。一開始，哥哥和她便處在一個對立的地位。他不肯認她作娘，而且對父親的感情也更加惡劣了，經常地起着衝突。有人向我父親貢獻意見，勸父親給哥哥吃顆「定心丸」，給他娶一房媳婦。對兒子的放蕩行爲感到絕望，這自然是最後一張王牌，於是就在哥哥十八歲那年，給他娶了親。在這件事情上，既不表示贊成，也不表示反對，哥哥所持的是一種模稜迷離的態度。最初，嫂嫂對哥哥的力量彷彿相當大，他在新房裏嫂嫂身邊守了三個月；後來却突然地離開了她，情形比以前還要壞到百倍千倍，有一個時期幾乎完全不落屋了，整天和一些鎖上或縣城裏的賭徒爲伍。這時他得到一個綽號，「唐僧肉」。意思是，什麼妖魔鬼怪都在他身上打主意，他完全供養着那些一無所有的伙伴。只要能弄得到錢，他什麼辦法都想盡了。有一次，在一場賭博裏，在同伴們的詭計裏，他虧負了一筆可驚的巨大的債，同時竟也識破了詭計。按照鄉里間的習慣，既然是輸在詭計裏的，這樣的債務可以不必承認；但他偷了父親的地契，把田地賣掉，清理了那筆債務。大概也有着覺悟的衝動吧，他當着舅舅和叔伯輩的面，用柴刀砍去一個小手指來表示戒絕和那些賭徒爲伍的決心。這舉動自然也把父親感動了，便饒恕了他偷賣田地的事情。幾近一個月，他把自己關在家裏，沒有出門。可是正當人家讚許他浪子回頭的時候，一天晚上，他用強力打開嫂嫂的箱子，搶奪了她的金鐲和戒子，重新追尋那些賭徒的朋友去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哥哥，心地善良，却有着—付非常任性的性格，相別了十年之久，我現在又和他見

面了。那是在老同窗蕭留芳來訪的第二天，我獨自一人從村前田壠間散步回家，剛進大門，便被一陣極大的紛擾所迎接，一個侄兒如同被鬼魔追趕着似的狂奔過來，帶哭連叫的喊着：

「爺爺……爺爺……」

紛擾是從廚房裏傳出來的。嫂嫂的嚎聲，哥哥的喝罵聲，還有碗盞家具的碰擊聲，雜然並作着。開始時我怔了一陣，但隨即明白過來了，便跟隨在許多人——這裏面有堂嬖嬖，堂大嫂，二姊以及一些好心的鄰居們——後面趕進廚房去。第一眼我就瞥見哥哥那一張瘦削沒有血色的臉孔，他正擎起一盞高脚碗往嫂嫂頭上摔將過去。勃嘸一聲，嫂嫂的額角上和面頰上，立刻飛濺出鮮紅的血，而且沾滿了一身。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哥哥扯開時，嫂嫂雙手捫着傷口，一隻青蛙似的掙扎着，向哥哥闖撞過去。

「你打！你打！」她嚎叫着，「你把我打死好啦！我不願再活啦！讓你來吃下去！吞下去！好大的威風！你整天整夜不落屋，日賭晚嫖，給那個賤貨迷昏啦！小叔叔千山萬水回來，你連面也不照一個！『舊性不改，牽牛下海』，你索性拏把刀把我殺掉！——」

整個廚房裏都塞滿着人，亂哄哄地勸慰着，議論着，歎息着。被幾隻手拖拉住的哥哥，鐵青着臉，像一隻吞下瘋藥的野獸，橫豎地躁着腳，吐着唾沫。嫂嫂給人包圍在另一角落，有人在給她包紮傷口，她却依然掙扎不已，企圖衝向哥哥去。

「小叔叔你也在這裏，」突然她發現到我了，便對我哭訴起來。「你是讀書人，走過外縣外府的，你看你哥哥怎樣打我！他要殺了我！吃了我！你小叔叔千山萬水回來，他竟連面也不和你照！你不知道他賭的那樣兇，天天晚上不落屋，他去養人家老婆妻小！——」

「你敢再說！」哥哥吼叫着。

「我爲什麼不說！」嫂嫂也不讓步，「我偏要說！我不怕你打！你來打！你來打！……」

如果不是大家的解勸，哥哥第二次將抓起一張矮腳竈凳摔過去了。正在這時，父親來到了。於是，衆人便把瘋人似的哥哥拉到客廳裏。

現在，我開始在他面前坐下了。客廳裏只剩下我們父子三人。父親喘咳着，說不出完整的話。哥哥負疚似的低下頭，默不言語，僅只頻頻地歎着氣，吐着唾沫。竹簾外面，衆人還沒有散去。

「弟弟，我對不起你，」許久之後，哥哥突然說出這樣一句話，不過依然低着頭，沒有看我。我感覺到自己的眼眶驀地變成潮潤了。

「我對不起你，」哥哥繼續着，「我實在對不起你，弟弟。你千山萬水回來，我連話也沒有和你說一句，我心裏不好過，我沒有臉孔見你的面，弟弟。……」

「不要講這種話，哥哥，」我說，竭力壓制着自己。

「弟弟，你我是同胞血肉，我天天盼你回來。現在你回來啦，你看見你這沒出息的哥哥啦，弟弟，你叫我有什麼話說！怪只能怪爺早年沒有把我趕出去，要是早年把我趕出去啦，如今就讓我在外面當討飯叫化倒也好些！……」

說到這裏，感情的堤岸突告崩決了，他忽地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哭將起來。

這便是分別十年後，我們第一次的見面。在這十年裏，經過戰爭和外族的統治，對於一個寧靜的鄉村，這樣的變動不能不說是空前地巨大；但是，在哥哥的談話裏，竟然什麼也沒有提起，彷彿什麼也沒

有發生。他所有的，只是一種無限深沈的悔恨之情。不過這種悔恨之情並不能改變他的行爲，要是說他曾經犯過什麼過錯，那麼他現在正執意往那裏面撲撞，如像飛蛾往焚身的火燄裏撲撞一樣。

當天午後，哥哥便出去了。

對於哥哥這種情形，父親什麼也沒有解釋，只是頻頻地用搖頭和歎息來回答我的詢問。在他老年人充溢着遲暮之感的心裏，一定覺得這世界上一切離奇難測的事情太多了，他業已失去理解它們的勇氣和力量。有什麼辦法呢？如像常言所說的，「一篙打不到底」，對於眼前這不可思議的世界，他感到完全無能爲力了……

「一朝天子一朝人，朝朝天子出能人呵！」父親用着這樣一句俗語來結束自己的喟歎。

就在這天晚上，一陣輕促的敲門聲和呼喚聲驚醒了我。十分意外，原來是嫂嫂帶着兩個小侄兒下樓來了。我起身燃上燈，開了門，把她迎進客廳。

更意外的是，她一跨進屋子，便不顧一切的在我面前跪下，同時拖拉着兩個小侄兒，也要他們這樣做。

「跪下！跪在小叔叔面前，叫小叔叔救救我們母子三人的性命！」

剎那間，我完全手脚失措了。

「小叔叔，今天我們母子三人都跪在你面前，我們母子三人的性命都在你小叔叔手裏，你小叔叔總要救救我們母子三人的性命！……」

「起來！起來！有話起來再說！」我首先把兩個小侄兒攙起。

天氣並不寒冷，嫂嫂却不住的顫慄着，聲音抖索而瘖瘖，眼淚無節制地湧出眼眶，在面頰上泛溢一片。她的髮髻也散開了，蓬亂的長髮披在兩肩，有如一個剛出深山的野人。

「小叔叔，常言說的是，兄弟如手足，」她繼續着，從地上站起，「你叔叔是讀書人，明事理的，說句話也有力量，不比我一個婦道人家！你哥哥是忠厚人，不過鬼迷住他心竅，把個家弄的不像家啦！日本人來的時候，說是兵荒馬亂世界，今天不知明天事，不要家啦！就是這種口腔！如今日本人趕走啦，人家不是有打仗打發財的？偏是他這樣昏！他把我們母子三人不當人，他不想想這是長年長月的事，情呀，就該拏把刀殺了我們呵！今天你小叔叔回家來啦，總得替我們母子三人作個主張，我們母子三人的性命都在你小叔叔手裏！……」

面對着這情形，我訥訥地說不出一句話，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回答這個可憐的女人。兩個小孩子，偎依在母親身邊，其中較大的那個，雙手擦着自己潮濕的眼睛。

相持着一個極長的時間，雖然不能把她說服，但終於把她勸回樓上去了。你一定可以想見那對我是一個怎樣窘迫的場面！吹熄燈，重新上床，我彷彿剛從一場噩夢中驚醒，簡直不敢相信適才的一幕是現實的景象。而且，很快的，便從樓上傳來嫂嫂的哭泣聲了。

五

今天大清早，又有一個人在我還沒有起身前來了，嚷着要見我。從聲音上，我聽出他就是那個替我挑過行李的老挑夫，他的名字叫做有財叔，在給你的第一封信裏，記得曾經描述過他。

然而，當我起身和他見面時，幾乎使我吃了一驚。只隔了幾天，原是衰老多皺的臉孔，變得更其歪喎難看，眼睛紅腫，眼角邊滿積眼屎，上下顎顫震不已。而且，一見到我，便打算屈膝下跪，同時眼淚也立刻湧現出來。

「警官！」他卑屈地訴說，「你救救我有財叔的命！你救救我豬生的命！你受我有財叔一跪！你看我有財叔給你磕個響頭！……」

這情形馬上吸引了一大羣人。看到他一次一次準備下跪，小孩子們都笑着，覺得好玩。

「先把底細告訴警官聽呀，」有誰從旁提醒他。

「你讓我有財叔給你磕個響頭！」不顧一切，他爬在地上當真磕起頭來，「今天總要你警官救命！他們把我豬生抓去啦，那些黑心毒肺的！他們說我豬生是逃兵哩！昨天晚上上的事哩！他娘舅天還沒亮便趕來哩，說是他們半夜裏打門，害怕哩，不敢開，總想不到會是抓人的哩！你不開門，他們打進來哩，把人抓去了哩，還打了哩！他娘舅是舅甥親骨肉呀，天還沒亮便趕來哩！——」

「現在人呢？」有人問他。

「你是說我豬生呀，他們把他抓去了哩！他們說他是逃兵，抓到鄉公所裏去哩，說是還要送到縣衙門裏去哩，要辦罪哩，要鎗斃哩！他們抓了他哩！鎗斃哩，警官，說是逃兵當真會鎗斃哩！我豬生十三歲給抓去當的兵，今年才二十歲哩，他們要鎗斃他，打了日本還要給鎗斃哩！呵——呵——呵——要鎗斃哩！——我豬生——」

他滿臉流淚地哭着，又打算跪下腿去。而當人們把他攙到一張椅子上去時，他一踉蹌，便連椅帶人

一起踉蹌倒了……

我不能在這裏詳細敘述怎樣才把這個不幸的老挑夫送出屋門去的，只是，從他我接受下一份艱難的「義務」。雖然明知自己在這類事情上完全無能為力，不過我還是答應給他跑一趟鄉公所，去拜訪一次那些鄉里間的官吏。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我想，如今自己業已來到鄉里間了，一切鄉里間的人和事，都應該見識一下。難道這不正是自己的故鄉嗎？無論從那一方面說，我都不能逃避這一份「義務」。

今天下午，我就出發到鄉公所，拜謁那些小官吏去了。

從我村子到鄉公所，只有短短的五里路，中間要經過兩個襁褓的小村落。這條路，我自然是十分熟悉的，不過間隔了一個長時間，現在走着時，每一舉步都有一種陌生的感覺，彷彿自己所走的乃是一條從未踐踏過的路。道路兩邊，多是收穫後的稻田，這時都長着荳苗和穀秧。一些看牛小孩，我的面貌和衣着對他們都極生疏，大家都用一種驚異的眼光迎送着我。但沿路也碰到很多叔伯輩或兄弟輩的熟人，他們有的老遠就和我打着招呼，有的則需要經過最初瞬間的遲疑，才能認出對方的面目。那個老挑夫原是要跟我一起上鄉公所的，由於我的拒絕，他業已先我去了，此刻或許正在那裏等待着。

在一陣犬吠聲裏，我到達那鄉公所所在地的村子。鄉公所借用着一個鄰近幾村所共有的祠堂，在一所鄉里間可算是高大富麗的屋宇前面，高豎着一面褪色而且破爛的國旗。當我走近那裏時，看見一個老頭子蹲在石門檻上，雙手捧着一把老舊的水烟壺，卜卜地吸着，彷彿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的蒞臨。

「請問鄉長在裏面嗎？」我問，

「你是誰？」他斜着眼睛打量我，和吹出一口菸灰同時，他吐出一口濃痰，「你找鄉長幹甚麼？」

「我找鄉長有事情。」

「什麼事情？」他不耐煩地追問。

「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請問你在不在裏面？」

「你到蕃畚井找去吧，」他用一隻捏有紙捻的手向不遠處的村子指了一指，「他在陶寡婦小妖精家裏打牌，好幾天沒有來所啦！」

他這樣回答時的語氣和態度，似乎覺得我連這件事情也不知道，未免太孤陋寡聞了，便做出不再理會的神色，兀自卜卜地吸着水烟。

「還要請問，」我躊躇着，「剛才有一個……在車站裏挑行李的……他來過嗎？」

「到縣城裏去啦，他兒子解到縣衙門裏去啦。」他不在意地說。

「那麼，請問這裏還有別的人嗎？」我不甘撲空，便又問道。

「你自己進去看看吧，」實在感到不耐煩了，他咧了咧毛茸茸的嘴，順便打了一個呵欠。

從這老公丁（我猜想他應該是鄉公所的公丁）嘴裏，顯然再不能得到什麼話了，於是，我便一逕跨進祠堂去。裏面清靜極了，全然不像是一個在鄉里間握有巨大權力的「衙門」，也看不見鎗兵。於東張西望了一回之後，我走進一間用木板間隔起來的辦公室。出我意料，在那裏面的一個角落，一個中學生模樣的年青人站起來了。

「你有什麼事情？」他問。

「我找鄉長，」一面回答，一面端詳着他，「鄉長不在嗎？」

「不在，到縣政府開會去了，」他說，眯眯眼睛。

「那麼，這裏還有什麼負責人嗎？」

「你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兄弟，兄弟是這裏的文化幹事。」他介紹着自己。

我把有財叔父的事情簡略地敘述了。

「請坐，」他擺擺手要我在一張椅子上坐下，「關於這件事情，兄弟有意見對你發表——你先生是新近才從外面回來的嗎？」

「是的，我很希望能聽到貴處對這件事情的意見。」我坐下，說。

「你自然知道，」他開始着，「我們是吃公事飯，替公家服務的人。我們的天職便是服從上司命令，奉公守法。你先生見識廣，這層道理自然知道。現在抗戰雖然勝利，建國尚未成功，所以同志仍須努力，這便是我們吃公事飯的人應盡的義務。縣政府下來的公事，我們總要立刻遵辦。我們鄉長愛國愛民，奉公守法，辦理鄉政，不是兄弟替上司吹牛皮，實在是——」他伸出一個大姆指，「不容易！不容易！真正不容易！兄弟是這裏的文化幹事，對於文化事業，不是兄弟替自己吹牛皮，也實在盡了最大的努力！——」

他急眯着眼睛，滔滔不絕地發揮了一陣自己的議論。

「請問，關於有財叔父的事情——」我提醒着他。

「你聽兄弟說話！我們鄉公所是基層組織，假使基層組織搞不好，不是兄弟誇口，一切便都沒有辦

法！抗戰勝利一年來，我們鄉公所實在做了不少工作；別的不說，單單講征兵征糧的事情吧，真叫是傷透了腦筋！一時說抗戰勝利啦，不征啦；一時又說建國未成呀，還得征，加緊征！可是談何容易！半個月前，縣政府派人到紫金鄉去勸征，不知怎麼一來，和老百姓起了衝突，派去三個人，給打死了兩個；沒有辦法，只好派兵去捉人，誰知道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也拿了鋤頭鐵錐和軍隊對打——你說可恨不可恨！總而言之，老百姓都是胡桃核，不敲不肯破！有財叔的兒子豬生是逃兵，逃兵就得鎗斃！縣政府有緊急公事下來，說要嚴防暴徒，逃兵就是暴徒，非鎗斃不可！」

這中學生模樣的青年人竟然激動起來了，眼睛睜得十分急促，臉孔也漲得通紅，彷彿是一隻暴怒的公雞。

「兄弟是軍校出身，」他繼續着，「在抗戰時期也曾經上過火線，國家完全是我們軍人拼出來的；要不是我們軍人肯拼命，大家不早就做了亡國奴！如今兄弟來做這個文化幹事，不怕笑話，真叫是屈就！不過兄弟對文化工作倒也是很熱心的，在軍隊裏的時候，兄弟就參加過政工隊！——」

這人顯然是十分健談的，而且也有着滿腹牢騷。他一直用急遽迫促的語調說着話，隨後竟然把自己並不體面的家庭身世也全盤傾吐出來了。應付這樣的人物是十分困難的，我幾次企圖藉機會告辭。

「請坐，請再坐一刻，」他總是熱切挽留，「兄弟還有話對你發表，兄弟願意和你做個朋友！」

但我終於逃出那作為鄉公所的祠堂的大門了，文化幹事和我緊緊握手，再三要我去看他，和他談談。依然蹲坐在石門檻上的老公了，這時用一種驚奇不置的眼光注視着我們，彷彿我和文化幹事之間所發生的不尋常的友誼，大大地迷惑着他了。

六

現在，離去鄉公所業已兩天了，我一直在等待着有財叔的消息。他到城裏去探看自己的兒子，會有怎樣的結果呢？但兩天來都沒有看見他的來臨。我想，如果他業已從城裏回來了，不論結果怎樣，應該都會到我這裏來的吧？

來的卻是另一個人，一個附近村子裏的農民的妻子。她的男人名叫銀妹叔，十多年前曾經當過我家長工；在農忙期，這個銀妹嬌嬌也時常到我家幫工，所以我還認識她。自然，經過十多年勤苦生活的折磨，她衰老黑瘦得多了。這是農村婦女共通的命運，在她們的生命裏，青春期非常短促，過分的勤苦生活不容許它長久駐腳。離開我家後，銀妹叔是以一種奮發心情去做一家大糧戶的佃客的；從長工變成佃客，這在一個農民是一件可慶賀的事情。仗着夫婦兩人的辛勞節儉，燕子銜泥似的建築一個小小簡單的家，並不是不可能的。而現在，銀妹嬌嬌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了。她背上揹着一個嬰兒，身後跟着兩個十歲上下的小孩，一跨進客廳的門，便合起雙掌，先向我父親打着拱，隨後便朝我作着揖：

「警官！你做了大官大府回來啦！千里做官，總須回家，警官，你真是大孝子，大能人！今天我銀妹嬌嬌來給你請安！我是昨天晚上才聽到說的，我就想，天下太平啦，該回來啦！你真是大孝子，大能人！」

她一聲聲的往下說。很快的，眼睛紅潤了，眼淚湧現了，她便扯起衣襟，在自己臉上抹着。背上的嬰兒，原來彷彿是睡着的，這時便開始病貓似的輕聲啼哭。

「警官！今天我銀妹孀孀來，一則給你請安，再則要你給我銀妹孀孀超生！只有你警官才救得我銀妹孀孀！」

於是她說出了自己真正的來意。十多年來，銀妹叔種着一家小糧戶近十畝「大水田」，租額輕，收成卻很壞，碰到大水漲發的年份，還得種第二熟。不過不管日子怎樣艱辛，還是活下來了，生養下兒女來了。一個農民，比天災更懼怕人禍。天災所給予的損害，他們可以用辛勞去補償；但如果一碰在人禍上，便完全沒有能力反抗。戰爭來了。在戰爭裏，農民們彷彿生活在一個懸崖上，隨時有失脚下墮的危險。最初，抽了徵實，各種各樣的捐稅和徭役，鄉保長們的威嚇和呵斥；隨後，軍隊過境，掘壕溝，拉夫，臨時徵集，被拳打腳踢；終於戰火延燒到了，更是驚心動魄的啼號和逃難。經過這樣一場昏天黑地的巨變，平靜重新蒞臨；但它所帶來的，卻是更兇殘的凌辱和更貪婪的壓榨。在不堪的荷負下，銀妹叔還是喘息着忍受過來了。自然，他生活得更不像人了。然而生命畢竟是頑強的，他拖累着一妻三子，一直挨到另一個巨變的來到。所謂「另一個巨變」，你當然可以想到，那便是普通所說「勝利」的來到；用鄉里間的話說，天下給中國人「坐」回來了。不論怎樣，這總之是一件好事情，凌辱和壓榨總該可以從他們頭上移去了。因此，他們是曾經認真有過衝動和歡欣的。當鄉公所裏那些先生們發動他們開慶祝大會時，他們甚至有人提議要唱一場草臺戲。尤其當他們聽到不再抽丁和不收田賦的消息時，便立刻相信太平歲月業已真正來到。銀妹叔的想法也無例外。他雖然早就欠下糧戶的租了，景況一天壞似一天；但既然大家的情形都已好轉，他的情形也會好轉的。但是，誰料得到世道竟會這樣的變化多端呢？就在兩天以前，銀妹叔爲了交不出租穀，和繳不出田賦的糧戶一起，都給抓進官裏去了。

「警官，」銀妹嬌嬌訴說着，「這是個什麼天年！他們先把他關在鄉公所裏，要他坐『黑房，』一天只准送一碗冷稀粥！坐了三天，到前天就押解到城裏去啦，下了『班房』啦！警官，你看我銀妹嬌嬌給你下跪，你總要高擡貴手，救救我銀妹嬌嬌的命！」

於是，她又舉手打拱作揖，滿臉流淚。她的情態尷尬而且可笑。跟隨在她後面的兩個小孩子，完全是一付木然的神色，彷彿媽媽的哀求啼哭和他們無關。他們都是黑瘦襤褸，有着纖細如線的頸頸和高隆如鼓的肚子；其中年紀較少的那個，則滿頭滿腦都是血膿模糊的疙瘩。

但我能有什麼辦法呢？我業已爲有財叔和他兒子豬生到過鄉公所去了，事實證明我的良心或正義感對他們完全沒有裨益。我不能再爲銀妹嬌嬌到縣城裏去解救他的危難。我沒有那樣的力量，也沒有那樣的勇氣。銀妹嬌嬌自然是不肯相信的，在她眼睛裏，我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在外面做「大官大府」的人，或者說，是和鎮上或縣城裏那些握有權力的官吏們同樣的人。她繼續哀求着，反覆訴說着，直到看出自己的哀求和訴說完全無效時，才啜啼哭哭的離去。

待銀妹嬌嬌離去後，父親又爲我敘述一些十年來發生在鄉里間的大小故事。這些故事，我無法在這裏爲你複述出來。父親究竟是一個上年紀的人了，他的記憶紊亂錯雜，必須等待有着事實上的接觸時，才能從他衰老的腦際浮現起來。而且他的喟歎也太多了，不容許他保持平靜的心境來敘述一切離奇的見聞。談到抽丁和征實的事情，父親的意見非常簡單，只搖搖頭說：

「唉，王法重如山，那有這樣朝三暮四的理呵！」

於是，便又從模糊的記憶裏，搜索出一些發生在另一個時代的官吏重視王法的故事，來證明世道人

心的亟變。

到了下午，完全出乎意料，大姊來了。我說出乎意料，乃是由於一種精微難以言語形容的感情。自從生母去世後，雖然業已是一個出嫁了的人，大姊幾乎代替了母親的地位，三天兩天從婆家趕回來照料我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總覺得大姊是最和母親相像的，不論在外貌或性格上。她出嫁得很早，而且作爹娘的人也完全沒有爲她選擇過婆家。而她，非常安於自己的命運，不論遭遇到怎樣的苦難不幸，從來沒有半句怨言怨語。據說她的婆婆是一個十分暴戾的老婦人，把媳婦視作眼中釘，餓他、凍她、咒罵他、毒打她，折磨得無所不用其極。在我記憶裏，也還依稀地保留着這樣的形象：辮髮鬆散，滿頭滿臉的血污，大姊半赤着身子逃回家來。不過那暴戾的婆婆好像去世得很早，接着代替婆婆的位置的是一個潑辣的嫂嫂。比婆婆更兇殘惡毒，大姊繼續受着她的磨難。爲了這事情，記得父親曾經到大姊家去調解過。不久，由於妯娌間的冰炭，大姊夫和他的哥哥便分了家。說到大姊夫，只不過是一個侏儒似的小人物，細頭細腦，矮手矮腳，連聲音也尖細如女人。他的年齡好像比大姊輕些，完全懦弱無能。大姊和他成親後，始終不見生育。就在我離開家鄉那年，大姊夫從一株高大的柏子樹上跌將下來，受了傷殘，一直沒有醫治還元，不能再做重活。但現在業已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裏，她的遭遇怎樣？

在第一眼看到她時，我幾乎不能認識她了。她老了，連頭髮也斑白了。我這次回家所見到的一切人，沒有一個比她所受時間的影響更大了。她穿着一套潔淨素色的衣褲，頸頸上掛着一串唸珠。

「弟弟，你回來啦，真是阿彌陀佛！」她首先對我合着手掌。

我立刻明白過來了。在這一瞬間，受着一種突起的感情的逼迫，我幾乎流下眼淚來。我不能用適當

的言語來解釋這種感情。我只覺得，大姊原來是一個和自己最貼近的人，但突然間，發現到彼此相距得非常遙遠了。我所有的，是一種似悲涼而非悲涼的感覺。一時我訥訥地說不出話。

「弟弟，」她繼續着，「你在外面，隔州過府，千山萬水，我天天給你唸阿彌陀佛，保佑你四季平安——忘記告訴你，我進了福壽菴啦。」

「呵！」我茫然地接應着。

「弟弟，你大姊夫是四年前過世的，我前年進的福壽菴，」她說下去，「我做了一世人，總算落了一個下場！我把你大姊夫留下的幾畝田，給一半他兄嫂，另一半便由我自己帶給菴裏啦！不過說來也難呵，前些日子鄉長派人來說，菴子裏的田產地產都要充公哩！好在菴子小，住不得兵，要不，說是要把我們都趕出去哩！」

接着，她便絮絮地訴說起來。她所說的完全是關於菴子的事情。她說到在她還沒有進菴以前，日本人放火燒菴子，燒了三次，都沒有燒成，結果菴子裏的香火反給燒盛了起來。她說到自己和丈夫兄嫂間的鬥爭，怎裏拼了命才給留下一半的田送菴子；在這場鬥爭裏，丈夫的兄嫂半夜把她丟在池塘裏，要淹死她，又把她的頭打破了。她又說到日本人退去之後，鄉保長帶來鎗兵，強迫她們遷出菴子去，結果是給挑走了幾擔穀子了事，而且每月都要向她們抽一筆名目不清不白的捐稅。她說的非常詳盡，但絲毫沒有激憤或不平，彷彿這一切都屬當然，不可違抗，也不必違抗。

她向父親和繼母請了安，又向嫂嫂問了好，還給了妹妹和外甥女一點錢，只停留了兩小時左右，便匆匆告辭了。我一直送她出了村子，才回轉身來。

呵，我寫得太繁雜，太零亂了。

七

現在，我要提筆爲你報告一件可驚異的事情，我的小姑娘在昨天晚上投水自盡了。

我曾經爲你描述過的，那個顴骨特高，形容枯槁，嘴角兩邊有着長長的皺紋，卻一直浮現着一種怪樣的不可捉摸的微笑的小姑娘，自從我回家之後，始終沒有和我好好交談過一次，只是微笑着，有時卻也哭泣着。昨天晚上，她卻突然地把自己的生命結束掉了。這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我們全家人都沒有想到她會這樣做。她在我家裏業已住得很久了，有時近似瘋癲，神志不清；有時卻是和常人一樣，有說有笑。她原是一個溫柔嫻靜的人，在遭遇不幸以前，她還是一個幸福的人。昨天，她整日都很平靜，很沈默，沒有一點反常的舉動，也沒有一句啓人疑竇的言語。吃完晚飯，她上床睡覺。她本來是睡在繼母房裏的，不久之前才搬到隔壁一間小房子裏去。什麼動靜也沒有。但是黎明時分嫂嫂起身煮飯時，發覺小姑娘的房門開着，床上沒有人。喊了幾聲，也沒有聽到接應。大概是突然間有着什麼預感，嫂嫂便大聲呼起救來。大家忙亂起身，搜尋了一回，結果在門前池塘邊發現了她的一隻鞋子，立即夾人下池塘去撈摸；很快地，她的屍體便給撈摸到了……

這件事情自然給了我全家一個極大的騷動。最傷心的是父親，他老人家簡直小孩子一樣的哭將起來了。跟我和二姊的情形相似，父親和小姑母，在童年時期應該也曾有過一段甜蜜的回憶。而且，小姑母的結局，豈不是很容易觸發一個老年人對那美好的過去的懷念嗎？在命運殘酷的播弄下，人生是這樣的脆弱可憐！小姑母的屍體停置在堂屋裏，父親特地派人去請來兩名道士，在她的「靈前」誦着經咒。

不知道怎麼給聽到這噩耗的，下午哥哥趕回家來了。他在小姑母屍體旁邊痛哭了一頓，但剛上樓，便立刻和嫂嫂爭吵起來。他跺着腳，咆哮着。隨後，跑下樓下，他走進客廳，坐在我臨時撐搭的床舖上，默不作聲。他的臉孔蒼白而且略略浮腫，眼角邊結有眼屎，太陽穴上綻着青筋。

「我要和她離婚！」他恨恨地自言自語着。

這一句話立刻撩起父親的氣憤了，他老人家突然從舊籐椅上跳起身來，隨手抓起桌上一個茶碗，向哥哥攆將過去。

「你給我滾出去！」父親罵着，「我不要你這種兒子！你給我滾！我要到衙門裏去告你忤逆！……滾！……給我滾！……」

由於過度激動，父親渾身顫慄，什麼話也沒有說出，便被一陣劇烈的喘咳所逼，在我的勸阻和撐持下，躺回籐椅上去。而哥哥，避過了父親的茶碗，最初怔了一陣，隨即默默地逃出客廳去了。

「逆子！……逆子！」父親繼續咒罵着，「我一定要……到衙門裏去告他……一狀……逆子！……逆子！……」

「爹，你管他呢？」我勸慰着他。

「管他？……你去告訴他，叫他再不要回來……只要我看不到……我便不管……我給他氣……氣……死……逆子！……逆子！……」父親搖着頭。

接着，繼母和嫂嫂都趕到了。

許久後，父親的氣憤才平息下去，衰弱地躺在舊籐椅上，微瞋着眼睛。繼母退出去了，嫂嫂卻繼續

留着，不住的流着眼淚。

「我真想死，」她低聲說，「小姑母死得真乾淨，什麼人也沒有驚動！」

聽見這話，父親睜開眼睛，翕動嘴唇，想說什麼話，但結果並沒有說出口，只沈重地歎了一口氣。正在這時，大門外突然揚起一陣擾攘聲。

「瘋人！瘋人！」有人喊着。

「打呵！打呵！」是小孩子成羣追逐的聲音。

隨後便是那瘋人的噓聲和咒罵聲，衆人的哄笑聲，還間雜着狗的吠叫聲……

現在，我不能不把筆擱下來了。顯然地，我不能好好地把這封信結束了。這時是深夜，如果有鐘錶，應該業已過十二點。在小姑母「靈前」，嫂嫂繼續哭泣了一個長時間，一直未曾停歇。她的哭泣聲，十分有力地煩擾着我的心。我原來是有很多話要告訴你的。黃昏時分，村子裏一個開雜貨舖的人，從縣城裏得來消息，說西鄉距城二十里遠的地方，農民們反抗抽丁徵糧，放火把鄉公所燒掉，還殺死了一個保長。縣裏派了大隊鎗兵，今天抓來七個「土匪」，當街牽過的時候，突然有人從人叢中闖出，企圖劫奪犯人。結果鎗兵開了鎗，當場死了三個，傷了五個，中間有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和一個大肚子婦人。這事情惹動了公憤，羣衆把縣政府包圍了，要衝進那一向是他們畏懼對象的衙門去。當那個開雜貨舖的人離開縣城時，風波還沒有平息。這便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因此，我覺得自己所記的這種鄉里瑣碎，和那些流血殺人的大風巨浪相比較，究竟太尋常不足道了。

將近一個月了，我沒有為你繼續寫信。這並不是說，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裏，我的鄉居生活漸歸平靜，在我的周圍，再沒有發生足以煩擾心懷的小小風浪。不是的。實際的情形却是，和剛到家鄉那一段日子相比較，我的情緒有了變化。最初的驚奇減少了，激動衰退了，現在，我竭力使自己保持心的冷靜，彷彿生活在我周圍的那些人物，他們並不是我的叔姪或兄嫂，而是和我無關的人；而我自己，也只是一個並非由這塊土地哺育長大的人，一個陌生的過客。

現在，我就這樣平心靜氣地來實踐對你的約言。

我記得，上次給你的最後一封信，告訴你發生在縣城裏的一場風波，爲了反抗抽丁徵糧，農民們放火殺人，被鎗兵抓進城去，結果却在城裏把事情鬧得更大了。這消息，是一個村子裏開雜貨舖的人從城裏帶回來的。我們的村子，離城只有十來里路，經常有人來往，所以凡是發生在縣城裏的重大事情，如像一個石子在水池中心的一擲，那波紋也能够推送到鄉里間來。自然，究竟是縣城，是衙門和官吏的所在地，鄉民們對發生在那地方的事情，總覺有些隔閡，即使也往往激起大家的議論，但這種議論多半空闊不着邊際。這次的消息也一樣，最初都在抽丁徵糧的事情上埋怨了一通，隨後則又對那般大膽的「土匪」也埋怨了一通，認爲官吏和「土匪」都有不是處。有好幾個叔伯輩的人，到我家裏來對我發揮這番道理。但是，第三天或是第四天，新的消息又傳來了，說是羣衆包圍衙門的結果，又被打死了幾個；而在大家散去之間，半夜搜索，竟重新抓到十多個。還說縣官有電報打到省裏去，省裏的軍隊就會派下來

了，要把那幾個出「土匪」的村子夷成平地。聽到這樣險惡的消息，大家反而害怕起來了，不敢再妄作批評，彷彿就連去議論那種事情，也是一宗可怕的罪過。再過幾天，好像風波就平靜下去了，再沒有新消息傳下鄉來。

正在那幾天，蕭留芳又從城裏來看訪我。也是一個早晨，騎着高大肥壯的白馬，他滿面紅光，高聲嚷嚷的直跨進大門。

「呵哈！」他氣勢虎虎的，如入無人之境，「我等了妳整整十天，可還沒有看見妳影子！好大的架子！好極好極！」

我一面應接他，一面訥訥的支吾着。這時我起床不久，原來打算到一個老醫生家去的，但既然這位老同窗蒞臨了，只得把他招待到客廳裏。

「令尊大人呢？」他問，剛一坐下，又復站起。

「病了——」

「病了？什麼病？唉，怎麼會病的呢？」他不勝驚奇地嚷着。

「不嚴重，大概是感冒，」我說。

「感冒？好極好極！是感冒就好！上年紀啦，真叫是，年高德劭呀！好極好極！」

「天天想進城去看你，」我企圖把話題岔開。

「那爲什麼不去？」他又一次的站起身子，「唉，真叫是，我天天在望你，天天早上一起床就想：

『今天他總該來了把？』可是你偏偏沒有去！你真不知道，這次你回來給了我多大的愉快！真叫是好極

好極！你不去看我，現在我便來看你！只要一見到你，我便有說不出的高興！老朋友，總之是老朋友好！唉，我今天真愉快！實在愉快！」

最初一陣熱烈的場面一經過去，這位老同窗便對我描繪起縣城裏的新景象來了。他用一種矜誇的口吻，對我述說着縣城在淪陷期間的繁華，以及發生在那時期裏的一些可笑的小故事。他不住的笑著，嚷着，彷彿只在發洩自己多餘的熱情。

「好極好極！」他又站起身子，伸過一隻手，如像要把我拉到什麼地方去，「你是一個寫文章的人，我供給你材料，擔保你寫二十本大書！唉，那情形實在有趣！非常有趣！日本人有時候倒是很老實的，不過就是犯一個毛病：小氣！日本人都是一些小氣鬼，成不了什麼大事的！我早就看清楚了，他們一定會弄到一個一敗塗地！」

「你的看法很對，」我附和着。

「好極好極！」他幾乎要跳起來了，「老朋友！真叫是老朋友！只有你才能了解我！真正了解我！我的愛國心實在是很重的！你還記得嗎？那時候我們都還是一個中學生，那一次發起抵制仇貨，我蕭留芳就是第一個熱心份子！日本人？哼！什麼東西！小氣鬼！我早就料定有這一天！」

他的嚷嚷聲招引來很多好奇的小孩子，貼在簾門外面，從簾縫裏顯露出他們的小眼睛。這時，嫂嫂端進來兩杯茶。

「這位是令嫂？」待她出去，他立刻問道。

「是的，你還認識她嗎？」

「認識！當然認識！不過老多啦！——令兄呢？不在家？——好極好極！你不在家，我一直沒有來問候貴府！如今你回來啦，機會難得，我今天特意來請你到城裏去住幾天，我們詳細細細的談一談！好極好極！」

「好的，過幾天我一定去看你，」我說。

「不要過幾天！過幾天做什麼？今天就去！騎我的馬去！唉，你真不知道，如今縣城裏的光景，可和從前大不相同啦！淪陷期間，日本人把街道都放寬一倍，還多開了幾條新馬路——不要笑！當真可以算作馬路！要是沒有汽車，兩架可以並排開過去！好極好極，你去看看！我敢擔保你一定不會不認識啦！」他做了一個認真不苟的臉相，「我只要告訴你一件事情——你還記得嗎？南正街有一家德記小客棧，在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只有兩間房子，又黑又臭；現在可完全改造過啦，洋式門面，有十多個房間，附設茶館澡堂，還有女茶房！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總之，你必須去看看！今天就去！非去不可！」

我完全感到窮於應付了。

「去！就去！」他竟站起身來拉我的手了，「再說，你也得去看看我的新房子！好極好極！非去不可！我已經給你佈置好一間樓房，窗明几淨，我擔保你一定會喜歡！我那座房子，造得相當洋化，是我自己親手畫的圖樣，樓上樓下一共十二間，我佈置了一個相當堂皇的客廳！還有一個小小花園，我弄到了五十盆名貴的菊花！總之，你必須去看看！今天就去！立刻就去！」

在這一剎刻，我窘迫極了。我知道他的邀請是出諸真誠的。一個平地一聲雷地發跡起來的人，往往有這種慷慨，他們把招待一個落魄的朋友，當作一種勝利，一場施捨，或者說，一宗娛樂。望着他那張肥

胖紅潤的臉孔，我怔着，不曉得應該怎樣回答他才好。

「前些日子，城裏不是發生過一件事情嗎？」終於，我截斷他的話，這樣問道。

「發生一件事情？——哦，不錯！」他大聲說，「土匪進了城！那些不要命的傢伙，膽敢衝到縣政府裏去，說是要抓出縣長來抵命！你想想，這不是自己拉長頸子往刀口上送嗎？」

「鎗兵開了鎗？」我問。

「當然開鎗！」蕭留芳肯定地回答，「政府有政府的尊嚴，政府有政府的力量，當然要開鎗，非開鎗不可！可恨的是那些土匪坯子，簡直是對着鎗口衝！好極好極！後面的人正喊着『打呵衝呀』，前面的人可就已經在鎗聲裏弄得東倒西仆，血漿橫飛啦！」

「該死！」

「真是該死！」他顯然是誤會了我的意思，「非常該死！該死之至！徵兵抽丁，田賦征實，這是政府的法令，有什麼可以反對的？他們偏要不顧死活，燒屋殺人，這豈不是成了土匪世界！政府抗戰九年，把一個世界頭等強國日本都打倒了，難道還怕你們這一般空手赤拳的土匪不成？好極好極！把點兒顏色給他們看看！經過這一次教訓，我擔保他們再不敢輕舉妄動啦！對付愚民的辦法只有一個，開鎗！好極好極！」

蕭留芳眉飛色舞地發揮着這種以鎗口對付愚民的理論，因而更推論到國家的貧窮，就是出於愚民太多，能够用鎗彈殺死一些，未始不是國家之福。他說得慷慨激昂，熱情橫溢，不禁手舞足蹈，簡直忘記了別人甚至自己的存在。

「我們就拿一個家庭來打比方吧，財產有限，家口繁多，你說窮不窮！」他下着自覺有力的結論，抓起茶杯，一飲而盡。

我默然不語。今天這位老同窗穿着一件灰色敞領西裝，一條黃色馬褲，比上一次彷彿更顯得虎虎有生氣。我們鄉間有一句俗語，叫做「人窮顏色低」；蕭留芳的情形正好相反，在我的記憶裏，他從來沒有現在這樣趾高氣揚，富於自信。他的議論滔滔不絕，不可遏止。在他眼睛裏，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是一個非常不足道的人吧？然而，我們究竟是老同窗，老朋友，而且還是舊親戚，所以一當議論告一段落，他又立刻對我作起邀請來。

「好極好極！」他終於站起身，準備告辭了，「你看我多麼糊塗，儘管在這裏胡說八道，見笑大方，倒把正經事情丟開啦；快走！馬上走！騎我的馬去！」

自然，我又一次的拒絕了。今天我是很有理由可以拒絕他的，因為父親病在床上，我得為病人請醫生去。

「令兄呢？」他又一次的問。

「我那位哥哥是不常在家的。」我以一種微帶不懌的聲調說。

「我知道！我知道！令兄是一個浪漫派！」他笑着說。

我也無暇追問他所說的「浪漫派」的含義，把他送出客廳外面。那個跟隨他下鄉的瘦小如乾蝦的馬夫，這時立刻跟出大門去預備馬匹。但蕭留芳是一個禮貌週到的人，他堅決要去探望一下病人。

從父親臥房裏出來，我們並肩走出大門。小孩子都聚集到肥壯白馬的旁邊去了。那個瘦小的馬夫拉

着韉繩，做出讓主人跨上鞍去的姿勢；而那匹營養良好的牲口，也甩着長尾，挺着腰肢，準備負載體面的主人。不過蕭留芳並不立刻上馬，他揮揮手，吩咐馬夫把馬牽上路去。

「我們走一陣，好嗎？」他徵求着我的意見。

於是，我們就在村民們揉着好奇和歛羨的眼光裏，小孩子的追逐裏，在村路上走着。我覺得自己不是在送一個客人，而是在做一件違心的事情。一直到走出村子，蕭留芳這才站住腳，回頭緊緊握住我的手。

「一定要來呵，一定來！好極好極！」他多情地說。

接着，在馬夫的扶持裏，他一躍上馬，向進城去的道路上進發，嘹亮的馬鈴聲迅速遠去。

二

上面，我把老同窗蕭留芳第二次速訪的情形，如實地描繪給你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每當這位滿臉紅光的老同窗蒞臨一次，我的心總要被擾亂一次。即使在爲你作如上的描繪時，我也無法禁壓地陷入一陣情緒的激盪裏。現在，兩天之後，業已重新獲到心的平靜了，便來爲你繼續我的記述。

父親的病，喘息、咳嗽、熱度不退；是上年紀的人了，我想起應該爲他請一個老醫生。這老醫生是父親同科中秀才的「同年」，我和我的兒子也曾經是小學裏的同窗，彼此兩家曾經有過很好的友誼。他家住在三里路外一個小村子裏，在父親沒有患病時，我就想去看訪那個前輩。這一天，於送走蕭留芳後，吃了中飯，便出發到他家去。

重陽後的天氣，在我們這鄉村裏，業已很有幾分冷瑟。醫生所在地的那村子，名字叫做栗樹腳，只有約莫二十來戶人家。路很近，很快的，我便走到了。一陣劇烈的狗吠聲迎接着我，有三條白狗和黑狗直向我撲過來。一面大聲斥罵着牠們，一面衝出牠們的包圍，我快步奔到一座位置於村邊一株高聳直拔的大栗樹下的平屋前面。大概是聽到狗吠聲，出來探看究竟的吧，一個個佝偻的小老頭子，適時出現在平屋門口。

「鄔老伯，老人家好呀，」我大聲向他打着招呼。

「誰？」他茫然地望着我，疑懼地退後兩步，囁嚅着問，「你是……什麼人？」

我更大聲地告訴了自己的名字，我依稀記得他原是一個聽覺欠靈便的人。

「呵！」他發出一聲驚呼，立刻手忙腳亂起來了，「請……請……請……請進……」

當我跨進那扇低矮的屋門時，一陣混合驚訝和黯然的情緒，突然地襲擊着我，霎時間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這屋子並不是完全陌生的，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我曾經是這裏的常川客；但殘留在記憶裏的印象，和這時我所見到的情形有着怎樣巨大的不同！我記得這原是一座高大明亮的屋子，現在却變得低矮、灰暗、破舊得幾乎經不住一陣大風。你曾經看見過那些小街僻巷裏的檻樓的測字先生的住所嗎？我這時就跨進一間這樣的屋子裏來了。

「難得難得！……是你！原來是你！……難得難得！」他一疊聲地說，渾身都哆嗦起來了，慌慌張張地爲我張羅着椅子。

「請坐請坐！難得難得！」他重複着。

把一張歪斜的滿是塵灰的椅子端給我，這個僕老人又復蹣跚地向裏房跑去。

「阿忠媽！阿忠媽！」他大聲呼喚着。

我完全失措了，站着，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我迅捷地重又瞥了一眼這破舊灰暗的屋子，一種悽楚的情緒陡地在胸口起着作用。

一個白髮如麻的老婦人隨着出現了，這便是那良善的鄔國忠的母親。當她的兒子還是我少年友伴時，失掉了生母的我，曾經享受過她母性的愛的；就是後來我在外面流浪，偶而回返家鄉時，她也是一個非常關心我的人。現在，她滿身襤褸，一個老乞婦似的站在我面前了；而且，從她的表情和舉止上看，她那原就發紅患病的眼睛，彷彿又加上一層白翳了……

「是阿馨嗎？」她呼喚着我的小名，「阿馨，你回來啦！你還沒有忘記你的鄔伯母嗎？」

當她說着這樣的話時，在她那張乾癟得變成歪曲的臉孔上，立刻狼藉着一片眼淚。

「真是有情義的人！」她一直走近我身邊，伸過一隻手，拉住我的衣角，「真是，唉，有情義！有情義！」

有什麼東西梗噎着我的喉嚨，我說不出話，我知道自己的眼睛業已潤濕着了。

「有情義！真是有情義！」她繼續着，「阿馨，你千山萬水回來啦！今天你來看我鄔伯母，你還記着我鄔伯母，真是有情義！……」

終於，鄔老伯端出一飯碗茶，我也在那張支格發響的椅子上坐下了。鄔伯母滿臉流淚的站着，彷彿過大的激動使她不能自制了。而鄔老伯，他坐在自己的書桌邊，這時燃起一支旱菸管。

「難得難得！」他喃喃着。

現在，我應該爲你描述這間屋子裏的景象了。這是一間朝南的屋子，雖然稍嫌低矮，却是磚牆，而且曾經粉刷過的；同時也有樓，樓板上糊着舊報紙。記得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鄔老伯特意在舊屋外面，加造這樣一間新屋，充當自己的書齋。在栗樹腳，這應該是一間最好的屋子。鄔老伯原是一個非常有風趣的人，據說他於中了秀才之後便不再參加考舉，是因為對那種枯燥的制義文章抱反感，却把自己的興趣傾注到詞章小說上面去了；他曾經做過一本「紅樓夢考」，還有一部「栗齋詩存」。他時常朗誦自己的詩詞，歡喜講些關於縣考府考的笑話。他那種酒脫不羈的風度，當我長大時，還沒有完全消失。鄔伯母則是一個稀有的好心腸的人，慷慨好施，凡是鄉里間人有求於她的，只要她力之所及，沒有不從她獲得滿足；她非常疼愛她的兒子鄔國忠，而對於幼年失恃的我，也看作親生子一樣。這間明亮潔淨的屋子，在我的記憶裏，充滿着溫暖和柔情。然而，這時顯現在我眼前的，完全是另一付模樣了。樓板損壞了，白墜剝蝕了，到處都是塵埃，到處都是破殘、貧乏、悽寂，彷彿不是一個活人的住所。尤其在鄔老伯那張書桌上，它雖然仍舊安置在原来的地方，桌上所陳列的也是原来的筆筒、硯池、水盂和書籍，然而每一樣東西都污黑了，破損了，呈現出一種淒涼的光景。主要的自然是，一對原是愉快有風趣的老人，如今却檻褸而且麻木，彷彿不是屬於一個活人的世界的，彷彿是剛從古老墳墓裏復甦過來的……

「國忠現在在那裏？」我突然想起那個童年的學伴。

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詢問，鄔老伯望了望他那老年的妻子。而鄔伯母，她避開我的視線，乾癟的頰部起了一陣細微顫動，同時在她發紅而且蒙着一陣白翳的眼睛裏迅速冒出了眼淚。

「你問他！骨頭怕也變土了哩！」鄒老伯嘆了一口氣，說。

「什麼？」這於我是一個過大的驚訝，「國忠……他……他……」

「總是上代祖宗蔭德失差呵！」鄒老伯搖搖頭垂下了臉，把菸盞裏的殘灰輕輕敲去。

「難道他不在世啦？」我追問着。

鄒伯母的眼淚崩決似地傾瀉出來了，不住扯拉起魚網似的衣襟往臉上抹着。她顯然是無法壓制自己的感情，同時一把又一把的清着鼻涕。

「前年八月裏死在貴陽的，兩周年了哩，」鄒老伯回答，仍然垂着臉，雙手托着自己的下巴，隨後又重複補充道，「總是上代祖宗蔭德失差呵！」

「怎麼死的？幾時到貴陽去的？」我繼續追問，覺得這幾乎是一件難於相信的事。

「總是心太高啦，」於又復瞥了一眼老妻之後，鄒老伯沉着聲音說，「我原是不讓他去的，隔州過府，貴陽是在貴州省呀，靠近雲南邊啦！——」

「難道又是我作的主張！」完全沈溺在悲傷之中的鄒伯母，突然以生氣的口吻插嘴，隨後便哭出聲來了。

鄒老伯沒有馬上接腔，只搖搖頭，無意義地摸索着旱烟管。空氣彷彿凝凍起來了，連呼吸也成爲困難不爽。

過了好一刻，鄒老伯才重新開始關於兒子遭難的敘述。在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鄒國忠便以志氣不凡著稱；然而，只受了幾年鄉間私塾式的小學校教育之後，他便輟了學，連進初中的幸運也沒有。他

是一個好強的人，最初在家裏跟隨父親學中醫，讀「本草綱目」和「湯頭歌訣」；他非常用功，二年之後，居然到附近一個大村子裏去「坐蒙」了，每年可以得到八擔或十擔穀子的束修。作父母的人自然十分滿意於這樣的境況，便起心準備爲他娶一房媳婦。老年人的夢總是踏實的；尤其是鄒老伯本人，由於過去身受的挫折，所以對於兒子的前途，自始就未曾作什麼非分的打算。但是作父母的人很少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兒子的。正當這對老年夫婦在兒子身上做着平凡的夢時，鄒國忠却突然做出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在一個新年裏，他什麼人也沒有告訴，便獨自一人跑出去了，最初他在省城當小學教員，後來進了機關當辦事員。不久，戰爭起來，家鄉淪陷，消息亦隨之隔絕。就這樣，他一步一步的愈離爺娘愈遠。……

「那個想得到呢？」作父親的人又一次的搖着頭，像在詢問自己，也像在詢問別人；隨後却又自作回答道，「想不到！真是想不到！」

這時最初一陣悲傷的襲擊過去了，鄒伯母停止哭泣，又扯拉起魚網似的衣襟擦着患病的眼睛，如有所憶地說：

「我阿忠就是心高呀！我總是要阿忠爸通信去，叫他回家來，要是命裏只有八升，你怎麼心高也不會滿一斗，爹娘上年紀啦，該有個兒子在身邊！信是一封一封的通去，總不見阿忠回來！我阿忠實在是個好兒子，隔不上半月一月總有封信通來，總是說就回來，就回來——」

「後來又說是路不通啦，」鄒老伯加添說。

「是呀，說是路給日本人打斷啦！連信也不好通啦！母子本是連心肉，前年八月初三的夜晚，我做

了一場夢，看見阿忠回來啦，滿臉滿身都是血，只喊了一聲「媽」……」

話說不下去了，眼淚重新從她那發紅的病眼裏湧現出來。

終於，鄒老伯放開旱菸管，站起身來了。他打開桌子的抽屜，從那裏面找尋出一個破舊信封，抖顫的抽出兩張信箋似的紙，把它們遞給我道：

「阿馨，你給鄒老伯看看。」

我茫然地接將過來。這是兩張撫卹金和安家費的證明書，由一個軍事機關具名的，每張都蓋着一顆長方形的關防。

「已經領到了嗎？」我問。

「就是呀，這兩張證明書是去年十月裏才寄到的，我就寫了呈文去，一直沒有回信，錢也沒有寄來；今年五月裏又寫了信去，過了一個多月，信退回來啦，說是機關搬走啦！」

「我就說過不要那個罪孽錢的，」鄒伯母說。

鄒老伯沒有答話，兀自便架起一付銅邊舊式的老花眼鏡，從我手裏接回證明書，細細讀着。

「竟是騙人的哩！」讀完後，他又搖着頭。

「連骨頭也搬不回來呢，千山萬水呵！」鄒伯母繼續擦着自己的眼淚，「我天天在阿忠神主前面插三支香，告訴他，你的人死在他鄉異國，你的魂總要回來受娘的香火……有一天，他當真回來啦，託了一個夢……」

於是，她就詳詳細細的訴述着夢境，最後便重又哭出聲來了。……

一直到我告辭離去，這一對不幸的老人始終沈溺在深重的悲哀裏，鄔老伯嘆息着，鄔伯母哭泣着。當我站起身告辭時，這可憐的老婦人滿臉流淚，雙手拉着我的衣角，彷彿不肯放我離開似的，不住的說：

「有情義！……真是有情義！……」

在狗吠聲中，我跨着迷惘的步子，離開了這一對孤悽無依的老人。埋着頭，沒有回顧的走着，我完全忘記父親的病和自己真正的來意了。

三

雖然沒有診治和服藥，兩天之後，父親的病終於逐漸痊愈了。

在父親病着的幾天裏，哥哥一直沒有回家。守在病人旁邊的繼母，一面流着眼淚，一面咀咒着那着魔於邪惡的哥哥，甚至當着我的面，她也全不掩飾。這情形是罕見的；繼母原是一個心地清明的聰明人，平時即使怎樣對哥哥不滿，表面上總是不露絲毫憎恨的樣子，適當地保持着自己作爲一個母親的身分。現在，看見老頭子病了，她也就慌亂起來，表露出真實感情來了。我非常了解她的心境。不過我知道父親的病並不嚴重，很快就可以好起來的。雖然喘氣咳嗽而且發燒，病人的神志始終很清楚；聽見繼母對哥哥的詛咒，他總是做出不高興的臉相，連喘帶咳的阻止她：

「我的病和他有什麼相干！……你這樣……你等我死了再咒他……」

「你死了我還敢咒他！」繼母尖刻地回着嘴，「你死了我就只好帶着女兒討飯去！你死了他就會連

屋角都輸掉啦！」

「我……我真想死！」病人痛苦地呻吟。

然而父親終於退了燒，痊癒了。由於父親的痊癒，幾天來瀟灑家庭間的陰霾空氣，也隨之逐漸消散。一連幾晚未曾合眼入睡的繼母，這時候忙着和齋婆們去打交待，買些香紙蠟燭，準備為父親拜佛還願。而嫂嫂，自從小姑母投水自盡之後，顯得非常的悵鬱，兩頰陷落得更深，鼻子變得更尖削，兩眼全無光彩，舉止也遲鈍不靈。嫂嫂這種變化，自然只有我注意到，同時有着一種可怕的預感，迅速地在我心裏滋長起來。在小姑母出葬的那一天，嫂嫂哭得最悲痛，到達墓地時，幾乎要暈厥過去；而在歸路上，她却蒼白着臉，默默地獨自跨着急步回家，什麼話也沒有說。她這種奇特的行動，當時會惹起很多人的驚異。目視着這種情景，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我總覺得自己對她負着什麼責任，而且立刻想起當我回家不幾天後那一晚上的景象。她不是曾經要我救救她們母子三人的性命嗎？她原以爲我的說話對哥哥會有力量的，但現在，事實證明了我的回家，對哥哥毫無影響可言，她的失望可以想見！

「你哥哥一直沒有回家嗎？」當父親能够下床時，忽然問我道。

我沒有回答，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才好。

「叫他死在外面吧，」父親果然激怒起來了，「叫他再不要回來！我就譬如沒有生養過他！」

接着，便開始咳嗽，而且重又喘着氣了。

然而，當天晚上，哥哥却回來了。大概已過子夜，一陣臨村路的窗口上面的叩擊聲，把我從熟睡中驚醒過來。最初一刻，我簡直分辨不清聲音的來處，不過很快就猜想到了，便匆匆起床，點燈，而且走

近窗口去，問道：

「是哥哥嗎？」

「弟弟，是我，你給我開一下門，輕一點。」哥哥在窗外牆腳邊輕輕答應。

我自然懂得他不敢遙敲大門的原因。於是，我便輕輕地開了房門，走下天井，又輕輕地開了大門。在黑暗中，像一個陰靈，哥哥迅捷地進門來了，什麼話也沒有說，立刻進了客廳，而且立刻把我燃點着的油燈的燈光減弱了。

「爹好些了嗎？」當我回到客廳裏時，他第一句便問到父親的病。

「好些了，」我回答。

「爹罵了我嗎？」

「沒有，」但馬上加添說，「只是今天下午問起了你。」

在暗澹的燈光下，我發覺到哥哥的臉色非常難看，瘦削而且發着青光。他坐在我的床邊，神情恍惚，身子不住的微微哆嗦。

「你冷嗎？」我問。

「冷……我的褲子全浸濕啦。」

經他這樣一提，我才注意到他的下半身，從褲子到鞋襪，竟全部是濕漉漉的。他這種冷縮顫慄的情形，使我十分驚異。

「你……你……這是為什麼？」我把燈光捻強了些。

「弟弟，你不要把燈光捻大，」他畏縮地阻止着我，「我在路上跌了一交，跌到楊柳溪的橋下去了……」

「沒有受傷嗎？」

「還好……沒有受傷……天黑，看不見，心裏又着急，跌得一身的水……你有褲子嗎？」

我又匆匆忙忙的爲他找尋着褲子和襪子。

「你究竟到那裏去了？」我又問。

他就在我的床上換着褲襪，沒有回答，甚至眼睛也沒有抬起。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像今晚這樣畏縮胆怯的。而當他脫下溼褲時，我清楚地看見他的膝部流血，小腿也顯見有幾分青腫。

「唉，你也真是何苦來呢？」我不禁可憐起他來了。

但我立刻就後悔了，因爲，我的話剛說出口，他就歛歛起來，眼淚潮湧似的簌簌下墮。

我的喉頭也被什麼堵塞着了，許久說不出話。這時，四周寂然無聲，是一個鄉村靜謐的秋夜。過了一會，才從遠處，從別的村子裏，傳來一陣隱約的若有似無的狗吠聲，同時，在窗外牆腳邊，也時起時輟的發出幾聲秋蟲的鳴吟。哥哥業已把褲襪換好，依舊坐在床邊上，默然不語。

「弟弟，我對你不起，」他突然說出一句話來。

「不要說這樣的話，哥哥，」這一次，一種不意而來的勇氣支持着我，「彼此都快是中年的人了，你自己更有着妻子兒女，爹已經是風燭殘年，不論怎樣，總該往久遠處想一想……」

「我都知道，弟弟，」他截斷我的話。

「那麼你告訴我，今天晚上爲什麼弄成這付樣子？」我緊緊追問着。

「有什麼好說的呢，」他懊惱地搖搖頭，「賭輸了，五天一共輸了三百萬，他們要我付現，我付不出，我答應寫『除父管業』的田契給他們——」

「怎麼？你寫『除父管業』的田契？」

「弟弟，你不要罵人！爹死了，田產裏面總會有一份是我的，我輸就輸自己的這一份！」

「我不是在和你爭田產，哥哥。」我覺得他誤會了我的意思。

「我知道，弟弟。」他微微提高聲音說，「我知道你弟弟是一個讀書人，不會和我來爭田產，你不在乎。你是在替我想，你怕我把田產賭光了，當真只好帶着老婆兒子當討飯叫化去。弟弟，我就是巴望着那一天趕快來到，讓我賭一個光，當討飯叫化也比現在好些。五天我輸了三百萬，我決心寫『除父管業』的田契給他們，誰曉得他們這班狼心狗肺的傢伙不要地契，一定要現！我就說：『我沒有現，我只有命；你們一定要現，那只有要我的命！』他們當真就動手要我的命了，要先剝掉我的衣褲。要不是有人勸住，說不定這時候就見不到你弟弟的而啦！」

這樣說着，不能禁壓的，眼淚又從他眼睛裏湧現出來了。

對着這樣的哥哥，我知道自己的說服工作是全然不會生效的。他不僅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而且還是一個心竅聰明的人，你用企圖勸勉他的任何理由，他了解得比你更深澈；雖然明知自己是在走向一個黑暗的深淵，他却願意葬身在那裏面。

「只是嫂嫂太可憐了，」我想起那個被虐待的女人。

「這怪得了我嗎？」哥哥以一種坦然的神情說話，「這只能怪她自己，當初爲什麼要嫁給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她只要不來干涉我，我那裏會去難爲她？」

然而，正在這時候，房門外面突然發出嫂嫂的聲音，而且立刻撞進未曾上門的房門來了。髮髻散亂着，臉孔可怪地蒼白，甚至連衣襟也沒有扣好，一個剛出地獄的魔鬼似的，她一跨進房門，便什麼也不顧地一頭向哥哥撞去。

「今天我死在你面前！死在你面前！」她同時嚎叫着。

這事情發生得太猝然了，霎時間，我完全怔住了。哥哥自然也是沒有提防的，不過當她一頭撞過來時，他迅速避開，結果嫂嫂撞在我床板上，發出一聲巨響；我清晰地看見她的前額業已冒着鮮血，但她立刻又復向哥哥撲去，雙手死命地抓住他的後襟。

「你殺了我！你殺了我！」

來不及解勸和阻止，哥哥業已飛起一隻腳，無憐恤地把嫂嫂踢倒在地上，而他自己便一頭野獸似的衝出房門，跑下天井；等到嫂嫂從地下爬起，企圖追逐他時，他可早已開開大門，奔將出去了。

你自然可以想見的，當這件事情發生和進行着的時候，立刻把父親、繼母、妹妹和侄兒們驚擾起來了，全家都陷入一陣極大的騷動裏。嫂嫂滿頭流血，哭着，繼續宣說着不願再活在世界上了。痊愈不久的父親，最初一刻，被眼前的景象驚嚇和氣憤得渾身顫慄，隨後便劇烈地喘着氣，咳嗽着，不住的吐着唾沫。

這一天晚上，全家都沒有再上床睡覺。父親的喘咳，繼續到一個極長的時間，才慢慢地平息下去。

嫂嫂的痛哭，則直到天明，還沒有完全停歇。

四

上次我給你描述了父親的病和哥哥的夜歸，却忘記了另一個人的事情，現在經你問起，我就來給你作一番補敘。

你的詢問是很自然的，我記得業已告訴過你，爲了探看自己剛從死亡裏逃回來，却又立刻被鎗兵抓去的兒子，有財叔進城到衙門裏去了。他原是一個畏懼官吏遠勝畏懼老虎的農民，而現在胆敢走向虎口，完全是一種拚着性命的舉動。他進城的結果怎樣？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兒子？你急於想知道他的究竟。

我告訴你，有財叔竟一直沒有回來！最初幾天，人們幾乎沒有想到，他自從失去了兒子，他完全是一個孤獨的人，也幾乎沒有人關心到他。不過消息終於傳來了，說是有人在離城不遠的地方看見過他，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他自己也給鎗兵抓住了，胸口和背上都纏縛着粗大的麻繩，三個鎗兵押着走路，這不幸的老人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啼哭着，喊着冤枉；但兵爺們不許他聲張，用鎗巴敲擊着他的腿，所以他便一蹶一蹶的跨着步……

他們爲什麼要把他纏縛起來？他們把他押到什麼地方去？誰知道？如今的事情誰說得清楚？

是的，誰也說不清楚！就是在昨晚和今天，在我們村子又發生了一件離奇難解的事情。我原來並不想把它告訴你，因爲你或會懷疑到它的真實性；不過既經你問起了有財叔父子的究竟，那麼我也就順便

把這個幾乎使人難於置信的故事寫在這裏。自然，在我的記述裏，我將竭力避免誇張，使事實能保持原來的真面目。

我應該從頭說起。自從我回家鄉來以後，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剛巧是所謂「實施役政」的最高潮。從城裏回來的人說，大街上到處張貼着標語，要求民衆擁護役政，適齡壯丁應該踴躍應徵，從事建國。雖然一直沒有進城，但那景象，我是很能想像的，因為同樣的標語，也張貼到鄉下來了。就在我家大門外圍牆上，便並排張貼着四張紅綠紙的標語，「妨礙役政便是匪徒」，「良民要當兵，不當兵的便不是良民」，「國家保護你們，你們也要保護國家」，還有一條却是，「逃避壯丁，重懲無情」。我不知道寫這些標語的人，爲什麼要用這種意義曖昧的字句。我想，鄉下農民們好在並不識字；不然，他們會被這些標語弄得更糊塗的。正因為他們並不識字，所以只知道這種東西乃是禍患的象徵，它給他們帶來了災難，在他們的嘴裏，它便被叫做「催命符」。因而，一當這種東西在各處牆壁上出現時，他們便不顧一切的向外逃命了。

他們逃命的方法，自然是很可笑的。白天，他們原來就沒有住在家裏的閒暇；縣城或鄉公所派鎗兵來捕捉他們時，多半總是在子夜。除了極少數有腳路的幸運兒，能够「出門」到省城或別的遠地去謀生，離不開家鄉的便只有「躲夜」。每天晚上，他們都得躲到外而去。我們村子裏有一個名叫鐵頭的年青人，一如名字所昭示，他腿大臂粗，是難得的健壯漢。由於他的大力，曾經在鄉里間製造出很多出色的故事。他原來有一個和他同樣健壯的哥哥，在淪陷期間，跟着一支來歷不明的游擊隊跑掉了，現在消息不明，存亡不知。因爲失去了哥哥，做父母的人便在日本兵退去後不久，給他娶了一房媳婦。在做父母

者的意思，認爲日本人既經「退位」，天下總該太平無事了，正好來重新收拾一個農家的生計；給兒子娶媳婦，便是收拾生計的第一步。這是祖宗久遠傳下來的觀念，天下大亂了一場之後，接着來總是安民蘇困，因爲「皇上」也是有人心的人，總會顧念到百姓們死活的。誰料想到如今的「皇上」可沒有從前那樣仁慈了，新的迫害立刻就加到他們頭上來了。在鐵頭，一心以爲哥哥既已不在，抽了的事可以得到寬限；然而鄉公所裏的人在分給他籤號以前，就在一個子夜裏，突然破門而入，要把他捕捉去。天大的幸運，那天，他剛好爲賣耕牛的事情到山裏丈娘家去了，晚上竟給留着過夜；鄉公所裏的人撲了一個空，只把他爹抓到所裏去關了兩天。從那一晚起，他就開始「躲夜」。昨天晚上，鄉公所裏獲得消息，說是他回家來了，便帶着鎗兵來捕捉他。誰知道消息不確，破門碎戶的窮搜一通，並沒有發現。這一次官吏和鎗兵們的做法不同了，他們不再抓他那年老的爹，却把他年輕的媳婦帶走了。

這是發生在昨天晚上事情。據說，在把鐵頭媳婦帶走的時候，鎗兵們還朝天開過鎗，不過我沒有聽見。今天早上，我還沒有起床，鐵頭的爹便來了。和鐵頭的高大健壯不同，他的爹却是個瘦而且矮小，幾乎使人不敢相信會那樣一個如牛似虎的年青漢子的父親。這矮小的老頭子，我們從少都喊他爬兒伯伯；在我們鄉里間，「爬兒」乃是螃蟹的別名，爬兒伯伯跑路時身子屈曲，揮動着四隻短脰的手臂，模樣活像一只螃蟹。這時，他找我來了。不論我是怎樣的沒有出息，但在鄉民們眼裏，我總是一個在外面做「大官大府」的人，對那些居在衙門裏的官吏們說話是有力量的；所以，一見到我的面，爬兒伯伯便拱手向我拜了幾拜，帶哭的說：

「警官，你救救我爬兒伯伯的命！你高抬貴手！」

最初一刻，我的驚訝，你當可想見；但立刻我就明白過來，本着過去幾次經驗，我知道這個不幸的老人也遭遇到什麼災禍了。果然，由於他自己的訴說，加上旁人的補充，我終於把他所遭遇的災禍弄清楚。

「他們把她抓去做什麼？」我愕然不解地問。

「警官，可憐呵，」爬兒伯伯滿臉流淚的說，「我那媳婦，他們……躑躅她……躑躅……」

「現在人呢？」我急切地追問。

「還沒有放回來……他們躑躅她……警官，你救救她的命……救救……」

不論有無效果，我必須又一次的接受這樣一份「義務」了。我覺得用「義不容辭」這句成語來形容我這時的處境，是十分恰當的。於是，來不及吃早餐，我就跟隨着爬兒伯伯到上次爲了有財叔的事情曾經到過的那鄉公所去。這的確是很可懷疑的，根據上次到那裏的經驗，在一座那樣冷清的祠堂裏面，怎麼會住着如此可怕的人呢？然而，有財叔的兒子豬生，分明是由那些人捕捉着送到城裏去的。這一次，我總得爲爬兒伯伯對那些人認真說幾句話了。

在走向鄉公所的路上，爬兒伯伯爲我訴說着從淪陷期間直到現在的大小事變。有着我和他一起走路，彷彿他的胆子壯大些了；雖然他所訴說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我已經聽見過的，不過在他的敘述裏，却夾雜着很多憤慨和咒詛。樸實的農民，並不是愚昧到沒有仇恨的，只是他們同時有着可驚的忍耐力罷了。普通我們都喜歡讚美或譴責農民思想的富於現實性或保守性，聽了爬兒伯伯的訴說，使我覺得所謂農民思想中的現實性或保守性實在只是一種忍受力的表現。難道他們不是人嗎？受了欺詐會沒有反抗之

心嗎？他們的憤慨和咒詛便是反抗呵！

當我們經過那兩個襤褸的小村子時，爬兒伯伯逢人哭訴着他的遭遇，不過我們還是很快的便到達那由鄉公所借用着的祠堂了。這一天，祠堂前面竟連國旗也沒有掛，那個上次曾經看見過的捧水烟壺的老頭子也不見了。到達大門邊，爬兒伯伯便開始顯得畏縮和躊躇起來了，不敢跨進門檻去。

「警官，你請先……你請先……」他在大門邊站住了。

我便直跨進大門去，一逕往裏面走，往那間用木板間隔起來的辦公室走。

當我走到辦公室門口時，看見裏面正有着四五人在亂哄哄地議論什麼。他們彷彿並沒有想到這樣早便會有人來的，所以當我向他們打招呼時，大家都有着一种不高興的臉容。好在立刻，那個上次曾經和我交談過的文化幹事認出我了，便趕過來招待我。

「呵！是你！難得難得！」他熱切地握住我的手，情形如像是一對久別重逢的朋友。

「今天我有一點小事情來找鄉長，」我說明着來意。

「呵！請坐！」他給我過一張凳子，又復大聲喊道，「喂，德祿！德祿！」

他簡直把我當作貴客似的款待起來了。他所喊的德祿（我推測一定是這兩個字），便是那捧水烟壺的老頭子，這時給我送來了一杯開水。

「鄉長在嗎？」我重新提起。

「什麼事？」文化幹事反問，隨即補充說，「有什麼事可以和兄弟直接談，兄弟一定幫忙。」於是，我便把爬兒伯伯的事情告訴了他。

「兄弟可以直接告訴你，」他不待我說完話，便斬釘截鐵地說，「你一定是誤信謠言了，絕無其事！」

「現在那個爬兒伯伯親自來了，」我加添說。

「什麼？人在那裏？」文化幹事生氣地站起身來，「德祿！德祿！你去把大門外的老百姓叫進來！」

兩分鐘後，爬兒伯伯便來到辦公室了；他一看見文化幹事，不由分說，立刻撲通跪下，連連的磕着頭，哀求道：

「先生……你做做好事！你修修福！你救救我這條老不死的狗命！」

看到這情形，文化幹事更加生氣了。

「起來！」他急速地眯着眼睛，近乎咆哮地嚷道，「奴隸性十足的東西！快起來！」

「先生……你做做好事……」爬兒伯伯從地上站起依然拱着手。

「你造謠生事！豈有此理！」

「昨天晚上……可憐……我媳婦……你先生修修福……」

「少說廢話！」文化幹事不許他往下說，「絕無此事！我們這裏是政府機關，你說話要負責任！」

這時，圍集攏來的人多起來了，也有幾個是黑色穿制服的鎗兵。有人開始伸手去拖拉爬兒伯伯，要他出去；也有人站在一邊，對爬兒伯伯的尷尬模樣加以譏笑。

「請問，鄉長在那裏？」我也微微的激怒起來了。

「鄉長到縣政府開會去了，」文化幹事以堅決不移的口吻回答：「兄弟可以負責告訴你，昨天晚上如果真有其事，一定是匪徒幹的，等鄉長回來，我可以報告他，從嚴究辦！」

「是的，一定要辦！」另外幾個人同聲附和着。

我覺得自己完全無能爲力了。這結果，是我事先所無法料及的。文化幹事急眯着眼睛，繼續滔滔地發着議論，認爲這件事情，如果不是愚民造謠，便是匪徒綁票。

「兄弟可以負責告訴你，二者必居其一！」他重複的說。

這便是我所得到的唯一的回答。人類真是奇怪的動物，對於一件分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會用着這樣一種堅決的態度，深信不疑。在說着「二者必居其一」這句話時，文化幹事臉色嚴重，急眯眼睛，而且以緊捏的拳頭在空中有力地揮舞，神情有如一個將軍在對神明宣誓。

我立即告辭了。但這位熱情而健談的文化幹事，不知道是由於自己發揮議論的尙未盡興，抑是別的什麼緣故，他竟拉着我的袖子，不肯放我走。

「我們好好談一談，」他說，「你讓那個老百姓先走吧，兄弟有意見對你發表——」

但我還是逃出那作爲鄉公所的祠堂的大門了。跟上次一樣，文化幹事一直送出大門，和我緊緊握手，再三叮囑，要我去看看他和談談。

這便是我今天的奇遇，在我回鄉以來許多奇遇中最使我發生受欺之感的一次奇遇。現在，當我在爲你記述着它的經過時，在我的耳朵裏，依然響着那位文化幹事嘹亮而熱切的聲音。

五

天氣漸漸冷了，秋天快要過去了。

生活在城市裏面的人，對季節的感應是很遲鈍的；但一經住到這農村裏來，情形便有了不同。除了衣服的增減，一個城市裏人的生活，幾乎和季節全無干涉；而在一個農民，季節的變換，和他們的生活便息息相關，農事的進行，直接受着季節的影響。我雖說原是一個「農家子」，不過很早就離開家鄉，投身於城市生活的濁流之中，對於本來十分熟稔的農村生活，業已逐漸生疏；這次還鄉，經過一個多月來的接觸，童年時代一切可留戀的經驗，又復全部在記憶中復活過來。

在我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在像現在這樣的季節裏，寒露已過，霜降就在目前，正是玉蜀黍、落花生、田荳和紅薯成熟的時期，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裏，充滿着期待和希望。農民雖然一直就很窮困，但有時却很大量。我們當牧童的，或是跟隨牧童們在外間山野間打野的，往往成羣結隊，隨處掠食。在田際的缺口上生起火，我們把剛從泥土中挖出來的田荳，或從梗子上折下來的玉蜀黍，連枝帶葉的放在火上燒烤，使之畢剝發響，噴冒出新鮮的香。至於落花生和紅薯，那簡直連洗滌也屬多餘，每個人都不惜讓自己的嘴角塗滿泥污（好在一個農家孩子，原是和泥土相親相伴長大起來的）。或是在黃昏的暮靄中，或是在黑夜野火的光影裏，那美麗的記憶，鮮明如在眼前。是不是像一個大詩人所說的，只有在知識未聞或理智泯滅的人，才有真正的快樂呢？如果不是這樣，是不是在這原是窮困的鄉村裏，蒞臨了新的災難，新的禍患？

今天午後，我忽然起意到田間去「觀光」一次。我說「觀光」，意思是，現在我業已完全是一個農村的「客人」了。我的膚色，我的衣着，我的態度，在這鄉里間分明是一種不調和的存在。然而，我終於出去了，從村前的溪邊，一直繞過村下首，走到村後那一片滿是叢林的旱地。我竭力在那些原是稔熟的溪岸田塍之間，去喚起過去的記憶。這難道不是自己的家鄉嗎？眼前的一個土丘，一泓流水，一簇灌木林，豈非曾經是自己的童年生活有過干涉的嗎？我能夠看出什麼相同和什麼不同？……

「救命呀！救命呀！」一個女人的狂呼聲突然傳來。

我站了住。這時我業已來到一個高壩邊，那聲音是從間隔着一片小小義塚地的低地上發出的，不過由於叢林的遮隔，我無法看見究竟。

「救命呀！——噫！——噫！——」

這一次業已是號哭了，而且呼痛喊救聲繼續傳來。我攀緣着青籐和稚樹，迅速地下了高壩，朝向聲音奔去。在那一瞬間，沒有時間使我去推測究竟，或是考量自己這種行動的目的。

然而，一個景象使我立刻重新站住，頓時陷入驚慌失措的境地裏了。我看見在離我三四丈遠的那條狹窄小路上，銀妹嬌嬌發狂似的奔跑着。她的髮髻完全散亂了，原是襤褸的衣服，拖下一條長長的前襟，渾身泥污，臉色蒼白如屍體，以一種好像被鬼魔追逐着似的慌張神情奔跑着，同時慘聲呼號着。我原以為她會看見我的，但她一逕奔將過去了。

「救命呀！救命呀！……」

她的身影很快地過去了，聲音也遠去了。

等到稍稍鎮靜下來時，我才聽到在剛才發出銀妹嬌嬌呼喊痛聲的地方，這時傳來一個男人的威嚇聲和咒罵聲。

「敲斷你這賊婆的腿！把你活埋在這地裏！你把紅薯連籐拔掉！你這狠心的賊婆！」

我陡地明白過來了，同時立刻回想起剛回家鄉的那幾天裏，那一次銀妹嬌嬌的來臨了。她的男人，那個田賦徵實的犧牲者，現在怎樣了？從監牢裏出來了嗎？在這一剎那間，我對她充滿着同情和憐恤，而以相同程度的憎恨，投向那正在咒罵着的男人，雖然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誰。

但我馬上看見他了。那是一個同村子的農民，名字叫做水狗，以前曾經在我家裏打過短工；他的輩份比我小，年紀却比我大，是那種常言所說「頭頂沒有半片瓦，腳底沒有半片土」的窮漢，終年依靠爲人幫工過活。相隔十多年，這次我回家，他曾經來看過我，說是三四年來患着黃胆病，腳上又加上水腫病，不能做重活，境況非常壞。現在，他向我走來了，肩上揹着一把鋤頭，右手捏着一叢紅薯藤。

「水狗哥，是你呵？」我首先打着招呼。

「是你在這裏？」看見我，他彷彿吃了一驚，立刻顯出侷促不安的神情來。

於是，我走到那條狹窄的小路上去，因爲他業已放下鋤頭，在那裏等候着了。當我們彼此走近時，我發現他原是黃黃的眼睛，這時噙着眼淚；水腫的腿部和腳踝，彷彿變得更爲肥大可怕。從他整個神情上，可以看出他正陷在一陣激怒之中。

「娘的，她倒刮到鸞鸞腳上來啦，」他訴說着，惋惜地揚起手裏折斷的紅薯藤，「她把這樣的藤都扯斷啦！這賊婆！你要偷，也要看看『事主』呀！我這樣麵條似的幾寸地，刨義塚地刨起的，你還要來

偷！你看這樣好的藤！這樣好的藤！……」

我簡直無法描繪出他這時懊喪和悔恨的表情，他分明生氣和傷心得幾乎流淚了。

「你打了她？」我問，不敢抬頭去看他的臉孔。

「我要打死她！我要敲斷她的腿！我要埋她在地裏！你看，這樣好的藤！這樣好的藤！」

接着，他爆發出一大串憤慨不平的話。他原是一個腳底沒有半寸土的人，爲別人幫了半世工，只贏得一場幾乎是絕望的病痛。雖然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他很想租一個女人來生養兒子，如果不是戰爭的起來打破了他的奢望。在戰爭期中，他兩次被敵人抓去，有一次險些兒送掉性命，也便是他得病的來由。刨義塚地種紅薯，要不是走到生活的絕境，誰肯做這種傷害死人的事情？可是銀妹孀孀竟來刮他的驚鷲腳了。

「看她還敢再來不？不是可憐她，我不一鋤頭鑿下她腦瓜！」他恨恨地說。

「她也實在可憐！」我不禁歎息着說。

「她可憐，我不比她還要可憐！要不是這身毛病，把這幾畦斷命紅薯送給我我也肯！」

待水狗過去後，我也就離開旱地回家。是深秋的午後，沒有太陽，大地顯得異常冷清。剛剛走進村子，迎面看見妹妹，她彷彿正在尋找我，所以這時便大聲喊道：

「哥哥，來了人，快去！」

「來了什麼人？」我懷疑大概又是蕭留芳。

「難民，說是要找你。」

難民？難民爲什麼要找我？這在我是一個不小的驚訝。自我回家鄉後的一個多月裏，曾經有着兩次難民過境，他們所要找的，是保長或甲長。我要附帶的說，保甲制度實在是一種良好的、產生於最高智慧的制度；它的作用，在這樣動亂不安的時代裏，便充分顯示出來了，一個多月的鄉居生活，使我非常清楚地認識了它的真面目。至於農民們對它的咒詛，那自然是由於他們的愚昧無知。例如前兩次難民過境，都能够經過保甲長的手，向村民取得所需要的米和錢，一如每次衙門或軍隊的搜索。保甲制度的存在既是這樣可貴，這一次的難民爲什麼要尋訪到我？

滿懷疑慮地跨進家門，我看見一個穿黑色中山服，身材短小的中年人，坐在客廳外面的一張椅子上；在他旁邊，聚集着一羣女人和小孩子。或許是由於言語不通的緣故吧，那中年人對他們扮着漠然的笑臉；而他們，則竊竊地細聲作着評論。

看見我，那中年人立刻站起身來，打着招呼，同時遞給我一張名片。在這名片上，除了姓名籍貫，右角上還有一行小字頭銜，是「曾任科員書記幹事教員等職」。

「四海皆朋友，」他露出一顆閃閃發光的金牙，開始道着來意，「今天兄弟有事情拜託。兄弟是難民代表，在兄弟手下有五百名難民——」

「你爲什麼不去找保長呢？」我截斷他的話，問。

「兄弟是一個知識階級，」他說，「兄弟願意和你先生結交朋友，彼此都是知書識禮之輩，真是一見如故，兄弟不勝欽佩之至——」

「你打算去找保長嗎？」我又一次截斷他的話，重複問。

「兄弟先來拜訪先生，君子以文會友，兄弟要請先生多多指教——」

突然講不下去了，這位難民代表漲紅着臉，霎時間手脚失措，慌亂得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不過他立刻鎮靜住自己，用以補救適才的窘迫，他在一個破皮包裹取出一本捐簿，雙手把它遞送給我。

「請你先生賞兄弟一個面子，」他說。

我接過他的捐簿。這是一本布面精裝的厚實簿子，封面上蓋着一顆什麼機關的模糊不清的方形關防，而在第一頁空白紙上，寫着一篇勸捐的緣起，後面便是一些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的數目。

「你們一起有多少人？」我問。

「五百名，」他回答，「兄弟是全權代表，為公衆服務。」

「人呢？」

「大隊還駐紮在楊坂鎮，」他說出一個二十里外的鎮名，「那位楊鎮長熱心公益，和兄弟一見如故，兄弟實在不勝欽佩之至——」

於是，他幾乎又把適才的說話複述了一遍。

然而，我並沒有在那本捐簿上寫上自己的姓名，因為保長雖然不住在我們村子裏，甲長却是距離我家不遠的，他不僅適時蒞臨，而且熱心地把這位難民代表招待到自己那大門上貼着「甲長第」的招牌的家裏去。可以想見的，明天一早，他又將陪同着這位難民代表，向村民們攤派捐款去了。

現在，我要爲你介紹另一位舊日的同窗。

這對我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回家一個多月來，我從未想到過會重逢到他的，我和他業已將近十五年未曾見面了。和蕭留芳一樣，他也是我初中時的友伴，而且還是在同一個小學裏畢業的。在學校裏時，我和他的感情最好，因爲，他是一個極端沈默的人，小心謹慎，不苟言笑，幾乎把全部時間都傾注到書本裏去，是我們中間的一位「學者」。記得我們學校裏那小小圖書館中的全部書籍，他曾經完全無遺漏地閱讀過一遍。他家境十分貧苦，父親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憑着一種可笑的夢想，以可驚的毅力培植着兒子。而他，彷彿是爲了報答作父親的人的苦心，他的節儉和勤勉，可以說是一個最優秀的模範。在我們那班裏，每學期他都保持着最高的名次；而在開學和學期終了時，他總是無例外地獲得獎品和讚美。他和我曾經一度是最親密的友伴，然而我對他始終懷着敬意。初中畢業以後，仗着家鄉獎學的祖穀，他很順利地升了學。雖然業已和他分了手，在高中和大學的時期，我們依然通着信。自從跨入大學之門，他信心和勇氣大大地增加了，所以在書信裏，充滿着自我期許的言語。在大學裏，他選讀了歷史。他的選擇自然是本着自己的意志和興趣的，但同時也滿足了目不識丁的父親的希望——他到處誇示自己的兒子現在讀着「律師」，將來可以和法院裏打交道，贏得鄉里間人無限的欽羨。對於父親的誤會，作兒子的並不加否認或解釋，因爲他有充分的自信，認爲只要在耕耘上呈獻出應有的努力，收穫決不會辜負自己。一個人，當他自覺希望在不遠處招手時，他的勇氣便將與日俱增。他的情形也是這樣。我記得在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裏，他打開一個黑色小皮箱，從那裏面取出十多本裝訂得很講究的原稿，他說這就是他數年來朝夕埋首的結果；他小心翼翼地翻動着它們，臉上煥發着光彩。自從那一次會

晤之後，我們便一直沒有重聚的機會，甚至連書信也逐漸疏淡，終至音息不通。出了學校之門，我自己忙於尋衣覓食的奔走，凡是學生時代所追求憧憬的一切，有如深秋果實的離開母枝，都遠遠地離開了我，變成和我不相干涉的東西。即使我也時常讀到那位素所欽佩的老同窗的著作，也提不起爲他寫信的興趣。就這樣，彷彿只一瞬間，悠長的十五年便過去了。

人生散聚無常，完全出於不意，昨天上午，這位久別的老同窗，突然蒞臨了。我還應該先告訴你，他的姓名叫做婁鴻儒。

「怎麼，是你！」當我看見是他時，幾乎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是我，」他也略帶激情地說，「告訴你，不要說你想不到，連我自己也想不到。」

「你怎麼知道我回來的？」一邊握手，一邊我問道。

「告訴你，這得感謝蕭留芳。有一天我進城去——告訴你，我是難得進城的——在大街上碰到他，他開口第一句話便問，『你知道他回來了嗎？』我反問他，到底『他』是誰，他才說出你的名字來。蕭留芳來看過你嗎？」

「是的，他來過兩次，」我如實回答。

「告訴你，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蕭留芳現在變成一個大富翁啦！」

當我們這樣對答着時，我業已把婁鴻儒讓進客廳，就了坐，給他倒了茶，我自己也便在他對面坐下。我必須在這裏明白寫出，我的這位老同窗完全是一付落魄的形象。一張原是瘦削的臉孔，變成異常蒼老，額角和鼻子兩邊蒙着一層灰黯顏色；嘴唇上下，圍着稀疏的短髭，有如荒蕪的雜草。在我們同

學的時候，由於鼻子過長的特徵，他本是有名的「馬兒臉」，現在則更架着一付近視眼鏡，越益使人易於聯想到那個可笑的綽號。他穿着一套黑色中山裝，直襟上面的鈕扣是不齊全的，而且也過於窄小了，模樣顯得十分寒儉。他就這樣用着一種譏刺的口吻，訴說着關於蕭留芳的一切。

「告訴你，」他笑着說，「現在的蕭留芳可是平地一聲雷地陡起來啦！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是的，他自己也告訴了我一些，」我說。

「他來看了你兩次？」婁鴻儒舉起一隻手，摸弄着架在鼻子上的眼鏡框。

「來了兩次，騎着馬下鄉來的。」

「告訴你，他這算是特別看得起你，可是他究竟對你說些什麼話來？」

「除了報告自己發跡的情形而外，他什麼也沒有說。」

「他邀你進城去玩嗎？」

「是的，他要我騎他的馬去，說他在城裏造了新房子，」隨即我又加添問，「你可到過他的家？」

「告訴你，我婁鴻儒並不是那種愛嗅銅臭的人，」他突然憤慨起來，「他是什麼東西！他簡直逢人示威——告訴你，他來看你，並不是真正的看得起你，他不過是在向你示威！」

「我也知道，」我說。

「我知道你也不是一個愛嗅銅臭的人，你不會接受他的示威。告訴你，在這世界上，什麼都變得顛倒了，不過我這顆心可還沒有顛倒！」

雖然他原是一個極端沉默的人，但一碰在他的憤慨上面，牢騷便會泉湧似的滔滔不絕。在這一時刻，

婁鴻儒完全陷入忘情的境地了，簡直近乎咒罵似的，他抨擊自己所生存着的社會。我很少看見他這樣的，漲紅着臉，太陽穴上綻着筋絡，不住的噴射着唾沫，而且幾次碎碎出聲地捶擊着桌子。

「但是，我們還是不要去說那些吧，你應該告訴我關於你自己的情形。」我終於說道。

「我自己的情形？什麼情形？」他又一次的摸弄着眼鏡框。

「我是說，彼此分別後你的生活情形，」我說。

「告訴你，」他的激情還沒有過去，「我的生活情形只要用兩個字便可以包括——那便是『失敗』！」

「我們誰都沒有勝利過，不過失敗有不同的失敗，我還希望能夠聽一聽你的。」

「告訴你，只有勝利才有不同的勝利，失敗則大致相同，」他說，一手端過茶杯，和喝了一口茶同時，做出一個苦澀的表情。

然而，他還是說出了十多年來的生活情形，一連串失敗的遭遇。婁鴻儒的話是不錯的，在這一切顛倒的社會裏，一個智識份子的失敗，大致和他更多同命運的人相似。我們誰不會懷有過美麗的夢想，追求過虛幻的希望？我們誰不會為可笑的理想流過汗，忍受過苦難？婁鴻儒是以一個勇士的姿態投進社會去的，他滿以為能够旗開得勝；昂然挾着那麼許多可貴的稿本，他到社會上去尋求公允的估價。一開始，他便悲慘地失敗了，如像一個矜持的攤販，被衆人擠在街頭一角，擲給他的只是無情的冷漠。他自然是不服輸的，第二次向社會要求公允，得到的却是更悲慘的失敗。最初，他曾經得到過一個中學教員的位置，不滿一年，便被擠掉了；第二次又弄到一個同樣的位置，只一學期，便險些兒給丟進監牢裏面

去。接着就是戰爭起來，奔走流亡，飢寒有如隨身的影子，他進過軍隊、報館、機關，終於又得到一個中學教員的位置——

「告訴你，這一次算是幸運，」他自嘲似地笑着說，「我在那學校裏住滿了一年。學校在一個邊遠省份的偏僻小縣城裏，名義上雖是公立的，實際上，在我們到那裏去以前，由一個當地大紳士把持了近十年之久。據說，那位大紳士多才多藝，會看相，看日子，看風水，還會看病，是巫師兼醫師一流人物；他辦學校的方法很特別：開學要擇一個黃道吉日，考試他自己做總主考，國文課的教本是『古文觀止』和『幼學瓊林』——一句話，是一個『公立的私塾』。我們，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一個偶然的機遇，跑到那裏去代替那位大紳士。最初，他對我們很客氣，順順利利地把學校交出來了。我們認認真真的辦了一年。自然，在這一年中，學校的改變是很大的。可是，正在這年夏天，突然從上面派來了鎗兵，把我們一網打盡……」

「什麼？」我不解所以。

「一網打盡！」他重複地說，「告訴你，這一次他們把我真真實實地丟到監牢裏去了——一丟就是三年。我以為他們會讓我死在那裏面的，誰知道又把我放出來了——」

說到這裏，婁鴻儒站起身，在屋子裏踱起步來。

他突然變得沈默了。當他微微地昂着頭，一隻公鷄似的踱着步時，這位不幸的老同窗還是近二十年前的那位「學者」，除了年齡的增加，彷彿什麼都沒有改變。在這一剎那間，我對他的欽仰之情，立刻回來了，有如我們在學校裏的時代一樣。我並沒有再向他詢問什麼，而且，他也就提議到屋門前溪邊去

走走。

野外業已完全是冬季的景色。溪水乾涸了，露出或起或伏的沙床。溪岸上的楊柳、野桑和各種不知名的小灌木，都已落葉殆盡。平時原為牧童們放牛飼羊的草地上，到處殘留着野火的殘跡。而在田陌之間，則呈顯着一種淒清頹唐的氣象。我們在溪邊並肩坐談了一回，便重新回到家裏。我留他吃了午飯，給他介紹了父親和妹妹；只因爲他原不是一個熱鬧的人，整個午餐期間，空氣十分凝重。

「你就決定不再出去了嗎？」飯後，我忍不住的問。

「誰知道呢？」他懊惱地回答，「現在的事情誰能夠預定？好在我是一個農民之子，還不至於就會飢餓而死！」

「你那些稿本呢？」我再追問。

沒有回答，他顧左右而言他，而且立刻告辭了。

我並沒有再留他，我知道妻鴻儒不是一個可以強留的人。不過，我和他約定了一個日期，我說我要在那一天或那一天的前後去看訪他。

「好，一定來，不要在老同學面前失信！」他說。

送走了這樣一位老同窗，咀嚼着他的說話，幾乎使我在夜間失了眠。最初我讓自己沉浸在學生生活的回憶裏，隨後又把自己的經歷，和這次回鄉重逢的幾個老同窗的遭際相對照，便覺自己完全是一個生活之林裏面的迷路者了。

七

現在，是子夜後的四更時分，如果有鐘錶，應該是三點鐘或四點鐘，我在一盞昏暗的柏油燈下，懷着激情爲你寫這封信。

你自然會爲我這種近於反常的舉動感到詫異的吧？是的，這在我自己也是一種驚奇。我原是安靜地吃了晚餐，安靜地上床睡覺的，然而到了夜半，被一種突然而起的騷動驚醒。神志剛一清楚，我聽見一陣狗的狂吠聲，女人的號哭聲，小孩的驚啼聲，隨後則是接連的幾響鎗聲。

我們全家的人都起來了。根據淪陷時期的經驗，父親禁止燃點燈火，不許大家張聲，而且慌慌忙忙地叫婦女們都躲避上樓。聲音是在距離不遠的鄰家發出來的，可以辨別出那是什麼人。尤其是，很快的，那號哭着的女人彷彿向我家急奔而來，立刻在大門上發出捶擊的聲音了。

「警官……警官……救命……」

這是和我們間隔兩家的鄰居長康嬌嬌。不顧父親的阻止，我燃點起燈，開開了大門。

長康嬌嬌瘋狂地竄進門來，一把抓住我的衣襟，不由分說，她把我向外面拉扯，同時帶哭的哀求着：

「警官……他們……把他抓去……快救命……救命……」

我立刻明白過來了。跟隨着她，我走出大門。這完全是一種不自主的動作，我在黑暗中跨了幾步。是寒冷的初冬之夜，我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聽到在去縣城的大路的那個方向，傳來一陣呼救聲；那應該

便是他，木訥的老農民長康叔叔。

「警官，快……快救命……」長康嬌嬌不顧一切地拖拉着我。

然而，終於有人出來了。首先是提着燈籠的甲長，隨後是一些善心的鄰居，還有長康嬌嬌的兩個小孩子。大家回到我家的客廳裏，只有長康嬌嬌無助地啼哭着，要求我能够爲她去追回那失去的男人。

要詳盡而生動地描繪這時的情景是很困難的，我只能簡略的敘述，在客廳裏，甲長對大家宣布着事實的原委，說是鄉公所會同縣城裏的鎗兵，下鄉來捕捉中籤號的壯丁，而長康叔叔則是他自己出賣了的。

「拿命賣錢，這怪誰呢？」他解釋着。

只是長康嬌嬌依然不能明白；她依舊啼哭着，咒罵着那些搶劫去男人的「強盜」……

這一場紛擾繼續了很久，費了鄰居們許多唇舌，才算把長康嬌嬌勸回家去。當衆人散去之後，父親又復留在客廳裏，帶咳連喘的發了一通喟歎。

「比人家日本人『坐』着的時候還不如呢，」老年的父親不住的重複着這句話。

現在，父親睡去了，客廳裏依然留着我一個人。除了繼續傳來長康嬌嬌的號哭聲外，一切聲音都靜息了，這寒冷黑暗的世界彷彿什麼事情也未曾發生過。

「拿命賣錢，這怪誰呢？」甲長那句有分量的話，一直在我耳際響着。這是不錯的，長康叔叔的遭遇，在這世界上原極尋常。我環顧四壁，在昏暗的燈光照映之下，彷彿每一個角落，都有魔鬼在張牙舞爪，對我作着嘲弄的嘴臉。

我回想到日間的一幕景象——

在黃昏將臨的一刻，我站在大門前面，出神地注視着村前溪邊那在暮靄的凝聚中變成輕烟似的林叢，驀地聽見身後有人對着我打着招呼，回頭一看，原來是瘋人章銀叔。

「哈哈，你在看風景？」他問，完全是一個健康人的神情。

我正待回話，他冷不防地伸出一隻骨瘦如柴的手，有力地拉住我袖子，如像要和我毆打似的，說：

「來，我問你讀書人一句話！」

「什……麼話？」我吃了一驚。

「你舉我做皇帝！」他的表情突然變成瘳惡可怕了，「我舉你做軍師！——我要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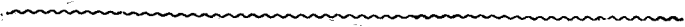
「殺誰？」我愕然不解。

「殺你，殺我，都要殺！我要逢人殺人，逢屋放火！——」

接着，他放開我，哈哈狂笑一陣，蹣跚踉蹌地跑開去了。

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在那一剎那間，那瘋人的幾句話給了我很大的激動。他爲什麼要說那樣的話？他說那樣的話有什麼意思？我並不能了解，然而也彷彿能够了解。我覺得適才的景象，也和瘋人那幾句話有關。長康孀孀的號哭還在繼續，夜寒還在增加，距離天明應該還有一段時間，但是爲什麼還沒有聽到鷄鳴？這不是業已是應該鷄鳴的時候了嗎？……

唉唉，我變得語無倫次了。



雖然在這寧息的鄉間，時間的消逝仍然是很迅速的，眨眨眼，又是二個多月過去了。記得上次給你最後的一封信，是在秋末冬初，霜降節前後；而現在，你看，冬至節不是已在眼前了嗎？

你在來信裏以責難的口吻詢問我，爲什麼這樣久沒有爲你繼續寫信，難道是我忘記了自己的諾言嗎？不，我並沒有忘記我們分手時對你所作的約許；而且，也不是由於生活的忙亂，或是心緒的不安——不，都不是的。實際的情形是，我發現自己在未曾回到家鄉以前，把家鄉所可能有的變動想像得太簡單了，當時總以爲自己是能够逐漸地把一切見聞報告給你的，不論我的敘述會是怎樣的紊亂、繁雜和重複。然而，從這幾個月的經驗，才知道發生在這貧苦鄉里間的大小事故，竟像一位大魔術師手中的魔法，不僅層出不窮，且也幻變無常，使我深感記述的困難。我曾經對你說過，自從回到家鄉以後，我的情緒有着變化；最初的驚奇減少了，激動衰退了，竭力使自己保持冷靜，以便平心靜氣地來實踐對你的約言。現在我要認真告訴你，我的努力並沒有成功，因爲我的驚奇之感有如波浪起伏，我的激動也一直無法壓制。直到這時，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一個十分脆弱的人。

然而，跟你說這樣的話做什麼呢？你所渴望知道的，豈不正是發生在我這貧苦家鄉的大小事故嗎？不論我的感慨是怎樣的繁多，情緒是怎樣的激動，在你的責難之下，我無法解脫對你許諾的約束——也便是說，我必得繼續爲你報告我在鄉里間的見聞和感想，直到我離開這會是我所熟悉，同時曾經爲我所熱切嚮往的土地。

現在，執筆在手，我在考慮和選擇着怎樣開始我的敘述。

我想我應該先在這裏寫下兩天前的一場訪問。我所訪問的對象，便是前次曾經爲你介紹過的那位舊日的同窗，婁鴻儒。自從他來我家看望我一次，我答應他我也將去看望他一次以後，總覺得對他負着一筆必須從速償還的債。我曾經和他約定過一個日期，但日復一日的，我拖延了下來，竟成爲一個爽約的人。不過，這一次總算把這一筆債償還了，我畢竟訪問了他了。他家住在離我的村子約八里路外的一個名叫蜈蚣嶺的村子裏，要經過鄒老伯的村子栗樹脚。於吃了早餐之後，我就動身前去。冬日的早晨，雖然有着太陽，當着晨風，臉部有如刀割。路是田間小徑，由於霜凍的緣故，踏着時瑟瑟發響。兩旁的紅薯和蕎麥，都已過收穫期；這時點綴着田野的，只有麥苗的青色。池塘裏的水，大部乾涸了，袒露出黑色的泥潭，而在邊沿上，更有着龜裂的痕跡；時或可以看見一隻或兩隻白鷺，佇立在泥濘裏，靜靜地伺候着獵取物。因了林木的彫落以及田陌間的空曠，原野呈顯出一種寂寞頹唐的景象。我走着，沿路偶或遇見幾個叔伯或弟兄輩的人，向我打着招呼；他們自然都是善良而拘謹的，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從他們的表情上，我彷彿感到一陣難以言說的淒涼。很快的，栗樹脚到了，老遠我就看見那一株位置於村邊的高聳直拔的大栗樹，那下面便是住着鄒老伯夫婦的低矮的平屋。狗吠聲迎接着我，使我的心微作跳動。難道我害怕着什麼？忌憚着什麼？我跨着急步，迅速從村子前面經過，把狗吠聲拋在身後。接着來的是一個小小山崗，一條小小溪渠，一個比栗樹脚更小更褊褊的村子。我不願在這裏絮絮的爲你多事描繪沿途景色，我急切的要告訴你，我到達我的目的地，婁鴻儒的村子蜈蚣嶺了。

我不知道爲什麼像眼前一個這樣小，這樣褊褊的村子，要給它取這樣一個名字。在它後面，雖然有

着一塊小丘似的土山，但既沒有嶺，也沒有絲毫類似蜈蚣的形象。自然，這名字的來歷業已很久遠，如果我能去翻查一下宗譜之類的記載，或許不難發現它的用意的吧？不過以現在的情形而論，它所給我的只是一種滄海桑田的感覺。約莫不上二十間的茅屋和平屋，如像一羣衣着破舊不堪的乞丐，在寒冷的天氣，畏縮地擠在一起，傍依着一個小小土山，這村子是顯得多麼寒愴、多麼貧窮和灰暗啊！然而，一隻脫毛的癩皮狗以其病弱的吠叫聲迎將出來了，幾個在這樣的冬季裏也仍然赤着下身的黑瘦小孩子奔將出來了，一位白髮如麻的老太婆顛巍巍地從一家茅屋門口出現了……而終於，老同窗婁鴻儒也從另一家平屋裏跑出來了。

「呵呵！」他叫着，「是你呀！你還是來啦！」

「是的，我來啦，」我跑過去，握住他一隻瘦骨嶙峋的手。

「告訴你，我以為你不會來了哩——告訴你，我等了你三個禮拜，不見你來，心裏想，原來這傢伙也變成不守信啦！可是，你看你還是來啦！」顯然地，這位面容蒼老的老同窗開始有幾分激動起來了，簡直要擁抱起我似的，他一隻手握住我的手，另一隻手却抓住我的肩膀，有力地搖着。這天他穿着一件長僅及膝的灰布棉袍，陳舊而且窄狹，彷彿還是他少年時代的舊物，它把他裝飾成一種非常可笑的形象。

「請進，快請進，」他把我拖拉着走進他的屋子。

我所跨進去的屋子，是傍依着一座非常古老的廳屋建造起來的。它彷彿是廳屋的邊房，却又自行獨立，並不屬於廳屋的範圍。一進門，便是一張懸空掛着的竹簾，用以阻隔外面的視線。然而，在竹簾裏

面，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陳設，只不過是一張橫條，一張方桌，和幾張椅子，以及斜依在壁間的一些鋤頭耙子之類的農具，安放在桌底和屋角的另一些番箕篩子之類的雜物而已。如果一定要我尋出一些和普通農家不同的特色，那麼就是在牆壁上懸掛有一個畫着天官賜福圖的條幅，一付褪了色的朱紅對聯，幾張婁鴻儒小學及中學畢業的報單——却沒有大學畢業的——，還有幾條寫着「新春開筆、諸事大吉」和「金玉滿堂」、「元亨利貞」之類吉利的紙條。這一切，都是十分陳舊，滿家塵埃，呈顯着灰暗的顏色。尤其是，在滿佈竹釘的樓梯上，和懸掛着籃子、紙包、茶種、草藥等等一起，更懸掛着成條的蛛網。由於屋是平屋，樓板非常低矮，這些懸掛在樓梯上之事物物，簡直可以碰到你的頭頂。婁鴻儒一面要我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一面便找出一個雞毛帶子，在桌子和橫條上拭打起來，使滿屋子都飛揚着灰塵。

「請坐！請坐！你是稀客！」他慌慌亂亂地張羅着，「我去給你燒茶——叫我媽給你燒茶！」於是，他從一張通往裏屋的門走進去了。

幾乎是在同時，他的父親婁老伯從同一張門裏出現了。我必須告訴你，我簡直不認得他老人家了。在我的記憶裏，他原是一個樸實然而健壯的農民，當我和婁鴻儒一起讀初中時，他為讀書的兒子挑送行李，年紀雖然應該業已近四十，却虎虎有生氣，說起話來聲音很大，而且總是用的一付樂觀口吻，如像有着一個讀書的兒子，便是一件有光采的事情。而現在，他竟變成這樣乾瘦個子了。他的頭上戴着一個綻出紅襯底的瓜皮帽，身上穿着一件綻出白棉絮的背心，臉上的眼鼻被過多的皺紋擠成了歪曲，嘴上的牙齒大概業已脫落殆盡，露出紫黑色的牙齦。他一走進門，便舉起雙手對我作着揖，連連的說：

「抬舉……抬舉……真叫是……抬舉……」

霎時間，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我無法來分析當時的心境，對那老人這種卑屈的態度，我只覺得自己的心胸被一陣突然而來的悲哀所充塞，竭力忍耐着免得流出眼淚來。我怎樣和婁老伯交談起來的？交談了幾句什麼話？這時業已完全不復記憶。幸好幾分鐘後，婁鴻儒便回到屋子裏來了。

「你看我爹老得真快啊，」他說。

「是的，」我接應着，「不過年歲也大啦，我是差不多有十多年沒有見到婁老伯啦。」

「沒話說，沒話說，」老頭子喃喃着，「真叫是，沒話說……實在沒話說……老啦，聞到泥土香啦……。」

這樣說着，搖着頭，從椅子邊摸到一根兼充拐杖的旱菸管，老人便突然動氣似的回身進裏間屋子去了。

婁老伯這種奇異的舉動，使我感到迷惘不解。爲了消除我的疑惑，婁鴻儒立刻給我說明，最近兩三年來，他父親陷入一種癡癲狀態，言語行動失掉常規，往往會無緣無故的生氣，每天晚上總要發囁語，嘮嘮叨叨的和死人交談；人也衰老得非常快，原是一個極其勤勉的莊稼漢，如今幾乎不能再往田間做活了。

「受過什麼重大刺激嗎？」我問。

「你提到刺激，」婁鴻儒憤然回答，「那就很難說了。告訴你，他老人家生平所受的最大刺激，便是我把他的美夢整個兒打破——破得粉碎，破得難以收拾！他在我身上孤注一擲，滿以爲可以一本萬

利，使自己翻一個身，使子孫也改變一下命運的，誰知道竟輸了一個通盤！」

「但罪過不在你呵，」我截斷他的話。

「罪過不在我？」沈默的婁鴻儒立刻準備滔滔不絕起來了，「那麼，難道就在他，我那可憐的老父親？——告訴你，這並不是罪過在誰的問題。如果一定要去追究罪過，我們就應該舉起拳頭，把這個社會打成粉碎！告訴你，我們便沒有這樣的勇氣和力量！——」

「我們還是不要去說那個吧，」我又一次的截斷他的話，「我們應該談點兒別的事情，比方說，談別人的事情。」

「別人的事情？什麼人的事情？」他習慣地摸弄一下他的眼鏡框。

「聽說，你的叔父回家來啦，」我忽然想起他那久在軍隊裏混事的叔父，便問：「他老人家好嗎？」

婁鴻儒把自己的身子正面朝着我。

「我正要告訴你，」他開始着，「我那叔父回來啦，一個月前回來的——怎麼連你也聽見啦？——你可記得，我叔父離家去投軍的時候，我們不是都還在初中裏讀書嗎？算算看，多少年啦？當時我家田地少，當家的是我父親。我叔父從少就喜歡賭博，不大愛務正業。他去投軍完全是自願的，而且還是偷跑出去的，原因不外乎在賭局上輸了錢。那時不比現在，抽壯丁的善政還沒有實行。自然，一去就沒有了消息。大概過了兩年或三年，忽然間——告訴你，那真是忽然間，誰都想不到，他竟給家裏寄來了兩百塊錢！還有一封信，說他當到了排長！你想想看，兩百塊錢是一筆多大的數目，排長又是一個多了

不起的頭銜！那簡直是轟動一時！告訴你，這件事情給了我父親一個大衝動，他想，一個愛賭若命的浪子，一拋開鋤頭，便可以做官發財；要是能够讓兒子讀中學，進大學，將來豈不是更有指望？——告訴你，剛才你提到罪過，那麼罪過便在於一個農民的非分的念頭，一個農民的愚蠢的奢望！——後來，便是抗戰起來，家鄉淪陷，我出大學之門後的毫無出息……一連串的打擊，一連串的刺激！我不知道我父親是怎樣忍受下來的。關於我自己的情形，上次已經和你說過一個大概；關於我叔父的情形，據他這次回來親口告訴我們，說他幾乎跑遍了全中國，上了無數次火線，也受過傷，挨過餓，但在有一次的大撤退裏，他的腰帶上曾經穿滿過金戒子！他升到了連長！他討過兩個女人！『要不是抗戰勝利——』他老愛這麼說；言外之意，彷彿要不是抗戰勝利，他一定可以大大發跡了。不過，有什麼辦法？抗戰終於勝利啦，他也終於被遣散回來啦，退了伍啦。」

「帶回來什麼東西嗎？」我問。

「告訴你，除了滿腹牢騷，什麼也沒有！問他金戒子和女人，他說金戒子換掉啦，女人跑啦！不過，他口袋裏還有着一樣法寶，一張什麼『退伍證』之類的東西，他說只要他願意，名冊上的名字還留着的，他隨時可以回到隊伍裏去！」

「他打算回去嗎？」我追問。

「告訴你，他就要回去啦，說是已經有信通來啦，到蘇北或是東北——打內戰去！你想，除了打內戰去，他留在鄉下有什麼用呢？」

「但內戰總有打不下去的時候的，」我說。

「不論怎樣，總之現在總還用得着他們——用不着的只有像我這樣的人：告訴你，自從我和我叔父回家來之後，我們村子裏人給我們封了一個綽號，叫做『雄蜂』，現在『雄蜂』之一的我叔父就要飛出去啦，作爲另一隻『雄蜂』的我，恐怕永遠不會再有用途的了！」

正在這時，婁鴻儒的母親婁伯母出來了。她業已把茶燒好，現在便端給了我。她的態度和婁老伯同樣的卑屈，而且她的改變也同樣的使我吃驚。蓬頭垢臉，眼淚汪汪，滿身襤褸如魚網，我不知該怎樣來給你描繪她才好。什麼話也沒有說，她默默地走了進來，又復默默地退了出去。

「你看我媽像個叫化婆嗎？」待母親一出去，婁鴻儒立刻問道。

「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他的問話使我感到難堪。

婁鴻儒苦笑了一下，沒有作聲，但滿臉很快地變成通紅。憑我的記憶，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憤憤不平，易於激動。爲了避免他的牢騷，我使用別的話岔開了。

我們還談了很多話，同時又復到村子後面的小小土山上去走了一轉。我曾經提到了他的研究和著作，但彷彿聽到了毒咒，他馬上以一種悔恨的口吻宣稱，他再不願人家拿那些「浪費精力的結果」去對他作嘲諷了；而隨後，他便突然地沉默了起來，不肯再多說話。

當我告辭的時候，婁老伯和婁伯母都堅持着留我吃中飯。自然，我婉謝了兩位老人的好意。婁鴻儒則一直送我到一里多路，不過他並沒有說什麼，他是以一种沉默的送行來結束我這場不愉快的訪問的。

上一次，我把訪問老同窗婁鴻儒的情形寫給你了。現在，五天之後，我想把昨日逛墟場的景象，來給你作一次記敘——自然，我的記敘將是非常潦草而不完全的，因為，我的心的激動到這時還沒有過去。

離我村子十五里路外，有一個名叫「筭箕坪」的墟場。那是一個很大的廣場，周圍約有二里，靠近一座山坡，可以容納一萬多人。在平時，那裏是十天一次的墟期，趕墟的人不多，只能佔有廣場小小的一角，通常都是附近幾里路內一些村民們的交易場所，大家叫做「小期」；此外，在開春前後和臨近年尾時節每年有兩次「大期」，規模的大，貨物的盛，以及趕墟人的多，遠超過縣城裏的市日，不僅本縣的人參加那難得的盛會，就是鄰縣的人也有趕來做買賣的。據說那地方的名字雖叫「筭箕坪」，原來却是一個住戶近千的大村子，在前清時，出過布政司和翰林之類的大官，曾經顯赫一時，成為全縣矚目的中心；後來洪楊之亂起來了，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長毛」放了一把火，把全村的華麗邸宅燒個精光，留下那麼一塊廣大的廣坪給後人作墟場。也有人說那裏原來就有墟期，不過在村子未被火災以前，場所是在離村半里路外的一處山坡上的；等到村子夷成平地，人們便把它移到這更適當的空坪上來。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曾經隨大人去看過一兩次熱鬧，印象業已很淡薄；這一回，「大期」又復來臨了，我決定去「觀光」一次，企圖捕捉一個新印象。

由於人們聚集的多和交易的盛，「大期」通常要延長到三天或五天。我去時是第一天，剛好碰上一個很好的天氣，沒有風，太陽溫和地普照着，是最適宜的趕墟的日子。一路上，都有趕墟的人，三五成羣的匯集到一條大路上去——這條大路用石板舖成，從縣城直通往「筭箕坪」，平均每五里有一個供人歇

息的涼亭。由我們村子出發，約莫七八里路後，便走上那石板大路。人匯集得愈來愈多，終至形成一道無間斷的「流」。他們大多數是農民，穿着短襖，戴着氈帽或斗笠，揹着籬筐或負着麻袋，一邊談笑，一邊趕路。間或也有穿着漿洗得很潔淨的「出客衣」的農婦，她們有的是男人給抽到前線去了，趕墟賣掉點什麼，再買進點什麼；有的是爲了湊熱鬧而來的，多半是年輕姑娘，穿着得也比較講究——這便是說，或許在她們頭上插有一朵紅色假花，或許在她們身上穿有一件土花布新衣。此外便是各種各樣的小攤販，揹餛飩擔的，烤紅薯的，煮包穀（玉蜀黍）的，做糯米巴巴的，擺零星舊貨攤的，挑鷄鴨的，牽牛羊的，趕豬的，應有盡有。在這樣的五花雜色的隊伍裏面，還有另一種人，抱着另一種目的，到墟場上去耀武揚威，趁機敲詐；他們便是鄉保長，警察，團丁，以及稅吏等等，如像一羣夏天的蒼蠅，這時便爭先恐後的騰集到那塊腐肉上去。

而我，也以一種特殊的身份，參加着這一個奇異的行列。

我不想爲你多餘地描繪沿路的情形。你可以臆測得到，那些在鄉里間握有無上權力的人們，走在他們眼睛裏是愚蠢無知的農民中間，有着怎樣一種趾高氣揚的姿態。我不知道應該如何來描寫他們——從他們臉上的表情，談笑的聲調，到擺手和跨步。要畢肖地表現出他們的神情是很困難的，而且有需要着過多的篇幅。我想，你一定可以用你的想像，來彌補我描繪的不足的吧？好在，不久之後，我便到達「筲箕坪」，投身在那個汪洋一片的人海之中了。

唉，人海！真是人海！當你跟隨衆人，走上一個小小土坡時，約莫一里路外的那個廣坪，便立刻呈顯到你眼前了。你一定會吃驚地想：那麼黑黝黝一片，那麼螞蟻似的蠕動着的，難道是可尊貴的人嗎？

但是，你一步一步的走近去吧，那喧囂嘈雜的不是人的聲音嗎？那舞揮奔走着的是人的肢體嗎？而且，那黑黝黝的一片不是在繼續增大它的面積嗎？人類真是偉大而又渺小的東西！終於，漸近，愈近，最後連你自己也淹沒在那黑黝黝的一片之中了。於是，你的驚奇之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緊張迫促的情緒。你覺得世界驕地變得異常狹窄了，天氣也突然增加了熱度。在你的前後左右，到處是人——是人的動作和聲音。剛剛你碰在一個農婦的肩膀，另一個莊稼漢又立刻撞痛了你的肘子。前一秒鐘你的腳踩在一個地攤上，後一秒鐘你的手臂又敲在一根扁擔上。充塞着你的耳朵的，是叫喊聲，爭吵聲，呼喚聲，牛鳴聲，雞啼聲，狗吠聲，鐵鐘敲擊鍋邊聲，鉦子叩打竹梆聲……使你應接不暇，眼花耳聾。一個過慣都市生活的人，雖然他每天度着繁囂緊張的日子，也將想像不到在一個鄉間的墟場裏，會有這樣擁擠的場面和盛大的聚會。

但是，我跟你講這些話做什麼呢？和實際情形相比較，我所寫的即使非常簡略疏忽，在你或在許業已覺得過於瑣碎累贅了。我應該爲你敘述一些別的事情，我的見聞的另一面。

在墟場的入口處，在一株大樟樹下面，那裏是買賣生豬的區域。井然有序地，以大樟樹作中心，展開一個半圓形，排列着幾十近百的豬籠。買主和賣主，便活動在那些豬籠的空隙地帶。但當交易尙未開始，賣主們剛在伺候「行情」時，另一批人便來到了。他們穿着灰色或黑色的「公務服」，後面跟隨着幾個鎗兵，向每一個賣主索取捐稅。在他們手裏，捏着一把大剪刀，是用來在納了捐稅的豬身上剪製記號的。我不知道他們是縣城裏下鄉來的稅吏，抑是鄉公所派來的徵收員。他們的工作進行得似乎不很順利，因爲，在我到達那裏的時候，爭吵業已發生了。我看見那些聲勢赫赫的穿「公務服」的人，踢倒

了很多隻豬籠，受驚的豬亂奔着，發出噢唔噢唔的鳴聲；而那些鎗兵們，舉起鎗巴，在人叢裏揮舞着。許多人圍集攏去，又復鬆散開來。

「逮人！逮人！」有人嚷叫着。

「打！打！打！」是另一些人的聲音。

我不知道這樣紛爭怎樣進行和結束的，因為我並沒有擠進人叢中去，而且稍一佇脚便走開了。

大概這樣的事情太尋常了，所以騷動只限於墟場的一角，其他的人都在忙碌地從事自己的交易。我走進墟場去。對於來往通路，我是完全不熟悉的，所以只能信步所之。老實說，人太多了，聲音太嘈雜了，我有幾分昏亂。當我走過一段兩邊擺滿爐鍋的食物攤地帶時，另一陣騷動又迎接着我了。是一羣同樣穿「公務服」的人和荷鎗的「武裝同志」，現在他們的對象是一些豬肉攤。和剛才那羣人的手裏捏着大剪刀不同，這一羣人的手裏則拿着木頭印。他們向那些擺豬肉攤的人徵收捐稅，蓋有他們手裏那種木頭印的豬肉，才算是合法的商品；不然，他們便要取締不法買賣。然而，他們的工作進行得也不算順利，那些豬肉攤老闆彷彿不願意爽快快的交出捐稅來，所以騷動便起來了。「我們的肉蓋過徵收處的印子啦，已經稅過啦，道難還要稅！」這是抗議的聲音。「不行！徵收處蓋的是藍印子，我們蓋的是紅印子！」是另一種聲音。「活豬要稅，屠宰要稅，賣肉還要稅，一樣東西三道稅！」「三道稅算什麼！十道稅也要收！沒有紅印子不准賣！」「我們不交稅！我們稅過啦！」「不交稅，不准賣！」「要賣！要賣！」「不交稅，肉沒收！」……同樣的有許多人攏集攏去，又有許多人鬆散開來……

「沒收！逮人！抗稅！豈有此理！」

「打！打！打！」

又是稅！又是逮人！又是打！打！打！

這一次，因為周圍都是擁擠不堪的人，不知道怎麼一來，我竟給捲到紛爭的漩渦中去了。我分明看見，一個瘦小的穿灰色「公務服」的人，搶到一大片豬肉，但那豬肉的另一端，却被另一隻豬肉老闆的手緊抓不放；一位「武裝同志」便舉起鎗巴向那豬肉攤老闆敲擊過去，而在同時，從另一張攤桌旁邊，一個人便擎着一把肉刀向「武裝同志」奔去。總之，他們就這樣毆打起來了。一片喊打聲和呼救聲混雜一起，一場更大的騷動開始了。……

要詳細描繪那樣的場面，對我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實在很想看一看究竟，或者說，想判明一下這場毆打的勝負結果。但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又被從紛爭的漩渦中捲出來了。

幸好墟場是很大的，離開那場紛爭，我從另一條通路走向另一些攤子。同樣擁擠的人羣，同樣嘈雜的聲音。我茫然地跨着碎亂的步子。發生在豬肉攤子那邊的騷動，逐漸遠去，終至為嘈雜聲所淹沒，不可辨別了。現在，我來到一段滿擺着布匹攤子的地帶。各種各樣的土布和洋布，在桌上和地上陳列着；手裏擎着剪刀和尺子的攤販們，向來往的行人大聲作着招徠。而在這些攤子前面佇腳的，多半是些婦女；她們要在這臨近年節的時候，買幾尺丈把花樣合意的布料，回家去給孩子們縫製過年的新衣。她們挑選着花色，批評着厚薄，驚嘆着價格的高昂。雖然成交的很少，但她們充分的顯露出依戀之情，不甘心立刻離開那些誘惑。緊接着布疋攤，再過去便是竹器攤和木器攤，滿地的籠筐、畚箕、篩子、水桶、便桶、木盤、鋤頭柄，以及掃帚和籬篾，有秩序地陳列着。做這種買賣的，都是一些「山裏人」，他們的

服飾和語言都顯示出山民的特色。在他們之中的一些老年人，頭頂上還盤着高高的髮髻；而他們之中的女人，腰間纏着大紅帶，頸上帶着銀項圈，說話的聲音尖銳而急速，有如山鷓的鳴叫。過了竹器攤和木器攤，又是一些熟食攤，米粉乾、糯米巴巴、油豆腐、蕎麥餅，諸凡鄉里間一切雜食，應有盡有；在這一段地帶，照例是瀾漫着濃重的烟薰和各種各樣的氣味，使你在經過時，感到呼吸的空息。再過去則是鷄鴨貓狗的世界，雖然是在冬天寒冷的日子，也騰着一股奇異的臭氣；狗吠着，貓叫着，鷄鴨啼鳴着，組合成一種不尋常的和聲。再過去，一長列的草藥攤。你簡直無法相信，在一個鄉下土郎中的眼睛裏，天地間的一切物件，甚至一枚生長在樹根上的葷子，一隻鑽爬着牛糞堆的甲蟲，一片蚌殼，一塊岩石，竟然都是醫治人類疾病的藥物……。

我正微帶驚訝地徘徊在這草藥攤前面時，突然，在距離不遠的人叢中，又起着一陣什麼騷動了。很多人奔跑着，很多聲音吶喊着，而且，我清楚地聽見幾響鎗聲。

「救命！救命！」有人呼着救。

「抓住！抓住！抓住！」有人嚷叫着。

隨着鎗聲，騷動一下子擴大了，立刻波及到我所佇腳的地方來了……

我簡直無法為你描繪這一陣巨大的混亂。人總是愛惜自己生命的，而愚蠢的農民們，對鎗聲則尤其感到恐懼。那種可怕的殺人武器，通常總是握在特權者手裏的，它代表着一種無可抗拒的威力。所以，頃刻之間，大家都近乎盲目地奔跑起來了，彷彿只要能跑開一步，便遠離災禍一步。秩序完全被破壞了，攤子被踐踏了，咒罵、啼哭和呼號混雜成一片。自然，不由自主，我也被捲入那一陣狂潮裏，向後

面奔跑了幾步。由於時機迫切，人們簡直無暇去詢問究竟。這樣的騷動繼續到約莫半小時之久，差不多大半個墟場都陷入混亂的境地。忽然，在遠遠的什麼地方，響起了一陣洋號聲，似乎是在召集鎗兵歸隊了。

「什麼事？」終於有人開始詢問究竟了，「爲什麼要開鎗呀？」

「抓人！……抓壯丁！」有人回答。

「抓到了嗎？」

「把那些糶穀的人抓去了二十來個，現在都解上路去啦！」

騷動逐漸平靜下來了，但出事地帶似乎許久沒有恢復秩序。由於一種有力的衝動，我刻意要走近去探看一下究竟。在人叢中擁擠了一回，我業已到達墟場的盡頭，到達農民們糶穀的區域了。

那是在並排的三株高聳直拔的古松樹下，正當墟場的邊沿。我不知道出事以前的情形是怎樣的，但這時，出現在我眼前的則是一片麻亂的景象。許多擔穀子打翻了，黃穀撒滿一地。一羣襤褸的農民，適才逃散開去的，現在回到自己的穀籬旁邊來了；有的從地上用雙手掬着穀子；有的便急忙地挑着穀籬，準備回家。但他們都是天大的幸運者。他們自然都是十分貧窮的，從自己原就不敷一家果腹的有限的食糧中，挑着一擔或半擔黃穀到墟場上來出糶，想換點香燭紙錢之類的東西去過年節，誰知道竟碰上這樣一場驚嚇；幸好他們跑得快，沒有當真被抓住送火線。不幸的是那二十來個遭難者，他們在未及辨明究竟時，就被細綁上粗大的麻繩，嘗受着鎗巴的敲擊了。他們之中，有的是單獨一人來上墟場的，他們的妻子爹娘，這時正盼望着自己的男人或兒子能早早帶回用黃穀換得的「年貨」；有的是和女人孩子同道

來上墟場的，這時看見自己的男人和爸爸被鎗兵無端抓去了，便跪在地上哭着拜着，或竟向那些雄赳赳吹着洋號凱旋而去的鎗兵們追趕過去。我親眼看見一個滿身襤褸的老太婆，坐在地上號哭；在她身邊，還跪着一個瘦小羸弱的小孩子。

這老太婆近於瘋狂地向周圍的人們哀哀哭訴着。她說她的大兒子在五年前抽去上火線，便一直沒有消息，留下一妻二子，依靠小兒子一人勞作過活；但保甲長在她小兒子身上也敲詐了幾次，把她僅有的一坵「已田」和一頭小黃牛都敲了去。而今天，就在一刻以前，那些喪天害理的強盜們又把她的小兒子抓走了。……

「強盜！強盜！」她號哭着，雙手抓滿黃土，「我不要命啦！不要命啦！……呵，呵，呵，……」

我不能再往下寫了。現在此刻，在這昏黃的油燈光下，我為你執筆記敘着昨日在墟場上的見聞時，我的眼前所浮現的景象，耳際所聽到的聲音，無法使我保持心的平靜。我原是抱着興奮之情上墟場去的，我企圖去捕捉一個和童年時期所得到的不同的印象；但我只穿行了一條通路，便沒有勇氣再逗留在那裏了。離開了那個半瘋狂的不幸的老太婆，我打了一個大大的圈子，從墟場外面轉到入口處的大路，便一逕回家來了。你或許會責備我，說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脆弱的表現；但你要知道，他們之中的每一張因辛勞而憔悴，因災禍而愁苦的臉孔，都和我的叔伯兄弟相同，對我是如此熟稔，如此親切呵！

但我還應該附帶告訴你，黃昏時分傳來消息，說在「筲箕坪」，今天傍晚快要散墟的時候，又復發生了一場更重大的騷動，發生了一場搶米的風潮。昨天幾位在墟場上觀看「行情」的鄉紳，到了下午，

幾乎把全墟的食米都收購攏來，以便壟斷今天的市場。他們把收購所得的米，都送到附近鄉公所，由鎗兵把守着。他們的計劃很成功，今天的米價果然陡漲到三分之一，而且有價無市，墟場上根本看不到食米。誰知道到了快要散墟時，忽然間聚起上千饑餓的農民，把鄉公所包圍起來了。不待說，鎗兵爲了自己神聖的職守，便對他們開了鎗。上面我不是說過農民們害怕鎗聲的話嗎？可是這一次他們却竟朝着鎗口衝進鄉公所去，雖然在他們之中有人流血倒地，結果却還是把米搶到手了。

唉，愚蠢而固執的農民！

三

今天，天色陰沈，氣候嚴寒，似乎就要飛雪的樣子。自從上了一次墟場，這四五天來我始終沒有出門。由墟場得來的印象，一直苦惱着我。雖然明知這種苦惱十分可笑，仍然無法解除。老實說，我幾乎有幾分懊悔起這次的回家了。

然而，即使不出門，我還是無法獲得平靜。昨天晚上，業已很夜深，我的哥哥又一次的回來了。他差不多有半個多月沒有在家裏出現，父親和嫂嫂也彷彿把他忘記了，很少提到他。當時我正坐在油燈光下，翻着一份從省城裏寄來的報紙，臨村路的窗口上發出一陣輕叩聲。不用詢問，我知道那是哥哥在央求我爲他開門。幾乎每一次回家，他總是挑選深夜時分，如像大白天便沒有顏面和人相見。我順從地輕輕開了房門，走下天井，又輕輕地開了大門。

「弟弟，真對你不起，」在黑暗中，他首先道着歉。

震着。

「弟弟，」他重複着，「實在……對你不起……對你……不起……」

看見他這種畏縮怯懦的態度，聽到他這種自覺罪疚的語調，有着一種要哭出來的情緒，驀地襲擊着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跟隨着他，一起進了客廳。

「弟弟，真對你不起，」他又一次的重複着。

他坐在我的床上，兀自悔恨地搖着頭。

這天晚上，他的臉色難看極了，非但額角和顴骨都發着青光，在一邊面頰上，還有着一塊傷痕，凝着紫血。最初，他用一隻手掌遮掩着它；而當他發覺我也業已看到它時，便解嘲似的自言自語道：

「真倒霉！天太黑，沒有燈籠……路上跌了一交，碰在一塊石頭上……真倒霉！」

可是，他的表情明顯地告訴我，他在對我撒着謊。

我找了一件呢大衣給他，因為他在不停地哆嗦着，他的身上好像只穿着夾衣。

「我不冷，」他說，但立刻披起了我的大衣。

「你餓嗎？」我問。

「不……不餓，」他回答，「弟弟……爹好嗎？這兩天有沒有罵我？」

「很好，也沒有罵你。」

「弟弟……你自己呢？」他又問。

「我自己？」

「弟弟……難道你沒有罵我？」

「我罵你做什麼？再說，我爲什麼要罵你？——我不是你的弟弟，你不是我的哥哥嗎？」他搖搖頭，怯弱地瞥了我一眼。

「我不是你哥哥，」他說，「我算不得你哥哥……我配不上做你哥哥……你看我簡直不像個人啦。」

我並沒有再和他這樣談下去，我覺得這樣的談話，是不應該發生在兄弟之間的。在這一刻，在他的心目中，彷彿我是一個法官，而他却是一個罪人了。雖然油燈光暗，我也清楚地看見閃現在他眼睛裏的淚光。他的心裏自然是很難受的，他不知道我的心裏比他更難受着。

「你究竟從那裏來？」我企圖轉換話題。

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詢問，他垂下眼睛，雙手無地安置似的絞動着。他的影子斜映在帳子上，顯得寂寞而淒涼。

「弟弟，你問這些事情做什麼呢？」他以一種痛苦的聲調說話，「總之我簡直不像一個人啦！你什麼都不用問我！你知道我在外面做不出好事情！」

「你的衣服呢？」我又問。

「我的衣服……留在那個翻臉無情的狐狸精那裏啦。這幾個月來，我總是輸，輸得精光，輸得只差沒有給別人剝皮。她看我沒有錢啦，便想法子要我滾蛋。你想想，我怎麼甘心？好好歹歹我也養了她三

年，吃的穿的幾時少過她？如今她就這樣翻臉不認人啦！——」

「情形既然這樣，你爲什麼不回心轉意呢？」我截斷他的牢騷。

「回心轉意？」他固執地搖搖頭，「弟弟，這個我可辦不到！我還回心轉意做什麼呢？『舊性不改，牽牛下海』，弟弟，我就是一頭下了海的牛，那裏還能回心轉意！」

這便是他的邏輯。而且，顯然地，他的邏輯是牢不可破的。我覺得自己完全無能爲力了，便住口不再講話。他也沈默着，頻頻地搖着頭。

從父親房裏傳來一陣咳嗽聲，隨即樓上也響起嫂嫂的脚步聲。哥哥突然變得非常畏縮了，神情慌張的左顧右盼着，如像一個無地容身的偷兒。我原以爲嫂嫂業已聽見我們的談話，期待着她的闖進房來。但過了片刻，一切聲音都停止了，依然是一個寒冷而靜悄的夜。

「你今晚就和我睡在這裏吧，」最後，我提議。

「不，」他坦然地說，「我上樓去睡，反正這一嚮我都不想出去。」於是，他果然輕輕上樓去了。

不待說，他一上樓，在他和嫂嫂之間，立刻爆發出一陣爭吵。只是這陣爭吵並沒有繼續很久，而且聲音也不很大，大概夫婦兩人都不願惹起父親的憤怒。

一夜就這樣過去了。今天早晨，我起身很遲；但在我起身後，仍然沒有看見哥哥下樓。知道哥哥業已回家，父親在樓下大聲責備着他，不過也得不到絲毫反應。嫂嫂兩眼紅腫，淚流滿面，默默的做着活。到了中午，父親吩咐嫂嫂給躲在樓上的哥哥送去飯和菜，可是吃得非常少。

「他不肚餓嗎？」父親有幾分不放心。

「不知道餓不餓，」嫂嫂回答，「他說他心痛，不想飯吃，只直流着眼淚。」

父親不再作聲，眼睛紅紅的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哥哥這種奇異的行動，把全家的空氣弄得非常凝重不愉快。天依然陰沈沈的，彷彿隨時都將飛下雪來。我正打算上樓去勸慰哥哥，忽然保長蒞臨了。

這位保長是鄰村人，年齡比我大，是從前省城一所舊制法政學校的畢業生，曾經在縣城裏掛過律師招牌；後來聽說在一場官司裏倒了霉，便回到鄉間來當一名大鄉紳。今天，他帶着一名保丁，完全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我眼前。

「老早就想來看看你，」他一見面便對我拱着手，「總是沒有空，實在沒有空。你回家來該有好幾個月啦？」

「對不起，按理該我去拜訪你的，」我把他招待進客廳。

「那裏話！那裏話！我是老朽啦，那裏敢屈你們新派人的駕！」

說着這樣鋒利的話，他哈哈笑將起來。

你當可想像得到我那時的窘狀。我想我一定紅了臉，霎時間竟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他是一個略肥胖的人，圓頭圓腦，一個肉鼻子和一付厚嘴唇，配襯着一雙細眯的眼睛。他的笑聲非常刺耳，聽了簡直使人皮膚發麻。自然，他立刻就知道他鋒利的言辭使我陷入窘境了，於是為了解除我的困難，便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出他真正的來意。

「我今天是有公事來和你商量的，」他開始着，「我請你幫我一個忙——也就是幫公家一個忙。第一層，你自己也是在外面辦公事的——」

「不，我不是——」我否認着。

「那還不一樣！」他截斷我的話，「總之你是在外面幹事的，吃公家飯的。第二層，你一定知道辦公事的人實在吃力不討好，實在——實在——實在義不容辭——」

大概也悟知自己所用成語的不大確當，便燃起一支土製紙烟，波波出聲地吸着它。

「是的，辦公事的人，」他繼續着，同時讓白色的烟從肉鼻子和厚嘴唇裏冒將出來，「唉，你知道，第一層，我是老朽啦，出不得遠門，做不得大事啦；第二層，這也是爲桑梓服務，嘉惠鄉里，實在義不容辭——是的，義不容辭——」

彷彿對這一句成語有着偏好，它不禁又從他嘴裏吐露出來了，而且照樣不知道應該怎樣把話接續下去；於是，由齒縫裏發出一些模糊的聲音，又復用吸烟來補救自己。

「請問，你要我爲你效力的是什麼事情？」我直截了當的問。

「呵，這個，」他很快的回答，「唉，我們辦公事的，還不是——你知道，第一，這是鄉公所按戶口派的；第二，縣府的命令很緊急——」

「又是派什麼捐嗎？」我猜測着。

「對啦對啦，」他認真地點着頭，「派捐！派捐！我們辦公事的，總得有經費，總得經費有着落！——你知道，第一，萬事非錢莫辦，沒有經費，你休想動手做事；第二，羊毛總之要出在羊身上，既然

爲公家服務，錢總得由大家分派——」於是轉彎抹角地，他說出了派捐的名目。

「第一層，是『因地制宜捐』——是的，因地制宜，就是這個名目。凡事預則立，我們辦公事的，總得未雨綢繆，不能臨渴掘井；如今政令繁多，有時候需要一筆應變費，一下子你簡直不知道怎麼籌措才好。所以，我們保上先派一點兒『因地制宜捐』！還有，第二層，是『壯丁養家捐』；服兵役是國民應盡的天職，抗戰勝利，建國開始，火線上一直沒有停過火，你想想役政有多麼要緊！省裏公事到縣裏，縣裏公事到鄉裏，鄉裏派人到我們保上，都是十萬火急：要人！要壯丁！可是你把人抽去啦，不給他家屬一點兒安家費怎麼成？要安家費，我們辦公事的人又掏不出腰包，不派捐又怎麼成？——你知道，這就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麼，你要我幫什麼忙呢？」我迷惘地問。

「第一層，你是在外面幹事，知道我們辦公事的人辦事困難。今天公事下來，說聲要人，你真不知抓人有多麼不容易！明天公事下來，說聲要糧，唉，派糧比抓人還要難：抓人你可以實行緊急處置，糧可都在那些有面子人手裏呀！現在，你看，又得派捐要錢啦！你想想，要不是有一個知書明理的人來幫我一個忙，這件公事怎麼辦得通？所以我今天特別來和你商量，來請你幫忙，就是這個『因地制宜捐』——這個捐——要請你——」

不待他說出「第二層」理由，我業已明白事實全盤的底蘊了。這位曾經掛過律師招牌的地方小小官吏，今天在我面前施展着他天賦的辯才。他在我家裏足足坐了二小時，在這二小時裏，一直響着他那半沙啞的聲音。他竭力要在我面前證明自己是一個悲天憫人的人，他的屈就這個小小位置，完全是爲「嘉

惠鄉里」；不幸他竟招受了很多誤解和委屈，他希望——而且相信我一定可以了解他，能够幫忙他的，尤其在這一次徵收「因地制宜捐」和「壯丁養家捐」的事情上。

自然，我滿足了他，或者像他所說的，幫了他的忙。他還請了我父親出來，要他老人家當面承認他派給我家的數目。最後，他千道謝，萬道謝的告辭走了，還和我握了一次手，拍了我兩次肩膀。他一定沒有想到，當我把他送出大門時，幾乎要難以禁壓的嘔吐出來了……

我想我應該按照事情發生的自然程序，為你繼續寫下去。那麼，送走那位雄辯的保長，我便立刻上樓去探望我那個可憐的哥哥了。

樓上那間屋子，還是哥嫂成親時的洞房，我差不多有十多年未曾進去過。由於椽瓦過於低矮和窗口過於窄小，裏面暗沉沉的，如像一個洞窟。當我跨進門檻時，一下子竟然無法辨別裏面傢具的位置，自然也沒有發現哥哥的所在。

「哥哥，你在那裏？」我呼喚着。

「弟弟，」聲音是從床上發出來的，「我在這裏，在床上……你上樓來做什麼？」

「我來看看你，」我說着，向床邊走去。

這時，我的眼睛業已習慣於黑暗了，看見哥哥正從床上坐起身來；他屈着雙腿，兩隻手抱着膝蓋，全身縮成一團，用棉被包圍着自己，模樣有如一隻蹣跚伏着的蟾蜍。

「哥哥，你有什麼不舒服嗎？」我在床沿坐下，同時問道。

他搖搖頭，默不作聲，只輕輕歎了一口氣。

「你爲什麼不下樓去？」我又問。

「弟弟……我還見得人嗎？我見不得人……我不敢下樓去……」

「你總要下樓的，不能一輩子躲在這裏。」

他又一次的搖搖頭，低下臉去。

「弟弟，我想死，」他的聲音發顫。

「不要說這種話，」我勸慰着，「你有妻子兒女，那裏能夠說這種話呢？」

「我對不起他們，」他說。

「再說，爹的年紀這樣大啦。」

「我對不起……爹，」他的聲音業已近於啞了。

一陣異常難堪的沉默，來到我們中間。對着這樣一個完全以罪人自居，從不推辭咎疚的人，我還能說什麼話呢？責備和勸勉，顯然不會對他生效。然而，在這樣的沉默中，我覺得我們兄弟兩人是十分的接近。

「只在一念之轉，哥哥，」我又說。

「弟弟，」他以帶哭的聲調回答，「你不要來勸我……你勸不轉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弟弟，你什麼時候再出去？」他突然問道。

「我？」這是我所沒有提防的，「爹不讓我就走，爹要我在家過年節，說等明年開春後再說。」

「在家過年節也好，」他說。

「難道你希望我早日出去嗎？」

「是的。你留在家裏做什麼呢？你是一個讀了書的人，外面有路走，不像我這樣沒出息。」

「只是爹老啦，你又不肯守家——」

「弟弟，你不要對我說這種話，」他截斷了我，「守着這個家有什麼用？你難道怕田產都給我賭掉化掉嗎？」

「我不是這意思，」我分辯着。

「弟弟，」他彷彿沒有聽見我的分辯，「你還是趕快走吧，到外面去，走得遠些，飛得高些。你不要管我，你讓我帶着老婆兒子當叫化去。你放心，我就是當了叫化，也不會找到你弟弟，來出你弟弟的醜。」

這便是我和他的談話。我在他床沿上坐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但彼此都說得很少，倒是沉默的時候居多。最後，我不得不下樓來了。

吃晚飯的時候，先是嫂嫂去喊他下樓，隨後是侄兒和妹妹，再後是繼母，都不生效。於是，我又上樓去了一次；同時，父親也在樓下大聲呼喚他。誰知道一切全沒有用，他堅執地不肯下樓，却只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傷心地哭着。

現在，業已過子夜了，窗外正開始飄着雪，承受着雪腳的蹂躪，大地發出瑟索的聲音。我剛從鄰家

回來，我的心還在卜卜跳動。當晚飯之後，伏案爲你寫着上面的信時，發生在鄰家的騷動使我匆促地放下筆。你應該記得，在以前某一次的信裏，我曾經告訴過你關於長康嬌嬌的事情。自從男人長康叔叔被鎗兵抓進城去後，長康嬌嬌帶着兩個小孩子，和鄉保甲長們拚了幾次命，並且還到過一次縣城，說要和縣官去拚命。不待說，這一切都毫無結果。今天晚上，約在兩小時以前，她突然用一條粗大的繩子，套上頸額，把自己懸掛在茅屋低矮的橫樑上。發現這情形的是她的那個十歲的大孩子，馬上喊叫起來了。左右鄰居搶進屋去，把她解將下來。但是遲了，她的呼吸業已斷絕了……

我曾經去看了她。青紫的臉，凸出的眼睛，緊捏拳頭的手，以及痛苦的表情，這時還清暫地浮顯在我眼前，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表達自己激動的感情才好。外面，雪在下着；而且，似乎愈下愈大了……難道它是企圖以自己的潔白，來掩飾這發生在大地上衆多的醜惡的嗎？

四

大雪繼續到近一週之久，三天前開始放晴。那蒙封着原野的積雪，業已逐漸融化殆盡；村路也在陽光的光的普照之下，曝曬乾燥。就在今天早晨，不忘舊情的蕭留芳從縣城騎馬下鄉來了。

「好極好極！」他總是那麼精神旺盛，「我早想來看你的，可是天不作美，竟下了這麼久的雪！我天天心裏想：只要雪一停，我便要下鄉看看他去，已經有很久沒有和他見面啦！好極好極，天終於晴啦！」

「真是感謝你，」我說，把他招待進客廳。

「我去了一次省城，」他把一長捲紙包着的東西放在桌子上，「我給你帶來了一樣禮物——一幅日本畫家的名畫！我敢相信，你一定非常歡喜！一幅山水！畫得真好！充滿東洋風味，可是有中國唐宋畫家的骨氣！好極好極！」

說着，他便把那一捲紙包着的東西拆了開來。

「你看看！」他繼續說話，「吶，你來批評批評！你是一個有藝術眼光，有藝術修養的人！好極好極！你就看看！」

他把畫幅的一端遞給我，便在桌子上面展開它。這是一個小小條幅，業已十分陳舊，一望而知是日本僑民於被遣送回國前陳列在街頭出賣的東西。

「好不好？」他興緻勃勃地詢問着，但不待我的回答，便自行讚美起來，「告訴你，這幅畫出於日本高手，名貴之至！——你看那遠山，那古樹，還有那白髮老翁！實在好！的確好！真正好！——我出了很大的價錢，特地買來送給你！好極好極！」

自然，我也隨口讚美着，並且道着謝。

「這一次在省城裏，」他喝了一口我倒給他的茶，「我一共買到兩幅名畫——我自留一幅，這一幅送給你。都是日本高手畫的。據省城一位有名的藝術教授說，畫這兩幅畫的，都是日本第一流畫家。留給我自己的一幅，畫的是『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畫得的確好，實在好！那隻鳶，那條魚，簡直栩栩如生！不過，我不把它送給你，我怕你會嫌它帶有三分俗氣，所以我便留給自己這個俗人。你是一個清高的人，你是『志在山水之間』的，我特地買這幅山水畫給你——只有雅人才能欣賞雅畫！你滿意

嗎？好極好極！」

「你真太客氣啦，」我支吾着。

「這點兒小意思算什麼？」他的興緻彷彿高漲不已，「我們既是親戚，又是同學，又是朋友，三重關係，你何必說這種見外的話？你知道，我們分別得這樣久，你沒有回來時，我簡直無時無刻不想到你，總是在心裏問：他到那裏去啦？他好嗎？他生活得可愜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好極好極！你終於回來啦！真叫難得難得！我送你這幅名畫，就是爲了紀念我們這種難得的友誼！你知道，人生在世，最可貴的便是這種歷時不變的友誼！今天我太高興啦！我滿肚子的高興！」他簡直要跳將起來，同時伸手來拍擊着我的肩膀，「唉，這幅畫——這幅畫——我把它送給你，紀念我們的友誼，紀念我們的三重關係！——真該死！忘記給令尊大人請安啦！對啦，這幅畫，得請令尊大人過過眼！真是好極好極！」

於是便大聲嚷着，要把我父親請到客廳裏來欣賞名畫。現在，他在我家裏顯得是一個老熟人了，只差沒有直接闖到父親房裏去。

父親一進入客廳，蕭留芳幾乎要把他老人家熱烈地擁抱起來。他親昵地拍着老人的肩背，又復攙扶着，給他看了那幅「東洋名畫」，簡直過多的熱忱，無處可以發洩。終於，他的熱烈周旋使得父親咳嗽起來了，不得不離開客廳，回到自己房裏去。

「令尊大人到底老啦，」待父親一離去，蕭留芳嘆息道。

「是的，十年沒有看到他老人家，真是想不到地衰老啦，」我同意着。

「所以我們要及時行樂，」他若有所感地說，「非及時行樂不可！」『人生幾何，對酒當歌！』——就是這個意思！今天我奉勸你一句直話，我覺得你應該改變一下人生觀！你爲什麼總要老在那些個學校報館裏面兜圈子呢？世界真是大得很呀！『人生如朝露』，你看你的臉孔多麼黑瘦，你的頭髮也有些轉白啦！我勸你先到縣城裏去逛逛，再到省城裏去走走——一切你都不要管，我負責招待你，我擔保你過幾天舒服日子！好極好極！」

「過兩天一定去拜訪你，」我說。

「不要『過兩天』，你老是要『過兩天』，爲什麼不馬上就去？——行樂總要及時呀！老實說，在這種地方，你還不如令兄！令兄倒是一個浪漫派！——今天他也不在家？」

「下雪那幾天還在家，天一放晴便出去了，」我如實地說。

「好極好極！令兄是一個浪漫派！」他抹了一把自己的臉孔，「我知道你一定不贊成我的話，你一定會在心裏罵我是個俗物——我也的確是個俗物！不過，不管怎樣，我總是很尊敬你的！——呵，想起來了，婁鴻儒可曾來看過你？」

「來過一次，」我說。

「呵，他來看過你？好極好極！你知道是誰把你回家的消息告訴他的？——告訴你吧，就是我！有一天，在城裏碰到他，我第一句話便問他，『你知道他回來了嗎？』——你知道，他竟想不到『他』是誰呢，真是豈有此理！」

「我也去看過他一次，」我加添說。

「什麼？」他好像很感意外，「你也去看過他？——好極好極！你真是一個有情義的人！你這個人，唉，只有我才了解你，有些地方，我們簡直相同，我們都太重感情，太不忘舊。不過，你知道，毛病也就出在這種地方！」突然他站起身，湊近我，輕聲問道，「告訴我，婁鴻儒對你說了些什麼話？」

「沒有說什麼話，」我回答，略帶幾分驚訝。

「沒有說什麼話？——好極好極！不過……你要老實告訴我，他一定在你面前罵了我來？」

「沒有，」我說，「他為什麼要罵你呢？」

「是呀，為什麼要罵我呢？——可是他就罵了我！到處罵我！說我發國難財，發勝利財，簡直是漢奸行爲！你想想看，這是什麼話？我發財跟你婁鴻儒有什麼相干？我當漢奸難道會連累到你婁鴻儒不成？」

於是，他突然生氣起來，滿臉漲得通紅，不住的吐着唾沫，而那原就低壓的額角，這時便顯得更爲窄狹可笑了。

「我蕭留芳就看不起這種人！」他難以壓制自己的憤怒了，「自命不凡，目中無人——我就看不起他！什麼東西！一個窮光蛋！自己無能，看見人家搞好了便眼紅，便到處破壞人家，真叫是豈有此理！要不是看在老同學面上，哼，我蕭留芳就有辦法叫他坐牢吃官司！——你要罵人？好極好極！」

「我想，或許你誤會了他啦。」

「絕對不是誤會！我知道他，我明白他的底細！他的罵我是有用意的，他這個人——」他又一次的湊近我，把聲音放得更低，「你知道嗎，他是一個危險人物，他的思想有問題？」

「你怎麼知道？」我反問道。

「我怎麼不知道？我知道得很！他在外面坐過牢！這就是鐵證！」

蕭留芳的拳頭在桌子上猛地一擊，使茶杯也出聲地跳動起來。

我沒有作聲，而且逃避着他那突然變成兇惡的眼光。這時，在那破舊污黑的簾子外面，業已依附着一羣小孩子的臉孔，因為蕭留芳在桌子上的猛地一擊，使他們感到了驚奇。這情形，他自己也立刻覺察到，便住了口，只是連連的吐唾沫。

「你這次在省城裏，有什麼消息可以告訴我嗎？」爲了轉換空氣，我問。

「好極好極，」他大概也感覺得自己適才的態度有過火之處了，「省城裏的消息……可是，你問的是關於那一方面的消息呢？」

「比方說，你在省城裏的見聞。」

「見聞？好極好極！——告訴你，勝利之後，省城裏可繁華多啦！單單戲院子就增加了三家！最近有一家剛開幕，我是適逢其會，開幕那一天，就去看了第一場，實在不錯！建築，佈置，都是頭等！尤其是，戲院老闆手面大，肯化錢，他從上海重金禮聘來一位掛頭牌的坤伶，唉，那真叫是，如花似月，傾國傾城！漂亮到了極點！那個做工，那個唱工，實在不錯！的確不錯！真正不錯！好極好極！我勸你一定要去看看！——」

「別的呢？」我截斷他的話。

「別的？你是說別的消息嗎？——告訴你，××處長的老太太做壽，××局長娶媳婦，還有，××

秘書討小星，唉，那真叫是，極一時之盛！時代究竟進步啦，如今的省城可不比從前啦！你真不知道，××秘書今年五十歲，鬚髮都已經花白，興緻倒很高，看中了屬下的一個女職員，死命的追求她——唉，那股熱勁兒，簡直叫二十歲的年輕小夥子也要自慚不如！自然，他位高，有錢，不滿一個月，戀愛成功！雖然討的是小星，可還是舉行了文明結婚！真叫是，好極好極！聽說那位女職員還是個大學生哩，長得也真不錯，看見過的人個個佩服××秘書的眼力強，標準高！他老人家也真是懂得『及時行樂』的道理！——只是，事不湊巧，就在舉行文明結婚那一天，剛好碰上了省城裏的搶米風潮，那些目無法紀的暴民竟把新娘的汽車打啦！」

「搶米風潮？」我立刻想起那次上墟場的情形。

「是的，搶米風潮！」蕭留芳不勝惋惜地搖着頭，「如今的老百姓都變成了強盜！都變成地獄裏面放出來的餓鬼！胡作亂爲，目無法紀！要是我做了省政當局，不客氣，架起機關鎗掃射！對付暴民的辦法只有一個：開鎗！好極好極！」

於是，他便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揮起以鎗口對付暴民的理論，而且照例慷慨激昂，眉飛色舞。今天他穿着一件狐皮袍，天氣雖然很寒冷，但由於激動的緣故，在那窄狹閃光的額角上，彷彿竟要滲出汗珠來了。

熱情終於傾瀉殆盡了，他起身告辭。

「去吧，」他握着我的手，「到城裏去逛逛吧，我負責招待你，好極好極！」

我支吾着，一直送他出大門，送他出村口。依然是那個瘦小如乾蝦的馬夫，却換來另一匹棗紅色的

肥馬。蕭留芳於握了我兩次手後，才跳上馬背，向進城去的大道馳去。

如像從一個噩夢中醒悟過來，我茫然回家。忽然看見剛才追逐在蕭留芳高大肥馬後面的那羣小孩子，這時又復追逐在一個跛子後面。

「打呵！打呵！」他們嚷着。

「噓！噓！噓！」跛子揮着一隻手臂，「你們這些日本鬼！瘋癩鬼！——噓！噓！噓！」

我突然明白過來，那跛子原來便是瘋人章銀叔。這時，他正迎面走來。他爲什麼變得那麼瘦小了
呢？而且，還有他的腳——

「哈！哈！哈！你來！你來！」他忽然舉手指着我，向我一跛一跛的奔將過來。

我站住了，霎時間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

「你來！我問你！——我要做皇帝！」他大聲叫喊。

看樣子，彷彿他要向我撲攙過來，雙臂同時高高舉起，左右揮舞着。但是，不知道跑得太快，還是絆到了什麼阻礙物，他竟驀地踏跌倒地，而且滾入路旁田裏去了。

五

在這封信裏，我要首先告訴你一個消息，那個當我回家的第一天曾經爲我挑過行李，後來爲了探看被鎗兵抓去的兒子冒險進城去，結果却連自己也一直沒有回來的有財叔叔，前天從城裏放回來了。

我這樣說，你一定會感到奇怪，將要認爲我的敘述太不完全了吧？在過去幾封信裏，我只告訴你，

在他進城去時，鎗兵在他身上綑縛着粗大麻繩，押着走路。他爲什麼會被綑縛起來？他們要把他押到什麼地方去？始終是一個謎。大前天，有人從城裏捎來信息，說衙門裏正想通知他家裏人，要他家裏人去接他回家。但死了老妻又失去兒子，這不幸的老人完全是一個孤獨者，那裏有什麼「家裏人」呢？不過馬上有一個好心的堂房侄兒，當天跑進城去看望他，才知道有財叔叔於進城去時，正好碰在推行「役政」的緊急期，所以半路上給鎗兵抓了去，補了壯丁。說來未免好笑，那樣一個身肢僵僵的老頭子，怎麼能够補作「壯丁」呢？——這也真是一個難解的謎。但事實的確如此，有財叔叔非但補了壯丁，還受了半個月訓練，而且認真解送到前線上去。只是人實在太老了，半個月的訓練更把他訓成半死，因之剛剛出發，便發了病，重新把他剔將回來。這是他的幸運，按理說，他應該可以脫離災禍了。誰知道衙門裏並不肯這樣便宜他，仍然把他留着，等待他病好後，可以再補一次「壯丁」。他們沒有料想到他竟十分不爭氣，一直不死不活的病在那裏。到了最近，情形更壞了，眼見得如果再不放他出去，不僅補不得「壯丁」，恐怕還要費一番埋葬的手續。於是，算是特別開恩，准許他的「家裏人」去保他回來。那個好心的堂房侄兒看到他時，已是奄奄一息，命在旦夕。沒有辦法，只好再趕回家，第二天大清早，雇一個幫手，重新進城去把他抬了回來。

這是前天的事情。拾回村子時，大概是有意給村裏人看看官吏們的善政在這不幸老人身上所造成的慘狀的吧，那好心堂房侄兒把有財叔叔放在村中一座古老寺廟前面。自然，這立刻聚集起幾乎全村的男女老幼了；因爲自己是受損害的人，所以對於像有財叔叔這樣的不幸者，便覺得特別值得關心和同情。我也去了。但在村民們認爲這情形是一個農民應得的命運，而在我則視同奇蹟。然而，這有什麼可懷疑

的呢？奄奄一息的不幸者，不是正躺在「便籠」——這是一種鄉里間最簡便的轎子，用篾織成，因為過於簡便，所以不稱為「轎」，却叫做「籠」——裏嗎？當我擠進人叢去時，我看見病人身下墊着稻草，身上蓋着破棉絮，僅只露出一張可怕的臉孔。你曾經看見過彌留之際的病人的臉孔嗎？曾經看見過一個人，他的年事已老，久病垂危，生命即將告終的病人的表情嗎？出現在我眼前的這張有財叔叔的臉孔，除了一個垂危病人的乾癟、枯黃、全無血色之外，還有着一種絕望和怨恨的神情。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描繪它才好。眼睛半閉，鼻孔往上吊，嘴唇向一邊歪嚼着，發着痛苦的輕輕的吹氣聲……這便是那個曾經為我挑送過行李的嚶嚶而善良的老人。他犯了什麼罪？他們為什麼要把他磨折成這付樣子？

天呵！這便是我們所生活着的世界！

但是，我對你寫上這樣激動的言辭做什麼呢？這豈不正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脆弱嗎？回到家裏，一定是嫂嫂或妹妹把有財叔叔的情形告訴給父親聽了吧，他老人家這時躺在客廳裏那張破舊藤椅上，看見我，便問道：

「你去看過了嗎？」

「去看過了，」我回答，「樣子真慘！」

「還會活嗎？」

「不行了，現在就已經快斷氣啦。」

父親不再說話，連連的搖着頭，歎息着，而且似乎在勉強忍耐着一陣要衝上喉頭來的喘咳。

一天過去了。據說，有財叔叔拾回自己家中，躺在自己床上，由那好心堂房侄兒請來附近村子裏一

位土郎中，吃了幾味草藥，竟然也稍稍清醒了些，能够點頭說話了。這似乎也是一種奇蹟。或許一個農民的生命是特別堅韌的，那不幸老人所嘗受的苦難還沒有足量，殘酷的上蒼還要使他在這暗無天日的世界上再受一些時候的磨折吧！——我這樣說，你或許會非笑我，覺得自從回到家鄉以後，我也感染到一個鄉下人的感情，學習到一個鄉下人的怨望了。我並不否認這一點，因為我既和他們，這鄉里間受損害受蹂躪的叔伯兄弟輩的人們，呼吸着同一的空氣，我們不正該有同一的感情和怨望嗎？

當天下午，大姊來了——關於她，我業已對你有過敘述。——她依然穿着一套潔淨素色的衣褲，頸上掛着一串唸珠。她臉上的表情，也依然是那麼平靜，完全沒有激動，彷彿到了麻木的程度；不過和上一次見面相比較，顯得更蒼白更清瘦了，連嘴唇也沒有什麼血色。

「弟弟，你好——阿彌陀佛！」她對我合着掌。

接着，她到父親房裏，向父親和繼母請了安；又到廚房裏向嫂嫂問好；又給了嫂嫂和外甥女一點錢——這幾乎是照例的，她總是做得那麼週到，那麼顯出溫順親切的樣子。

這天，她帶來了一個黃布袋子，裏面裝着香燭和經卷，她把它掛在客廳的椅子上，隨後，她在我前面坐下，好像有話要和我說。妹妹給她端來了茶。

「弟弟，聽說你過了年又要到外面去啦？」她突然問。

「有這樣的打算，」我回答，隨即加添道，「橫豎總要出去的，總不能老住在家里。」

「這幾天你看見過哥哥嗎？」

「好久沒有看見他啦，他還是下雪以前回過一次家。」

「他和你弟弟說了什麼話？」

「沒有什麼話。他好像總不喜歡和我多說話。每次回家，他總是揀着夜晚，偷偷摸摸的——有一次他自己說是賭輸了錢，另外一次連衣服也給別人扣留去啦。」

大姊把臉稍稍垂下，但我仍然看見她的眼睛開始變成潤濕，她的手緊捏着胸前的唸珠。

「弟弟，你勸過他嗎？」她又問。

「勸過，」我說，「並且不止勸過一次——不過有什麼用呢？哥哥不是一個不明白的人，我說得出的話，他都想得到。我想勸他，可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出口，他就已經知道了。每一次，他只說他對不起我。」

「他對不起爹爹，」大姊輕聲說。

「我還告訴過他，他對不起的人不是我，應該是嫂嫂和侄兒。」

「是的，他血糊了心。」

「有一天晚上，他對我說……他說他……想死，」我困難地說。

「阿彌陀佛！」她那捏着唸珠的手微微一顫。

「他還要我早些出去，不要留在家裏，」憑着一股莫名的衝動，我索性無保留的說了出來，「他要我飛得高些，走得遠些，不要像他這樣沒出息。哥哥這種想法，仔細想想，也是對的。」

大姊抬眼望了我一下，彷彿不能了解我的說話。

「他血糊了心，」過了片刻，她簡短的說。

正在這時，嫂嫂跑進客廳來。——我應該補充說明，近些日子來，這可憐的婦人迅速地瘦下去，臉孔黃裏帶青，像鄉里間習常所說的，簡直不像人樣了——最初一刻，她顯得有幾分手足失措地站着，沒有說話。大姊要她坐在她旁邊的凳上，也沒有依從。當着嫂嫂的面，談論哥哥自然是不適宜的，所以空氣一下子變得很窘迫。但在我和大姊都還沒有想出新話題以前，嫂嫂突然墜下了眼淚。

「大姊，」她帶哭的說，「總要你做好事……要你救救我……今天小叔叔也在這裏……」

「不要這樣，你坐下來，」大姊拉着她一隻手。

「大姊，你做好事，」嫂嫂滿臉流淚，「只有你能够救我一命……你帶我到你們巷子裏去……我給你們燒飯洗衣……今天小叔叔也在這裏……總要你們兩位給我作個主……」

說着，她突然準備在大姊面前跪將下來了。

大姊的眼淚也湧出眼眶來了，她把嫂嫂按在身邊凳子上，連連的唸着阿彌陀佛。在這一時刻，你當可想像我處境的尷尬。不待說，我的眼睛也迅速變成潤濕，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當我面對着哥哥時，我衷心覺得他是一個值得憐憫的不幸的人，說不出半句責備的話；而這時，嫂嫂的景象豈不更值得憐憫嗎？難道她不是一個不幸者，竟可以對她說什麼責備的話嗎？……

這種難堪的場面繼續很久。嫂嫂無可理喻地堅持着自己的要求，大姊則爲她數說着事實上的困難和情理上的不許可——

「怎麼說，你也是一個有男人有孩子的人呀，怎麼可以比得我呢？」她反覆說着這樣的話。

顯見得絕望了，嫂嫂默然坐着，一直流着眼淚。

「你們都不肯救我，」她喃喃着，「那也沒法……那麼我只有一條路好走……」

「快莫說這種話！——阿彌陀佛！——」大姊阻止着她。

這一天，大姊直到黃昏時分才走。臨行的時候，她從黃布袋子裏取出香燭和經卷，交給嫂嫂，要嫂嫂初一十五燒化它們；她還答應下次來時，當再給她帶來。

六

現在，離上次給你寫信的一週之後，當我伏案又在爲你執筆記述我在這鄉里間的見聞時，在我面前，正陳列着幾樣野草和樹根——幾樣饑民們所發明的食糧代用品。

這幾樣東西，是一個在四鄉擔布疋針線擔子的堂叔帶來給我的。在我以前給你的信裏，我只寫着發生在我周圍的事情，所以竟把一宗大事件遺漏了。當我剛回家鄉時，在我們縣境裏面，便鬧着可怕的災荒。我的村子位置在城東，並且離縣城不遠，情形稍好。而在西鄉和北鄉，由於久旱和壯丁缺乏，秋收幾乎完全絕望。近三個月前，在那邊就會發生過一場農民反抗抽丁徵糧的風波——我記得我會經向你約略提起過了——那場風波的結果非常壞，官吏們把饑民當「土匪」辦，用屠殺的方法，使風波暫歸平息。尤其可怕的是，那些居高位的人爲了防止騷動，仗着他們的聰明，下了一道命令，禁止難民出鄉。由這道禁令所製造成功的，一方面是「土匪」的加添，另一方面便是餓殍的增多；而這時陳列在我眼前的野草和樹根，也可以說是它的間接結果。

你還記得嗎？我們貴國原是一個以出產饑荒聞名世界的國家，遠在抗戰以前，在我們的某某僻遠省

——在抗戰時期，那省份竟有了被稱爲「民族復興根據地」的榮譽——在有一次的大饑荒裏，不是會經由饑民們發明了一種叫做「觀音土」的食糧嗎？那情形，我們都是讀到過記載的，說是饑民們以「觀音土」果腹的結果，肚子漲得非常大，肌肉却乾瘦殆盡，終至四肢麻痺而死。我還看見過照片，證明了那記載的正確性。不過，總覺得那情形離我很遼遠，和我不甚相關。但現在，類似的東西不是正陳列在我眼前嗎？可惜我對鄉間草木的知識太差，不能爲你寫出這種野草和樹根的確的名稱。而且，野草是業已晒乾了的，樹根也業已磨成了粉。只知道前者鄉下人叫它「芙蓉草」——一個多美麗的名字！——後者則名之爲「清涼粉」。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稱呼它們；據說，吃了這樣的食糧的人，結果和吃「觀音土」大致相同，肚子漲大，肌肉乾瘦，臉孔鐵青，眼睛無光，最後也是四肢麻痺而死。生命畢竟是可留戀的，雖然明知那不可避免的最後的結局，也仍然要利用野草和樹根來苟延殘喘。這是人類的愚蠢？還是人類的聰明？

但是，還是拋開這種膚淺可笑的議論吧。在這封信裏，我主要的目的，是在給你介紹一位可敬佩的清鄉委員。我覺得這是一宗難得的材料，應該趕快供給你作「人性研究」。

今天大清早，起身不久，便聽見大門外一陣嘈雜。接着，那位在自己家屋門口貼着「甲長第」的甲長先生跑進來，大聲喊着我的名字。我還以爲又來派受什麼捐稅了，但他只簡單告訴我，要我趕快準備迎接委員。

「什麼委員？」我驚訝地問。

「專署派來的，階級很高，趕快準備迎接！」

「爲什麼要找上我？」

「他這是看得起你！他知道你一向在外面辦公事，所以特別來看看你——趕快燒茶，準備點心！」後面半截話是對從廚房趕出來探看究竟的嫂嫂說的，這位甲長先生匆匆忙忙地揮揮手，便跑出去了。

兩分鐘後，一個衣着不整的勤務兵模樣的人送進一張名片來，上面印着——「第×區清鄉委員柴德武」。而幾乎是同時，一位瘦小如侏儒的大人物走進來了，後面跟着一個隨員和兩個兵士。

「這位是×先生嗎？久仰久仰！」他以一個女人的尖聲對我打着招呼。

「請進！請進！」我訥訥的邀請着。

他昂然的跨進客廳，左右環顧，並不立刻坐下。他穿着一套過於窄狹的草綠色軍裝，沒有圍皮帶，外面披着一件過於短小的黑呢大衣。這時，他一手拿着一頂灰色呢帽，一手擎着一根黑漆手杖，以一種不自然的矜持的態度，站在客廳中間。

「請坐，」我讓着坐。

他坐下，由那位隨員接過帽子和手杖。

一開始就是一陣沉默。這位大人物有着一張小孩子似的臉孔，一對細小眼睛，一個扁平鼻子，却配着一付闊大嘴巴，很容易使人連想到一隻土蛤蟆。他大概在等待着恭維話，因此我的沉默給了他一點小不愉快。他皺了一下眉頭，又復乾咳一聲。

「請問，」終於他開始了，「你在外面貴幹？」

「教書和編報，」我簡短地回答。

「很好很好……非常之好，」他的口吻如像在慰勉一個卑微的下屬，「教書是教育工作，編報是文化工作——都很好，非常之好，非常值得兄弟敬佩！」

「各人才能大小不同，像我這樣的人只能教教書，編編報，」我說。

「很好很好，這是你的客氣，」顯然地，我的說話正好投中了他的脾胃，「我們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像兄弟這樣，並非存心要做大官，不過爲了民族國家，不得不出來擔任這個工作。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總要捨生取義，兄弟實在是爲了民族國家——」

「柴委員真是一個有大才的人，」我逗引着。

「豈敢豈敢！你這真是過獎了，非常值得兄弟敬佩！兄弟是軍校第七期出身，在軍隊裏幹過連營長，總算有長官提拔。兄弟一向主張，帶兵的人要和士兵同甘苦。兄弟是吃過苦來的。兄弟上過二十次火線，帶過五次花。兄弟是一個標準的鐵血主義者。兄弟做過一篇文章，就叫做『鐵血救國論』。鐵血主義是美國大總統華盛頓提倡的。提倡得真有道理！非常值得兄弟敬佩！你是幹文化工作的，要請你幫忙宣傳宣傳——教書教鐵血主義，編報也編鐵血主義，這樣才可以救中國。很好很好，非常之好！中國是黃帝的國家，我們都是黃帝的子孫！美國有華盛頓，中國有黃帝，都了不起，非常值得兄弟敬佩！和平，奮鬥，救中國，奮鬥便是鐵血主義，便可以救中國！兄弟當連營長的時候，總是要兄弟們用鐵血主義救中國！——」

這位侏儒的大人物，以其女人似的尖嗓子，對我重重複複地宣揚着他們的「鐵血救國論」。他緊捏

着一個拳頭，在空中起勁地揮舞着。或許由於過度興奮的緣故，他的眼睛變成更細小，鼻子變成更扁平，而嘴巴則幾乎裂開到耳根邊去了。挺直地站在他身邊的那位忠心的隨員，臉上的表情顯得愈益嚴肅，彷彿有着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當清鄉委員這樣尖聲發議論時，空氣非常清靜；原來在竹簾外面，那兩個鎗兵業已站着崗，所以例外地沒有小孩子的臉孔和眼睛從竹簾的罅縫裏顯露出來。

茶端進來了。端茶的並不是嫂嫂或妹妹，而是甲長先生。這位鄉里間的小小官吏，在外面高聲喊着「報告——」，由清鄉委員的隨員答應一聲「進來」，才恭恭敬敬地把三杯茶端給委員、委員的隨員和我。霎時之間，由於大人物的蒞臨，彷彿我的身價也頓告提高。

「請問，柴委員下鄉的任務是什麼？」我岔開他那發不完的議論。

「很好很好，」誰知道我的詢問更投合他的脾胃了，「非常之好！你問到兄弟下鄉的任務，兄弟可以負責告訴你，這完全是爲了民族國家！兄弟還可以負責告訴你，中國八年抗戰，實實在在是抗錯了。抗是總算抗勝了，却好了那些忘八蛋的強盜土匪！攘外必先安內，對內就非用鐵血主義不可！兄弟有先見之明，鐵血主義是兄弟一向的主張！美國華盛頓大總統提倡鐵血主義，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非常值得兄弟敬佩！兄弟下鄉清鄉，便是實行鐵血主義，殺一警百，殺十警千！中國四萬萬同胞，要是讓兄弟去做委員長，殺他媽的四百萬，天下便可以太平無事！四萬萬人去掉四百萬，還有三萬萬九千六百萬，這算什麼？少四百萬強盜土匪，少四百萬張嘴巴吃飯，你想想每年可以省下多少擔穀子？現在國家財政困難，這便是一個好辦法！兄弟清鄉的任務便是實行鐵血主義！很好很好，非常之好！」

於是，這個信奉「鐵血主義」的大人物，端起茶杯，用他那出奇闊大的嘴巴喝了兩口茶。如果不是

甲長先生又在竹簾外面喊「報告——」，而且隨即捧進點心來，清鄉委員的議論又將繼續傾吐下去了。

我的記述業已足夠了吧？你一定可以想見，當我招待着這樣一位大人物，聽着他洋洋的議論時，我感覺到自己驕地闖進N·果戈里的小說世界裏去了。好在吃了點心之後，這位勇猛而尊貴的委員老爺，突然記起什麼要公似的，立刻起身告辭了。這一次他竟然屈尊和我握起手來，再三叮囑，要我別忘記幫他的忙，爲他宣傳宣傳那由美國大總統華盛頓所提倡，而由中國的清鄉委員所實行的「鐵血主義」。

「很好很好！爲了民族國家！非常之好！」他揮着呢帽。

他走了，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走了……我回到客廳裏，躺在父親那張破舊藤椅上，默默地思索着他那不平凡的議論，這才想起自己不可饒恕的疏忽：我爲什麼不把挑布匹針線擔子的堂叔所帶給我的那幾樣饑民們的食糧，贈送給這位清鄉委員，讓他拿去做實行「鐵血主義」的參考呢？我爲什麼不告訴他，當饑民們把自己的智慧應用到這類食糧的發明時，他的「鐵血主義」便將遭受可悲的阻礙呢？

唉唉，你看我又在作着怎樣的囈語呵！

七

……歲尾終於到臨了。

近來，我的心緒非常之壞，我擔心自己會病起來，或許，我業已在病中了。我無法給你繼續好好寫信，我覺得，這樣的信是既寫不好，也寫不完的。而且，讓你知道這些發生在鄉里間的不愉快的瑣事又有什麼用呢？你在都市生活中所經驗到的醜惡，不是業已足夠使一顆健康的心靈蒙受損害了嗎？

然而，在這封信裏，我仍然要告訴你一個不愉快的消息，我那不幸的嫂嫂在前天晚上自殺了。

你當沒有忘記，我曾經告訴你關於我的小姑娘投水自盡的事情。而這一次，我嫂嫂却採取了另一種辦法，她吞服了大量的鹽鹵。她的死是很痛楚的，她澈夜忍耐着腹部腸絞似的劇痛。她把自己的髮髻解散，繫在床柱上。她的嘴裏塞着一大堆破棉絮，牙齒緊咬着它。天快黎明時，和她睡在一起的大侄兒發現了母親這種不尋常的情形，便大聲嚎哭起來。於是，全家的人都被驚起了，都被投入一陣極大的慌亂裏。哥哥沒有在家。父親劇咳着。鄰人們趕到了，開始用鄉里間通行的辦法，拿鐵火鉗掀開嘴巴，給嫂嫂灌着桐油，冀圖她能够把肚子裏的毒物嘔吐出來。嫂嫂臉孔鐵青，兩眼業已翻白，但喉頭依然還能發出沸騰似的聲音。桐油灌入嘴中，人却無法使它咽下喉管。情形險惡極了。……

由於繼母的提醒，我突然想起應該把她送到縣城裏去求治。但在場的人都反對我這樣做，因為十里長路，嫂嫂的生命顯然不能在全無救治的情形之下拖延到一小時之久。爲了萬一的希望，我便立刻親自奔到城裏去，而於兩小時後，請來一位傲慢的醫生。但是遲了，危殆的生命不能等待，不幸的嫂嫂終於遂行了自己的目的。

我不能爲你詳細敘述昨今兩天家庭裏面的紊亂情形，也無法用確當的字句來表達凝結着每個人心胸的淒涼情緒。哥哥始終不見回家。父親受不住這重大的刺激和打擊，兩天來沒有吃過東西，躺在床上不能起身。兩個侄兒整日啼哭。嫂嫂的屍體正安放在堂屋裏，由大姊和妹妹給她守着靈。一個老年的道士在敲木魚誦着經咒。

年節快要到了。村子裏雖然籠罩着饑餓動盪的暗影，人們也正紛紛作着祝福的準備。從今天起，不

斷地有乞丐臨門求乞。這是一種鄉里間的古老遺風，在歲尾年關，乞丐們頸頸間插着懸掛小小錫箔元寶串子的竹枝，沿門祝福。他們曼聲唱着「掃塵歌」——

掃塵了，掃塵了，

泥土灰塵掃出去，

金銀財寶掃進來！

這正是他們所唱的，也確切地傳達出辛勞的農民們在歲尾年關樸素的希望。然而，再沒有像今天這樣，在聽着這種祝頌時，使我感到它所包含的悲劇意義了。

人們難道是應該生活在自我嘲弄之中的嗎？如果不然，又該怎樣呢？



(13668)

